

小五义

清 石玉昆 著

(中)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武侠小说精选

小 五 义

(中)

(清) 石玉昆 著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军务 英雄听劝骨肉团圆	(214)
第四十二回	蒋泽长八宝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泄机	(219)
第四十三回	蒋平见铁车套实话 展昭遇黑影暗追贼	(226)
第四十四回	假害怕哄信雷英 仗薰香捉拿彭启	(232)
第四十五回	见大人见刑具魂飞魄散 看油锅看刀山胆战 心惊	(237)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听审鬼可怕 阎王殿招清供画图	(242)
第四十七回	阵图画全商量破网 大人一丢议论悬梁	(247)
第四十八回	观诗文参破其中意 定计策分路找大人	(252)
第四十九回	小义士偷跑寻按院 勇金刚遭打找门人	(257)
第五十回	张家庄三人重结拜 华容县二友问牧童	(262)
第五十一回	复盛店店东暗用计 绮春园园内看游人	(267)
第五十二回	赏雪亭乔宾奋勇 流风阁张豹助拳	(272)
第五十三回	到花园为朋友舍命 在苇塘表兄弟相逢	(278)
第五十四回	众好汉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东	(283)
第五十五回	空有银钱难买命 寻找拜弟救残生	(288)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阳献铁 艾虎奔贼店救人	(293)
第五十七回	小义士戏耍高家店 山西雁药酒灌贼人	(298)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乔装病 乌龙岗徐艾追贼	(303)
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长 高解丢店丧气垂头	(308)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见如故 好汉无钱寸步难行	(313)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国栋 为吃肉染病猛烈人	(318)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将有心结拜 卢公子无意联姻	(323)

第六十三回	小爷败走西花园内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328)
第六十四回	黄花镇小五义聚首 全珍馆众英雄相逢	(333)
第六十五回	愣汉子吃茶夸好 莽男儿喝汤喷人	(336)
第六十六回	卢珍假充小义士 张英被哄错磕头	(341)
第六十七回	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艾虎搭救宾朋	(346)
第六十八回	三贼丧命恶贯满 二人连夜奔家乡	(351)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舍命盗朋友 为金兰奋勇救金兰	(356)
第七十回	艾虎求狱神实有灵应 徐良显手段弄假成真	(361)
第七十一回	丢马龙艾虎寻踪迹 失张豹义士又为难	(366)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凶僧	(371)
第七十三回	朱仙镇邓九如审鬼 在公堂二秃子受刑	(376)
第七十四回	白昼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闯入飞贼	(381)
第七十五回	丢人犯太爷心急躁 比衙役解开就里情	(386)
第七十六回	知县临险地遇救 江樊到绝处逢生	(391)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399)
第七十八回	小爷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卖酒人	(404)
第七十九回	为饮酒众人受害 论宝刀毛二被杀	(409)
第八十回	杀故友良心丧尽 遇英雄吓落真魂	(414)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军务 英雄听劝骨肉团圆

且说钟雄听智爷滔滔不断的言语，这才知道三天的工夫，连儿带女受了无限的苦处，寨中也是大乱。这时，要是自己一人在山，万不至如此，自己回头一想，如同一场春梦，糊糊涂涂的。难得智贤弟这般诚实，大众全跪下，异口同声劝降。钟雄说：“贤弟，你为我可不是容易，心机使碎，昼夜的勤劳，可见你是钟氏门中大大的恩人了。头一件，祖先坟茔保守住了，祖父尸骨不能抛弃于外；二一件，大宋的洪福齐天，君山一破，玉石皆焚；第三件，救了你这一对侄男女。他们本是绝处逢生，多蒙贤弟，保住钟氏门中一条根苗，钟雄铭刻肺腑，永不敢忘。”随说着话，钟雄早已跪下了，说：“众位老爷们，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一介草民，叛君反国，身居大寨，已该万死，万死犹轻。如今众位必是看在我智贤弟的分上，不肯将我凌迟处死，怎么反与我罪人行礼，我如何担当得起！我今降了大宋，倘若口是心非，必死在乱刀之下。”大众异口同声说：“言重了！”大家同起，哈哈一笑。蒋四爷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智爷说：“给你们见见，这是蒋四老爷。这是我盟兄。”对施一礼。钟雄说：“多蒙大人恩施格外。”蒋爷说：“有过能改，就是英雄。”所有没见过者，挨次都给见过一回。武国南过来，给寨主磕头。智爷说：“不宜迟，早些回山，省得我嫂嫂提心吊胆。”

智爷说：“咱们谁送钟大哥回山？”卢爷、徐爷、蒋爷、展爷、智爷、艾虎、北侠、双侠，都愿意送寨主回山。钟雄说：“我已是降了，怎么还叫寨主哥哥呢？”智爷说：“你虽然是降了，君山钱粮浩大，你此时虽降了大宋，大人也不能供山上的用度，总得听旨后，由那里拨粮饷。暂且回山，仍称寨主，千万别叫王府知晓。他若知晓，岂肯再供粮饷？哥哥你若回山，不教喽兵寨主扬言此事，你可压令得住压令不住？”钟雄说：“压令得住。”智爷说：“既然如此，咱们及早回山。”钟雄说：“咱们回山，把你侄男侄女留在此处，然后再接他们来。”智爷说：“哥哥多此一举！你不是那反复无常的小人。你把侄男侄女寄在这里，以作押帐，这是何苦？！若是怕你，还不叫你回山那。教我嫂嫂早见儿女，早欢喜欢喜！”说毕，叫武国南背了公子和小姐一起到后面辞了路鲁氏，仍是上马。不去的送出门来，送寨主的一同前往。

智爷用手一指说：“哥哥，你别叫他赵兰弟了。”钟雄说：“怎么？”智爷说：“此人乃松江府茱花村人，姓丁双名兆蕙。”钟雄说：“是双侠呀！怎么不说真名姓呀？”智爷说：“诚心冤你。南侠、北侠、双侠全投降，你不吃疑么？那时被你看破，就没有今日了。”寨主说：“你真乃高才。”

随说随走，就到了飞云关下。钟雄说道：“喽兵听真，疾速报与众寨主得知，如今被我智贤弟劝说归降大宋……”智爷说：“哥哥有什么话，到里边承运殿再说不迟。”少刻间压山探海，全山各寨主、喽兵，俱都前来迎接，跪了一片，给钟寨主道惊道喜。然后，如众星捧月一般，围护着寨主，走旱八寨进寨栅门，奔承运殿。

寨主走了三天，山中乱了三天。谢充、谢勇在后寨等到红日

东升，才见婆子出来。急忙过来一问，才知道夫人早将智爷放走。二人吓了一跳，自己把自己绑上，到承运殿请罪。众人也不肯结果他们的性命，只与他们松绑。一时你言我语，整乱了三天。这天报寨主回山，大家迎接入承运殿。

智爷拉马奔后寨，至后宅门，叫国南放下公子，搀了小姐，拴住马匹。不多一时，里面婆子出来，请智爷、国南带公子、小姐进去。来到阶台石下，早见夫人出来迎接，智爷行礼说：“小弟智化与嫂嫂叩头。”夫人说：“智五弟免礼。”智爷说：“小弟蒙嫂嫂不肯杀害，恩施格外。总算嫂嫂有容人的识量。若不是小弟逃走，我这一对侄男女也是身逢横祸。如今将我寨主哥哥劝说降了大宋，送回君山，我将侄男侄女也交与嫂嫂。我还得同我寨主哥哥，办承运殿中大事那！”姜氏说：“智贤弟，也不枉你寨主哥哥喜爱交友。交遍天下友，知心有几人？你是钟氏门中大大的恩人。请上，应受为嫂一礼才是。”智爷说：“不敢，折罪死小弟了！”姜氏叫亚男、钟麟与智爷叩了头。智爷告辞出来。姜氏许持百日之斋，满斗焚香，大谢上苍，暂且不表。

单提智爷来到承运殿，寨主说：“正等候智贤弟一同吃酒。”智爷说：“别忙，你可对大众说明降宋之事。”钟雄说：“被你一拦，我也不敢往下再说了。”智爷说：“这可说吧。众位，我替寨主说。寨主如今教我姓智的同众校护卫老爷们，劝说归降大宋，你们大众连喽兵等，若要愿降，一并归降大宋；如不愿降，请为一言，或投亲，或投放，或归原籍，或投王府，给你们预备盘缠，请早离君山。”

言还未毕，见徐庆、艾虎每人扛顶一人，倒捆二臂，进门来摔在地下。三爷说：“拿来了两个。”大众一瞅，原来是赛尉迟祝

英，还有个是他的从人。你道什么缘故？是钟爷在飞云关，说出归降的言语，智爷就知此话说早了，准知祝英不降，他是王爷的眼目。因走在蚰蜒^①小路口，就把三爷、艾虎留下说：“要有个黑脸大身躯使鞭的，见着就拿奔承运殿。”果然是祝英。原来祝英一听寨主降宋，带了他的从人，提了鞭，由丹凤桥北蚰蜒小路出山，给王府送信。将进蚰蜒路不到半里，遇一人要他的买路金银。祝英说：“好大胆，在这里断道！”就是一鞭，艾虎一闪，祝英早被三爷由石后窜将出来，一脚踢了个跟头。艾虎过来就捆。从人一跑，也教三爷一脚踢了个跟头，牢缚二臂。每个扛起了一人，直奔承运殿。路上喽兵谁敢拦阻？到承运殿摔于就地。智爷过来解开祝英，说：“我家寨主降了大宋，不怕你不降，不该犯偷跑。”祝英说：“我受王爷的恩厚，我就知报效，我不知什么叫大宋。忠臣不事二主，烈女岂嫁二夫？如今被捉，速求一死。你们要不杀了我，若是放了我，我就去上王府送信。”智爷微微地冷笑说：“原来借你口中言语，教奸王知道。疾速去吧。”把个钟雄吓得二目发直，直楞楞地瞅着智爷，又不敢说话，又猜不着智爷是什么主意。自思祝英上王府一送信，大事全坏。祝英说：“这可是你的主意，不杀我呀，我可要走了。”智爷说：“请吧。”刚一转脸，智爷瞅着北侠的刀一扭嘴，北侠就领会了他的意思，把刀一亮，嗖的一声，一个箭步赶到祝英身后。咔嚓一声，把祝英劈为两半，咕咚咕咚扑于地上，红光崩现。接着，智爷大吼一声说：“哪位不愿意降，快些说来！”大伙异口同声，齐说愿降。

① 蚰蜒(yóu yán, 音油盐)——节肢动物，像蜈蚣而略小，黄褐色，生活在阴湿的地方。

又听见噗哧一声，原来是艾虎把那个从人杀了。蒋爷暗道：黑狐狸真“坏”，假手杀人。钟雄说：“智贤弟，这是什么意思？既把他放了，怎么又把他杀了？”智爷说：“他是个浑人，要是传令丹凤桥下枭首，他明知活不了，就要破口大骂，咱们也得白白地听着。不如这样打发他回去省事。”钟雄说：“我不及贤弟多矣，将死尸搭将出去。”将尸搭出，用灰土掩埋血迹。然后大排宴筵，喽兵各有赏赐。

酒过三巡，智爷说：“哥哥，君山的花名册写清，好给大人送去。”卢大爷说：“我去送去。我正想二弟那。”三爷说：“我同哥哥一路前往。”卢爷点头。寨主派书手抄写花名。智爷说：“这可得了，把哥哥你的事办完，我们要破铜网了。”钟雄说：“什么，谁破铜网？”智爷说：“我们大众。”寨主摆着头说：“不易呀！不容易！你知道总弦在哪里？副弦在哪里？就是有宝刀宝剑，也不容易破。你们知道什么人摆的？”蒋爷说：“是雷英。”钟雄说：“不是。”

毕竟不知他说出是谁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蒋泽长八宝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泄机

诗曰：

款款衷情仔细陈，愿将一死代天伦；

可怜一段英雄志，不作男身作女身。

有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赵简子之夫人也。初，赵简子欲南击楚，道必由津，因下令与津吏，期以某日渡津。至期，简子驾至欲渡，而津吏已醉如死人，不能渡矣。简子大怒，因下令欲杀之。津束有个女儿叫女娟，听见简子下令欲杀其父，不胜恐惧。因持了渡津之楫，而左右乱走。简子看见，因问道：“汝女子而持楫左右走，何为也？”女娟忙再拜以对道：“妾乃津吏息女，欲有言上渎，不敢直达，意乱心慌，故左右走耳！”简子道：“汝女子而有何言？”女娟道：“妾父闻主君欲渡此不测之津，窃恐水神恃势，风波不宁，有惊帆樯；故敬陈酒醴祷祠于九江三淮之神，以祈福庇。祭毕，而风恬浪静，以为神飧，欢饮余沥，是以大醉。闻君以其醉而不能供渡津之役，将欲杀之，彼昏昏不知，妾愿以代父死。”简子道：“此非汝女子之罪也。”女娟道：“凡杀有罪者，欲其身受痛，而心知罪也。想妾父醉如死人，主君若此时杀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不知罪而杀之，是杀不辜也。愿主君待醒而杀之，使其知罪，未晚也。”简子听了道：“此言甚善，且缓其诛。”津吏因得不死，既而简子将渡，操楫者

少一人。女娟操臂操楫前请：“妾愿代父，以满持楫之数。”简子道：“吾此行所从，皆士大夫，且斋戒沐浴以从事，岂可与妇人同舟哉！”女娟道：“妾闻昔日汤王伐夏，左骖^①牝骊^②，右骖牝麋，而遂放桀至于有巢之下；武王代殷，左骖牝骐^③，右骖牝麋，而遂克纣至于华山之阳。胜负在德，岂在牝牡哉！主君不欲渡则已，诚欲渡津，与妾同舟，又何伤乎？”简子闻言大悦，遂许其渡。渡至中流，女娟见风恬浪静，水波不兴，因对简子说道：“妾有河激之歌，敢为主君歌之。”因朗歌道：“升彼阿兮而观清，水扬波兮杳冥冥。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罚既释兮渎乃清。”歌罢又歌道：“妾持楫兮操其维，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棹^④兮行勿疑。”简子听了大悦，道：“此贤女也，吾昔梦娶一贤妻，将毋即此女乎？”即欲使人祝祓^⑤以夫人。女娟乃再拜而辞道：“妇人之道，非媒不嫁；家有严亲，不敢闻命。”遂辞而去。简子击楚归，乃纳币于父母，而立为夫人。君子谓女娟通达而有辞。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且说蒋爷问钟雄：“我们都知道这铜网阵是雷英摆的，你怎么说不是？”钟雄说：“我先前也知道是他。王爷请我上府里住了三天，和王爷谈了两天的话。末天与雷英叙了同盟的兄弟。他后来又在我们君山住了三天，无非是讲论些个文武的技艺。那人很露着浅薄，就提铜网这节不行，又讲了八卦、五行、三才，问到

① 骖 (cān, 音餐) —— 古代指驾在车两旁的马。

② 牝骊 (pìn lí, 音聘离) —— 雌性的纯黑色马。

③ 牝骐 (qí, 音其) —— 雌性的青黑色马。

④ 棹 (zhào, 音赵) —— 这里指船。

⑤ 祝祓 (fú 音福) —— 求告神灵降福除灾。

准消息的地方，他就说不出来了。我说：‘你是藏私，我就不问了。’后来他说：‘你我若非生死之交，我可不能吐露实言。’我说：‘你我辅佐王爷，共成大事，难道说我还能泄露于外不成！’他这才说出实话。他有个义父，此人姓彭，叫彭启。先在大海船上瞧罗盘，遇暴风刮到西洋国去了十二年，遇天朝的船，北风一起又刮回来了。本来人就能干，又学了些西洋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雷英认他为义父。铜网阵是他出的主意，雷英称的名。要破此阵，据我想非得着这个人不行。”蒋爷说：“不知此人在哪里居住？”钟雄说：“就在雷英家中居住。听说这个人精于道学，寿已老耄^①，面目如童子一般，早晚必成地仙。”蒋爷说：“恰巧，若在雷英家，要见此人不难。”南侠问道：“怎么见此人不难？”蒋爷说：“我在丹江口救过雷英的父亲，名叫雷振。救了他，问了名姓，知道他是反叛，要把他推下水去，一想此人有用，万一办王府之事，可以往他那里打听王府的虚实。我没告诉他真名实姓，我说我叫蒋似水。有这个活命之恩，到了他家，要说见这个彭启，大概容易。”智爷说：“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雷振他若念活命之恩更好，若是不念活命之恩，用熏香盗也把他盗出来。”蒋爷说：“我是贩药材的客人，咱们仍打扮成贩药材的客人。都是谁去？”智爷说：“我去把柳爷请来！”蒋爷说：“我去拿咱们大众所用的东西去。”言毕起身，上晨起望邀了柳青同到君山。寨主将山中的草药用荆筐儿装上。他们的兵器、包袱等件上面堆放了药材，用绳子捆住，先叫喽兵推下山去。蒋、智、展、柳全换上青衣小帽。四位辞了寨主，到了山下，推着车子，路上无话。

① 耄 (mào, 音帽) —— 泛指老年。

直到襄阳进城，到王爷府后身，有个小药王庙。庙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智爷说：“小和尚！”蒋爷说：“小师傅，我们是办药材的，今晚在此借宿，等三两日起身，多备香火助敬。”小和尚去不多时，出来说：“请众人推车进庙。”西屋内老僧接出来说：“众位施主，请屋中坐。”大家入内落座，问师傅贵姓。和尚回答：“小僧净林，未领教几位贵姓。”智爷说：“那位姓展，那位姓柳，那位姓蒋，弟子姓智。”和尚说：“阿弥陀佛。”就在庙中用饭，住在南院西厢房内。小车搭到屋里，一夜不提。

次日早饭毕，蒋爷说：“我去了，听我的喜信。”出了庙门，见一老人，问道：“哪里叫真珠八宝巷？有个明远堂雷家在哪里？”那人说：“路东口内尽东头，路北第一门就是。”蒋爷与人道了劳驾，自己走到东口内，见路北黑油漆门两旁有两块蓝牌子，金字是“明远堂雷”。蒋爷上前叫门，门内有人出来，开门一看，问蒋爷找谁。回答：“找雷员外。”家人问：“找老员外呀！”四爷说：“正是。”家人问贵姓，四爷说：“我叫蒋似水。”那人听了说：“你怎么才来？我们员外想你都想疯了。快进来。”蒋爷说：“你回禀去。”那人进去不多时，雷振出来说：“蒋老恩公，想死我了。”见面就要叩头，蒋爷拦住说：“使不得，偌大年纪。”二人手携手往里走。

进了路西，四扇屏风门是油绿色撒金，四块斗方写着“斋庄中正”四个字。路东也是四扇屏门关闭。进了西院，一带南房，路北垂花门。进了门内，四爷一看一怔，好怪，五间上房，两耳房。东西两道长长平墙头，东面两个黑门，无门槛，门上有个八楞铜疙瘩；西边两个黑门，无门槛，门上也有个八楞铜疙瘩，并无别的房屋。好奇怪。上了石台阶，到了屋中，蒋爷暗道：以为

雷家哄了王爷些个银子，没见过世面，盖的房子不合样式。焉知晓到了屋中一看，很有大家的排场，糊裱的很干净，名人字画、古铜玩器、桌案几凳，幽雅沉静，很是庭房的式样，颇有大家风度。蒋爷落座，雷振又拜了一回，随即献茶，跟着就摆酒。顷刻摆齐。

蒋爷上座，雷振旁陪，亲斟三杯酒，一饮而干，然后各斟门盅。雷振说：“恩公从何而至？”蒋爷说：“就打你我分手后，上了趟河南，由河南上山东，由山东又上陕西。我今打陕西而来，忽然想起老兄来，特意到此看望看望。”雷振说：“恩公到此，就不必走了。”蒋爷说：“不行，帐没算清。回头算清帐目再来，我就不走了。有件事情，老哥哥，我问问你。”雷振说：“什么事？”蒋爷说：“怎么这院子内也没有东西厢房，四个小门也没门槛，什么缘故？”雷振说：“咳！无怪你瞅着纳闷，这是你侄子的主意，孝顺我。”蒋爷说：“什么缘故哪？”雷振说：“我有个毛病，吃完饭就困，非睡一觉不可。你侄子怕我把食存在心里头，作了一辆小铁车，是个自行的车子。我坐在上边，两边有两个铁拐子，当中有一个铜别子，别着一个轮子，把这别子往外一抽，自来轮子一转，这车子就走起来了。要往里首转弯，一搬左边的铁拐子，它就往里拐；要往外首转弯，一搬右边的铁拐子，它就往外拐。东边的这两个门，靠着耳房的这个，进去是到东花园子；南边那个黑门，进去从东夹道奔北花园子；西边挨着耳房的那个小黑门，进去是你侄妇的院子；西边南头的那个门进去，由西夹道奔北花园子。我要上了车子，吩咐开哪个门，他们就把八楞铜疙瘩一拧，门就开了，把别子一抽，车子就往里边走，来回转腾几趟，食也消了，也就不困了。这是你侄子的主意。”蒋爷说：“老贤侄

还有这个能耐呢！我也求老贤侄给我做一个。”雷振说：“不行，就把这个给你吧！”蒋爷说：“我不要。君子不夺人之所好。”雷振说：“恩公你要我这个命都给你，何况一个玩物！”蒋爷说：“不要。我是一定求他给我做一个。”雷振说：“恩公不知，这不是他做的。”蒋爷问：“是谁做的哪？”雷振说：“若非恩公，我实在不能对你提起，是我们干亲家他的干老儿做的。”蒋爷说：“这人贵姓？是哪里人氏？”雷振说：“这位是南边人，姓彭，叫彭启，字焰光，原在海船上瞧罗盘，就是此人所做。”蒋爷说：“此人现在在哪里？”雷振说：“就在咱们家里居住。”蒋爷说：“好极了，请过来咱们一同饮酒。”雷振说：“不行，此人与人不同，凭爷是谁，他也看不起。我儿认他为义父，我们两人见过一次。他不愿意理我，也瞧着我是个粗鲁人，不配与他交谈。我想着咱们儿子跟人家学本事，摆了一桌上等海味官席，他连坐下都没坐下，道了个‘扰’就走了。就是待你侄儿好。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他。你侄也真孝敬他，每逢回家见完了我，就去见他义父去。我也想得开，任他怎么瞧不起我，我儿子总是亲生自养的，把他请过来也是得罪了恩公。”蒋爷说：“这个人是固执，不随世道。”

蒋爷暗想：只要知道他的地方，夜间就能把他盗出来。忽然间，瞧帘儿一启，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蓝六瓣壮帽，蓝箭袖，蓝英雄氅，薄底靴，肋下刀，身高八尺，膀阔三停，面赛油粉，粗眉大眼，半部胡须。蒋爷要站起来，雷振拦住说：“这就是你侄子。”雷英走过来行礼，说：“蒋叔父救了我天伦，要知恩叔居住何处，早就造府道劳去，你老人家恕过！”说罢，又叩了三个头，起来给蒋爷斟了三盅酒。蒋爷也并不推辞，一饮而干。蒋爷说：“管家预备杯箸，给你少爷斟酒。”雷英说：“侄男少时奉陪叔父。”

雷振问：“何事回家？”雷英将要低声说，雷振说：“不用，蒋恩公不是外人，不用避讳他。”雷英说：“王爷见信，君山降了大宋。”这一句话不要紧，把蒋爷吓得真魂出壳。

若问以后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蒋平见铁车套实话 展昭遇黑影暗追贼

诗曰：

挥金买笑逞豪英，自愧当年欠老成。

脂粉两般迷眼药，笙歌一派败家声。

风吹柳絮狂心性，镜里桃花假面情。

识破这条真线索，等闲踢倒戏儿棚。

且说雷英道：“王爷知道君山降了大宋，可不知是真是假。王爷防不测，派我上长沙府郭家营，聘请双锤将郭宗德。”蒋爷暗忖，君山反正^①，王爷还是知道了。雷英说：“我到那院里，少时过来。”当时别了蒋爷出去了。

蒋爷明知道雷英是上东院里去了，他答讪着东瞧西看。出了屋子，看见雷英过去，将铜八棱疙瘩一拧，门自开，蹕将进去。蒋爷随后跟来。暗道：“院内必有埋伏，不然自己的院子何用连蹕带蹕？蒋爷看得明白，东院里地脚甚矮，门内用砖砌起高台，门虽无有门槛，与门下面一般高，东西却有五层台阶。他见雷英越身登在三罗砖上，并不从东面台阶下去，直奔正北，纵身脚沾实地。蒋爷想定：他走哪里我跟他走哪里，不错脚印，万无一失。蒋爷也就纵在三罗砖上，往北下去。东西一段长墙，有四扇屏风

^① 反正——指归顺朝廷。

门，五层台阶，雷英走的一三五，不走正门，把西边屏风推开，进了里院，蒋爷也照旧跟随进去了。西边屏风里院当中，虽有甬路，雷英却走土地。蒋爷知是花园，并无山石花草，当地一个大玻璃亭子，正北有座房子，是明三暗五，也是五层台阶，就由地下往上一蹿，不走当中的隔扇，把西边的隔扇蹿将进去。蒋爷照样上来，往东一歪身，把窗棂纸用手戳了一个月牙口，往里偷看，有个后虎座，东边放着个单帘，西边落地墨花牙子，雕刻冰片梅的花朵，当中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摆列着两三套钵鱼净水，黄纸朱笔，一个量天尺，珍珠算盘，一个天地盘摆在当中，有一张梗木罗圈椅，坐定一人，不问而知就是彭启。他穿着一件古铜色的袍服，盘膝而坐，光头挽发别簪，未戴帽，头如雪，鬓如霜，面似少年，得内养，可称得起返老还童，满部的银髯，闭目合睛，吸气养神。蒋爷一瞅就透着有些古怪。

雷英一跪，上边说话是用南方的口音，说：“吾儿起去，不在王府干什么来了？”雷英说：“王爷派我上长沙府，聘请郭宗德。风闻着君山降了大宋，不知是真是假，请你老人家占算占算。果然是真，好作准备，也就不给他供粮供饷了；如果要假，净是一派讹言，亦未可知。”彭启说：“这有何难！”随即拿过宪书来一看，把天地盘一转：“哎哟不好！”又把天地盘一转，“哎哟！哎哟！”连说不好。问雷英：“你把什么人带进来了？”雷英说：“就是孩儿一人进来。”说：“不能，外面有人。出去看吧。”把蒋爷吓得毛骨悚然，必有些妖术邪法。跑吧，不好；不走吧，也不好，总是不走为是。

雷英出来，万不信外头有人，这院内没有人敢来。蒋爷过去，要推隔扇。雷英说：“恩公打哪里来？”回答说：“游花园来。”雷

英说：“这不是花园，你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呢？”蒋爷说：“我拿腿走到这里来的。”雷英说：“万幸！万幸！你真是好人。不然，轻者带伤，重者得死。”蒋爷一听，假装浑身乱抖，颜色改变，说：“这还了得！你得救我。”雷英说：“打这头一层台阶，你跳到底下去。”蒋爷说：“我跳不了那么远，我一磴一磴地下吧！”雷英说：“不能。”蒋爷说：“你抱我下去吧！”雷英搀着，一蹶奔到土地，说：“恩公别动，若动，死了我可不管，等我回来再带你出去。”蒋爷就在那里蹲着。雷英回到屋中，蒋爷复又上来，听屋里说些什么。彭启问：“外面有人没有？”雷英说：“是蒋恩公。”又问：“蒋恩公是谁？”雷英说：“丹江口救过我天伦，此人叫似水。”彭启把天地盘一推，说：“唔呀！他是水，我是火，他人旺相，我本人休咎，我受他人克制。我问你，是他近是我近？要是他近，我早早地趋吉避凶；若是我近，把他生辰八字拿来，我自有道理。”雷英一听，连连点头说：“义父，请放宽心，出去即将他生辰八字诌来。”说毕出去。蒋四爷听真，暗自心中忖度：好厉害，如若诌了我的生辰八字，准死无疑。仍又回在土地上蹲着。雷英出来，同着蒋爷扑奔正南，到了屏风门，蒋爷要奔甬路，被雷英一把揪住，说：“走不得。”蒋爷上高台，装着战战兢兢。雷英心中纳闷，这么个不要紧的人，我义父值得要他性命？说：“恩公走这个台阶，要走一三五，二层和四层走不得。”其实蒋爷心中早暗暗记住。蒋爷说：“我来的时节，一蹬一磴的走的，哪有那么长腿哪！”雷英说：“恩公记错了，除非这么来不成。”蒋爷说：“我害怕。”雷英说：“还是我搀着你，路西边小门里走，离门还有三罗砖，就不着走了。由此处得一下蹦出门外。”

老雷振正在那里寻找呢！遇见蒋爷，说：“呀哟！我的恩公，

你上哪里来呀？”蒋爷说：“我游花园来。”雷英说：“不好，恩公上东院我义父那里去了。”雷振说：“可了不得，你怎么上那院去？那院可去不得，你怎么进去的？”蒋爷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进去的，糊糊涂涂的就去了。”雷振说：“请来喝酒吧！”蒋爷到屋中落座，雷英说：“恩公自己少待，请我天伦说句话。”蒋爷明知是为生辰八字。他若问我，明是六月内，我也说是腊月内；明是十五，我也说是初一。自己纵身在窗棂里头，窥听他们说些什么。雷英就将他义父的言语告诉他天伦一遍。雷振说：“不用去诓，我记得，连时辰我都知道，是六月二十三正子时。”蒋爷先前很有些害怕：“难道说还说出生日来，他怎么记得？”嗣后来一听，暗笑：“这个老头子交着了，他替我撒谎。”雷英一怔，说：“这不是你老人家生辰八字吗！”雷振说：“可不是我的，要人家的不能。世间上恩将恩报，没有恩将仇报的。只可拿着我的生辰八字，先把我害了，我一死全不管。”雷英说：“我怎么回复我义父呀？”雷振说：“两全其美，此事落个三全其美。”雷英问：“怎么办？”雷振说：“你打这上长沙府，我说王爷派人来追逼走了，不许在家停留。我的也省下了。我多活二年，同恩公明天在家里住都不住，我们就开药铺去了。”雷英依计而行，说：“我也不上里头见恩公去了。”雷振到屋中，仍然落座吃酒。蒋爷就要套他的实话了：“你才说那是个小花园，我才进去，敢情这么险哪？”雷振说：“那么险？看怎么险了。若错过好人，有五个也死了。”蒋爷说：“我到底打听打听，怎么险？”雷振说：“若非你老人家，怎么我也不肯说。”蒋爷说：“你告诉我怕什么呢？”雷振说：“这就是刚才提咱们小子的干老儿，他在那居住，一院子尽埋伏。就拿一进门说，它总共四路方砖，就是台阶，要登着这进门头一块

方砖，双门一闭，打门内出来是牛耳尖刀，噗的一下，正扎在人的身上，连划带扎，焉能有命？再登在二路砖，打墙头里出弩箭，正中后脊背。这种箭毒药喂成，中上就死。非登三路砖才是好地。对面就是台阶，可登不得，乃是一个木头作成，有铁轴活穿钉，一登就翻过，底下是大坑，坑中有刀，刀尖冲上。必得要由正北跳在土地上，奔正北屏风门。台阶得走一三五，若要登着四层儿，三层就出来弩箭。若要登二层儿，头层必定出来弩箭，中在腿腕子，都是毒药喂成。钉上就不得了。若奔屏风门走正门，净是透甲锤迎面射来。或走东，或走西，进里面必须要由土道，可别走甬路。走到正北五层台阶，由末层往上一蹿，那三层是翻板，若由当中隔扇进去，尽是方砖满地。头一路砖上面，横着吊下一个大铁梁来；二路砖由东屋帘子里头进来，有一个大钟馗拿宝剑乱砍。东屋里一进帘子，除了钟馗，那个地方全是大坑。后虎座木床上一坐，就叫铁叉子叉住，落地罩上净弩箭。往西屋去，他睡觉的床在北面，西屋里头是方砖满地，当中夹着一溜条砖。往西屋里去，必得由条砖上走。走在床前，又是三路方砖，若登在三路上，从棚上吊下一个大圆铅饼来，把人打得肉饼子一般。若登在二路砖上，床帷里头出来全是长枪，三指宽鸭子嘴的枪头。要到头一路砖，那就尽挨着床了。床面子当中，出来半个车轮相似，上头都有鳝鱼头的刀，刀头正在人头下，滴溜一转，性命休矣！”

蒋爷说：“你别说了，他睡觉不睡觉？”雷振说：“睡觉。”蒋爷说：“睡觉他得上床去，他不受了消息了么？”雷振说：“不能，他未曾进屋的时节，也靠着北边。落地罩底下，有个铜环子。他一拧铜环子，是个消息，就打床上下来一个木台阶，正落在三路头里，这台阶是一层一层的木板，银钉扣咬出来，一层一层台阶，

往起一拉，就是一罗板子。他上的床来，拉起板子，放下一个大铜罩子，把他罩在当中。”蒋爷说：“这为什么？”雷振说：“他总怕有人过去，拿他弩箭乱发。有这罩子罩住他，弩箭射不过去。罩子这个样式，全是拿铜丝拧出来的小灯笼锦，故此弩箭射不进去。”蒋爷说：“就完了吧！”雷振说：“还有哪！倘若人家把罩子撬开，墙上有块铁，他往铁板上一歪，就进墙里头去了。墙是夹壁墙，倒下台阶，复又上来，也是梯子一样。后院有眼大井相似，上有木头盖，打外开不开。”蒋爷说：“干什么要这些东西？”雷振说：“着哇，你我不作亏心事，也不怕，他老怕有人拿他，故此设下这些消息。他老怕死，早晚就吃半茶碗稻米饭，半碗白水，他说不吃这个就成了……我说就死了。”蒋爷听了告辞，先回去算帐。晚晌还来。雷振送出。

蒋爷回庙，来到南院见了大众，将前言细说一遍。智爷说：“四哥出主意，怎么办呢？”蒋爷就在展爷耳边说了一套话。展爷收了自己的东西，辞别了和尚，出庙扑奔上院衙而来，直到里边见了大人的从人，问了大人的事情。吃了晚饭，晚间出门小便，见一条黑影一晃，展爷赶下来了。

赶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假害怕哄信雷英 伏薰香捉拿彭启

诗曰：

不知何处问原因，破阵须寻摆阵人。

捉虎先来探虎穴，降龙且去觅龙津。

五行消息深深秘，八卦机缄簇簇新。

终属薰香为奥妙，拿他当作蠢愚身。

且说展爷领了蒋爷的分派，在上院衙吃了晚饭，叫管家到西门叫城上留门，预备太平车一辆，可要心腹人。晚间出来小便，看见一黑影，拉剑追下来了。至于后面，地上躺着一人，展爷上前看，那人倒捆四肢，口中塞物。展爷不顾追人，收了宝剑，解开这人，拉出口中之物，一问，才知这人名李成，正在后面解手，来了个夜行人把他绑上，问大人的下落。展爷说：“你必告诉他了。”李成说：“没有，他拿刀蹭我的脑袋，我死也不说。”展爷说：“你没说很好，若说了可了不得。”展爷找了半天，并没下落。换上利落的衣服，出了上院衙，扑奔八宝巷来。

在东口早瞧见有几个黑影儿乱晃，就知道是蒋四爷。听见对面击掌的声音，凑在一处，见他们都是夜行衣靠。展爷就把上院衙遇刺没追上说了一遍。蒋爷说：“无妨。大人不在上院衙，怕他什么？”智爷说：“少时进去，各有专责。”蒋爷说：“我带路。”柳爷说：“我使薰香。”展爷说：“我背。”智爷说：“我给你们巡

风。”蒋爷说：“随我来。”智爷说：“把消息记妥当。”蒋爷说：“不劳嘱咐。”嗖一声就上了墙头。原来这就是那个东夹道。飘身下去。大家又上了那个墙头，往西一看。蒋爷低声说：“省事了，不走西边那个门，少过好几道消息。咱们就奔正北的屏风门进去就是了，大家下来。”柳爷就把塞鼻子布卷给了每人一副。蒋爷在前，鱼贯而行，全是垫双人字步，弓髀膝盖，鹿伏鹤行，瞻前顾后，直奔台阶。回头打着手式一三五。后面点头，上了台阶，奔西边的那扇屏风。下了土道，直奔正北。

蒋爷等暗喜，彭启尚未歇睡。上台阶，由五层蹿到头层之上。四个人分开，全拿指甲戳窗棂纸，戳出小月牙孔，一目眇一目望里窥探，见着彭启仍在那里打坐。智爷暗叹此人，道学的工夫不在小处，就应当隐于高山无人的所在，日久何愁功夫不成？又不为名，又不贪利，这要盗将出去，就是个刚罪。忽然间，听见他“唔呀”了一声，说：“好雷英，叫他去问生辰八字也不见回来了。我这一阵心惊肉跳，莫不是祸事临头？待我占算占算。”把天地盘子一转，又“唔呀”了一声。蒋爷深知他的算法实灵，拿胳膊一拐柳青，叫他点香。听屋中又说：“你们好大胆，全来了，是似水勾来的。这可说不得了，我不忍行这样损事。常言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可就讲不起，要伤德了。”连南侠带智爷吓了，都是面面相觑，紧催柳爷。柳爷也是浑身乱颤，把香点着，铜仙鹤嘴在窗棂纸上，紧拉仙鹤尾，双翅乱抖，由透眼进风，一股烟直奔彭启。彭启已用朱笔把符画成，将要往灯上一点，他就闻到香气，说：“这是什么气味？”往里一吸，翻身便倒，咔嚓的一声，连人带椅子全都倒在地上。智爷哈哈大笑起来。

蒋爷说：“你这么大的声音会叫人听见。你当是在你家里头

呢！”智爷说：“是可笑么！他要一烧那个符，大家自要命的了。他能算，也没算出点薰香来。”蒋爷说：“那不是神仙了么！这个能耐，就不在小处，他会算出，是似水拿钩子把你们钩来的。”说罢又笑。这才推开当中的隔扇。智爷说：“咱们试试他消息灵不灵？”展爷说：“使得。”随即拿宝剑蹲在门槛上，向着二路砖一戳，只听见咕噜咕噜的一响，从东屋里出来一个假人，和北侠一样，判官巾，紫袍、靴子，全是真真的，傀儡头，藤子胎，当中有消息，底下有轮子。方砖一动，这假人就到。手中是一口真宝剑，冲着展爷嗖就是一剑，展爷把剑往上一迎，正削在假人的胳膊上，当唧唧一声，连半截胳膊带宝剑坠于地上，剩了那半截胳膊，还咯瞪咯瞪地刹了半天。智爷又笑说：“可见消息极灵，剩下了半截它还直刹！刹完仍然回去。把头一路砖也给它点了吧，省得咱们进去担心。”展爷又用宝剑一戳，如地裂天崩的声音一般。打上面黑压压一根大铁梁坠落埃尘。“当唧”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容尘土落了一落，大家才进去。

智爷先把迷魂药饼与彭启按在顶上，用网子勒住，然后搭起，爬在展爷脊背，用大钞包兜住臀部，来回十字绊绊住，系了个麻花扣儿。大家出来。

原来智爷把桌子上天地盘、量天尺、书、一切物件包在包袱背将出来。蒋爷说：“这作什么？”智爷说：“我是贼，不空回。”仍然按着旧路出来。蹿下五层台阶，出西边屏风门。下外头的台阶，走一三五级。蒋爷说：“这得了，把塞鼻子的布卷全都不要了，奔东墙。”展爷蹿上墙头，飘身下来，脚沾实地。原来贴墙根出来一个人，拿着长拘钩就搭。展爷一闪身，拘钩搭空了。智爷往东墙一蹿，出墙外去了。那个人一回头，墙上又露出来两个，

过来四五把钩，也没搭住，也就出那段墙外头去了。惟独蒋爷将要飘身下去，一下就叫钩搭住了，往下一拉，噗咚摔倒在地。搭胳膊拧腿，四马攒蹄捆起来了。

你道这些人，也不是看家护院的，全是些个更夫，预先就安排好。万一家里要是闹贼，就叫他们拿着长钩，往墙根底下等着。把灯笼点起来，拿半个柳罐片罩着灯笼，用的时节一揭就得。先是智爷大笑，人家就听见了。后来又听见落铁梁的声音，人家就准备好了。全没拿住，单把蒋爷捉住，四马倒攒蹄。拿灯笼一照，大家乱嚷：“是恩公。给员外送信去吧！”

少刻雷振到。说：“怎么着，是我恩公作贼？”早有人把灯火掌起来，把头一搬，何尝不是哪！问道：“恩公，你这是怎么的？”蒋爷说：“你先撒开，我有话回头再说。”立刻吩咐解开绳子。蒋爷起来，掸了身上的土，跟着雷振直奔上房来了。落座献茶，雷振又打听，蒋爷说：“你屏退左右。”雷振即叫家人俱都出去，说：“恩公有话请说吧！”蒋爷说：“我不是蒋似水，我姓蒋，名平，字泽长，外号人称翻江鼠。我是来救你们全家性命来了。我白日是用来试探你来了。瞧你念当初活命之恩不念？不但你念起活命之恩，并且你格外还有点好处，我这才救你们满门的性命。刻下王爷府铜网阵打死白护卫。大人一者是奉旨拿王爷，二者是与五老爷报仇。不久就要破铜网阵，王爷的祸不远矣。若是拿住摆铜网阵之人，你算算该当什么罪过，就是剁成肉泥，也不消大人心头之恨。明明的是彭启摆的，怎么但愿意叫你儿子应承呢？若要势败，那还了得！白昼我来测道，见你这个人实在诚实，我回去和我众卫护大人说明，方才将彭启盗将出去，罪归一人，以后拿了王爷，也没有你们父子之事。可有一件，你儿子要是回来的时节，

可就别叫他再上王爷那里去了，要是仍然助纣为虐，漫说是我，连我们大人都救不了你了。”雷振一听，双膝跪倒：“多蒙四老爷的恩施，我这可就明白了。”蒋爷说：“我这就要走了。”雷振说：“我这预备下酒饭了。”蒋爷说：“改日再扰吧，公事在身，不敢久站。”说罢出了屋子。雷振吩咐开门。蒋爷说：“向例我是不爱走门。”蹕房跃脊，登时间踪迹不见了。

再说展南侠，背着彭启到了上院衙门口，解开麻花扣，把彭启放下了。那里早有一辆太平车，连车夫带人从人那伺候着呢！展爷就把彭启四马倒攒蹄捆好，装在车上，放下车帘。到里面各人换好了衣服，仍然出来，跨上车辕，离了那里。车夫赶着直奔城门。到了城边，叫开城门，车辆出城，仍然又把城门关闭。到了下关，直奔西南，地名叫杨树林。直等到红日东升的时节，方见小车儿来到。大家会在一处，奔晨起望。

如何着彭启泄机破铜网，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见大人见刑具魂飞魄散 看油锅看刀山胆战心惊

且说智爷、柳青出来时，听见蒋爷被拿，柳爷要回去救去。智爷说：“不用。我教君山拿住，尚且无妨，何况他是人家的恩公！我们两个人，嘴一动转就不怕，咱们回去。”二人回庙，踹墙下去，开门点灯换衣服。到五鼓，蒋爷回来。智爷说：“怎样？我说不怕！”蒋爷换上衣服，就把被捉的事说了一遍。柳青说：“咱们歇歇吧。”

次日天明，他们收拾小车，给了庙中香资，搭出小车。和尚送出：“阿弥陀佛，再会吧！”奔城门而来。出了城，奔下关，到了杨树林，早见展爷在那里等着，会在一处。展爷打听蒋四爷的事情，蒋爷又学说一回。展爷暗笑，叫上院衙的从人回去，把小车上东西全搬在太平车上。几位爷归晨起望路上而来。每遇早晚，给彭启一点米汤饮，就不至于死。一路无话。

到了晨起望，飞叉太保钟雄也正在那里。大家就把彭启搭将下来。车上的东西，尽都拿下来。把车夫打发回襄阳，赏了些银子。所有的从人见了礼，打听盗彭启的缘故，一五一十的从头到尾学说了一遍。沙员外把他迷魂药饼起下来，问他铜网阵的消息。钟雄说：“且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遇文王说礼义，遇桀纣动干戈。此人若起了迷魂药饼儿，问他一个不说，置死于度外，那时节可就不好办了。总要先把主意拿好。”蒋爷说：“诚哉，

是言也。就让寨主哥哥你给出个主意吧！”钟雄说：“总是四老爷与我智贤弟，你们高见，我如何行得了？”智爷说：“不用太谦了，咱们一人不过二人智，三人一块定好计，谁也不用推辞。”本来智爷与蒋四爷到一处就可以，今又添上个飞叉太保。这三个人，你出一个主意，我说一个道儿，他使一个招儿，这就算铁桶相似。彭启受薰香，本是鸡鸣五鼓还魂，这个魂灵老还不来，是有迷魂药饼儿闭住七窍，也不知道有多少日限。这日忽然飞脉通畅，睁开二眸，旁边站着两个青衣人。上面坐着瘦弱枯干的一位老爷，身不满五尺，箭袖袍，丝鸾带，薄底靴子，青铜磨额，其貌不扬。彭启纳闷，什么所在，这是什么人？自己回思在屋中打坐，教雷英诤蒋似水的生日，未见回音信。晚间又一占算，来了许多人，可不知是谁。后来闻见一阵香气，就渺渺茫茫，这也不知是什么所在。对面那人一笑，说：“彭老先生，你认不认得我？”彭启说：“不认识。”那人说：“我就是蒋似水。我可不叫似水，我实对你说吧。我叫蒋平，外号人称翻江鼠。奉按院大人之谕拿你，我就是原办的差官。头次探道，教你算出来了。二次办你，同着众位老爷们，也叫你算出来了，你有托天的本事，可惜，先生你用错了。你既打算修道，当找一个山谷幽密的所在，人烟罕到的地方。似你这个能耐，不至于不懂天道循环，国家的气运兴衰，为什么助纣为虐，帮着襄阳王摆铜网阵打死白护卫？大人要拿摆铜网阵的人，与五爷报仇，我才将你拿到此处。咱两个说句私话，你只要把铜网阵里边的消息说明，我们大家去破了铜网阵，这就算是你的奇功一件。这你要愿意为官，我给你求求大人，奏闻万岁，保你为官，凭你这个能耐，称得起国家栋梁之材。如若不愿为官，找仙山，觅古洞，作一个隐士，虽不能成佛作祖，也修一个寿与

天齐。”

彭启听了这套言语，自己暗忖：自己所作之事，焉有不知之理！问道：“四老爷，我实在不明怎么会到了这里头，使我昏昏沉沉的，是什么缘故？”蒋爷说：“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是用薰香把你薰过去了。我劝你是好意，我照实说吧。你今年九十几了？”彭启说：“今年九十二岁了。”心中暗忖：说出来就是刚罪，任凭怎么夹打，三推六问，我不也不肯吐露实言。便说：“蒋四老爷，我是老而无能的人。方才怎么说铜网阵是我摆的，但不知大人听何人所说？”蒋爷笑道：“我无非是多说，我就管把你办了出来，别的事也不应到我管。我无非看着你那点道学，怪可惜的，一时半时哪里就能炼到？先一见就明了，可别耽误了自己的正事。”

外边有人嚷道：“大人升了堂咧，带彭启！”蒋爷说：“就到。怎么样？你要一点头可就不用带你见大人去了。”彭启说：“我一概不知，一概不晓。”蒋爷说：“来呀！把他锁上见大人去。”官人往前一趋，索链往脖颈一带，头上击了一掌，彭启觉得渺渺茫茫，睁开二目一看，已到大堂。

大人升了虎位，居中落座，两边官人伺候。蒋平手中拉定铁链，即回道：“禀大人得知，将彭启带到，面见大人叩头，请大人审讯。”大人吩咐，叫挑去铁链。问道：“彭启摆铜网阵，害死我五弟，快些招来，免得三推六问。”彭启说：“大人冤哉枉哉！什么叫铜网阵，我一概不知，一概不晓。”大人说：“哪怕你是铜打铁炼，用上刑你也得吐露实言。”彭启说：“实在不知，实在不晓。”大人说：“拉下去，重打四十。”官人过来，往下一拉，脱去中衣，把大板往上一扬，彭启吓得浑身乱抖。大人问：“快些招将出来，免动刑具。”彭启说：“冤枉哉。”大人说：“打！”复

又问道：“我看你偌大年纪，劝你不如招了吧！”彭启说：“无招。”大人微微冷笑：“四十板你不至于经受不住，看夹棍。”官人答应，将三根无情木咣当一声放在堂口。将彭启中衣提上，爬伏在地，脊背上骑着个人，头颅上用五尺白布拧住，怕头昏死过去，夹棍套在连接骨上。有两个官人，背着两根皮绳，两下里一拉，听大人吩咐用几分刑、拉到什么地方。已把刑具套上，叫招仍是不招。蒋爷在旁劝解：“大人暂息雷霆，彭启寿已老耄，倘若刑下毙命，无有清供，难以破阵。不如卑职把他带将下去，苦苦相劝，他倒可以吐露实言。”大人说：“倘若不说，岂不往返无益。”蒋爷说：“他倘若不说，拿卑职是问。”大人说：“你敢承当此事，若要问不出来，听参。松刑！”官人将刑具撤下，带上铁练，往下带的时节，给他头颅击了一掌，彭启睁开双眼，已然拉到屋门口了。

进了屋子，蒋爷说：“彭先生请坐。方才在堂口之上，你可曾听见？我方才若不劝解大人，你这阵也就早死多时了。我这个人心软，我老可怜人，老没人可怜我。你只当可怜可怜我，把铜网阵这个事咱俩袖里来袖里去，我绝不告诉别人。再不行我给你下一跪，磕个头，这还不行吗！”彭启说：“要是我摆的，绝不支持到这时候。四老爷一定说是我摆的，什么人说是我摆的，教他质对于人。”蒋爷说：“质对你的人，固然是有。若是再挤得我没了路，我可就把质对人带来了。我且问你，方才在堂口，我在大人跟前说下了大话，问不出你的清供，请大人奏参。你可听见了没有？”彭启说：“我俱都听见了。”蒋四爷说：“你这是好歹全不说。阳世三间咱们两个说不清，到阴曹，我把老五找着作质对。我们当初一拜之时说过同生同死，我这活着，就是多余。为破铜网阵，我才多活几日。你不泄机，铜网阵不能破，我活着无味，

咱们阎王殿前辩理。”彭启说：“唔呀！我不去。”再瞧蒋爷，已把带子拴在大窗棂磴上，叫彭启：“你这里等着。”脖子一套，彭启嚷：“不好，四老爷上了吊了。”官人进来，在彭启头上一掌。再睁眼看，众人围着蒋爷的死尸，说：“活不了啦。”众人走说：“回大人去。”剩两个人看着他。

到三鼓时，二个全睡了。灯光发暗，听见风声响，满地火球乱滚。进来四个鬼，一个吊客，一个地里鬼，一个地方鬼，一个大鬼。说：“吾乃五路都鬼魂是也，奉阎罗天子钧旨，捉拿彭启的阳魂，阎罗天子台前听审。兄弟们！”小鬼答应：“呜！”大鬼喝令：“带了他走！”小鬼答应：“呜！”在他头上击了一掌。彭启自觉一个冷战，再一睁眼，进了鬼门关。见一个大牌楼，看见森罗殿，有刀山，有油锅，吓得他心惊肉跳。

不知怎样对词，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听审鬼可怕 阎王殿招清供画图

且说彭启被五路都鬼魂带着一走，睁开二目，黑暗暗看不很真。一到了枉死城内，前面有个牌楼，有两盏绿灯，看见上面有块横匾，是地君府，两边有一块匾，是“群灵托命。”还有副对联，上联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已”，下联是：“佛道仙道人道鬼道道道无穷”。将进牌楼，就看见森罗殿。彭启方知是自己的魂灵出窍，这可就看得明白了。殿里头有二张桌子，前头桌子上摆着供献、香烛、蜡签、五供，点着两盏绿灯；后头桌子上有张椅子，椅子上坐着阎王爷。他头戴冕旒^①冠，珍珠倒挂；穿一件杏黄的蟒袍，上绣金龙，张牙舞爪，下绣三蓝色海水翻波；腰横玉带，粉底官靴，面如紫玉，箭眉虎目，垂准头，方海口，大耳垂轮；一部胡须，白多黑少，须满心胸，尺半多长，根根见肉；手执七星圭。左右有二个判官，一个是蓝袍，一个是紫袍，全是判官巾，朝天如意翅，腰束玉带，粉底官靴。一个是面如赤炭，吹去蒙灰；一个是碧目虬髯，紫脸膛。高堆许多帐簿，有黑红砚台，三山笔架，架着黑红笔。而旁边有牛头，有马面，有小鬼，有大鬼，高矮不等，一个个狰狞怪状。在阶台石头两边，左边是个刀山，右边是个油锅。两边有两个大鬼，全都是蓬着头，

① 冕旒 (miǎn lú 音免流) —— 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

赤着臂，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战裙，紫纱袍，大红的中衣，薄底靴子。一个是面如菜色，一个是黑白的面目，是黑地长了一脸的白癣；一个是拿着牛头钐，一个是拄着三股叉。那边是个刀山，全都是牛耳尖刀，刀尖冲上。这边是个油锅，底下架着劈柴，真是烧的锅内油乱滚。两交旁边跪着十几个小鬼，全是蓬头垢面，俱是男鬼，没有女鬼。只听风中带砂的声音呼呼乱响，铁链乱抖，悲哀惨切，类若鬼哭神号。

彭启见此景况，身躯乱抖，体似筛糖。再听上边阎王爷说道：“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作事吾先知；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来！先将头一案带上来。”就将油锅跪着的小鬼带上来一个，跪在阎罗天子面前。叫注录官看他阳世三间作了些什么事情。就见那红脸的判官，把生死簿打开，查了半天，说：“此人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不孝父母，不敬天地，咒风骂雨。”阎罗天子问道：“当下什么地狱？”判官说：“当下油锅地狱。”阎罗天子吩咐叉出去，发往油锅地狱。彭启早就叫他们威喝的在月台前边跪下，正看着要把这个鬼叉往油锅地狱，被地方鬼头上击了一掌：“别瞧热闹！”再要睁眼之时，早见那个大鬼把小鬼叉下月台，往油锅里放。就听见滋喇的一声，叉往上一挑，就成了一块红炭相似，往油锅旁边叭噼一掷。

又叫第二案，又带上去一个小鬼，跪在供桌之前。阎罗天子叫注录官，查看他在阳世三间作了些什么事情。注录官说：“此人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泼撒净水，作践五谷，平人祖墓，折算人口。”阎罗问：“发往什么地狱？”判官说：“发往刀山地狱。”阎罗说：“来！叉出去。”看刀山的鬼答应一声，就见牛头马面往上一拥，把那个小鬼叉在叉头上，摔在刀山之上。

彭启瞧着，也是怪怕，刀尖全部缩在刀山里边去了。那小鬼一摔，刀尖又全都出来。那个小鬼通身是血。又把第三个案带将上来。书不可重叙，无非是强掳少妇长女，拐骗人口，哄人财帛，引良为盗，一案一案的发判，有碓捣的，磨研的，有睡铁床，拿锯锯的，俱都带将下去，发放完毕。

阎罗天子问彭启阳魂可曾带到？注录官回说：“早已带到，以候钧旨。”阎罗吩咐带上来。五路都鬼魂答应，就将彭启带到供桌之前，双膝点地。阎罗天子喝道：“你好生大胆，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摆铜网阵，害死白虎星君，应入十八层地狱。来！叉下去，先将他叉入油锅。”彭启说：“唔呀！有招有招。”阎罗说：“快些招来。”彭启说：“方才阎罗天子所说摆铜网阵害死白虎星君，是一概不知，一概不晓。”阎罗大怒说：“哇！你打算阳世三间准你鬼混，我这冥司无私，现有蒋平缢死之魂，你还敢在此强辩！将他叉出去。”脑后嚟啷一声，彭启回：“且慢，我也知晓，冥司无私。这个铜网阵我招认了，就是可有一件，方才阎罗天子所说白虎星君大概就是白护卫了。”阎王说：“白虎星君奉玉帝敕旨，降世辅佐大宋国朝，阳寿未终，被你设法害死，你难道说还不与他抵命！”彭启说：“我虽设摆铜网阵，不是请他前去的，又不是我将他诱进阵。上院衙能人甚多，怎么单他一人坠网，总是他性傲之过。”阎罗说：“你阳世就是个舌辩之徒，你的魂灵儿仍是个说客。蒋平可是你逼的他自缢身死？”彭启说：“唔呀，那更怨不上我来了。”阎罗大怒说：“来！将蒋平冤魂带到对词。”

不多时，蒋平到。他相貌本就难看，这更难瞧了，七孔血出，有根绳子勒着脖项，来到跪倒说：“请求阎罗作主，叫彭启给我们两个抵命。”一回头，看见彭启，抓住要打，被鬼卒拦住。揪

扭着彭启，叫阎罗天子作主。彭启说：“蒋四爷，当着阎罗天子面前，不许矫情，是我把你勒死的，是你自缢死的？”蒋爷说：“虽是我自己死的，你要在阳世招出铜网阵，我何必寻死！”彭启说：“我阳世招出，我也就刷了。这阴曹焉能鬼混的过去？”蒋爷说：“任你怎么说，也得给我们哥们抵命。”阎王说：“我查看查看你们的阳寿，自有道理。注录官，查彭启的阳寿。”查了半天说：“此人根基甚厚，应活二百年，还可修成地仙，就不属咱们管了。”阎王又叫看白虎星君与蒋平的阳寿。注录官回答：“白虎星当活六十岁，二十八岁归天，还有三十二年，蒋平七十二寿终。”

阎王说：“罢了，有仇可解不可结。彭启，我放你们大家还阳。你把铜网阵消息说明，从哪里进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叫他们好破铜网阵，也是王爷气脉微败，大宋洪福齐天。这也是个定数，你不该逆天行事，早把机关一泄，各人急早回头，别耽误了自己的正事，修一个无声无色，寿与天齐的不坏金身，享清净之福，免得落于沉沦苦海。”

彭启一听，无限的欢喜，暗忖道：我也不用净护庇着我的义子，早知王爷不能成其大事，也是自作聪明，反倒耽误自己的正果。不如说了吧，脱身早觅仙山隐遁的为是。有注录官说：“阎罗天子在上，白虎星君尸骸化成飞灰，不能还阳，再者已然回归仙府，享清净之福去了，不肯临凡。”阎罗说：“既然这样也罢，就将白虎星君三十二年阳寿也归彭启，彭启可曾听见了？”彭启说：“听见了。”蒋爷又说：“我不是还有三十二年的阳寿么！我是活恶心了，我再活十年足够了，把我那二十二年阳寿也给彭启，只求阎罗天子作主，可得把他铜网阵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

倘若他要藏私说不明白，铜网阵不能破，闹一个半途而废，就得多少条生命饶上。那时节，还得求阎罗天子作主，我可就不上吊了，只有抹脖子了。一死了，他得给我抵命，拿他那个寿数配这个寿数，瞧瞧到底谁合算谁不合算？”彭启说：“我为什么和你一般见识，我正分还有一百一十多年的阳寿。我要不说就不说，我要说必定是清清楚楚，教你们一去就破，可得有宝刀宝剑。”蒋爷说：“宝刀宝剑有的是。你就当着阎罗天子说明吧。”阎王爷说：“对了，你就当着我说明吧。你哪点说的不到，我也听得出来。”原来这位阎罗也是个行伍。彭启说：“这么说可不行！放我们还阳，给我一个净室，屋中一个人不要，画出图样写上字，按着卦爻方位、总弦副弦的所在，那才行的了。在这里一说，也记不清楚，破不了反来怨我。”阎罗瞅了蒋爷一眼，方才点头。彭启暗想：不好，阎王神色不对，别受了他们的冤。有了，我把指头一咬，要是痛，就是假的；若要不痛，就是真的。这一咬指头不大要紧，把个假扮阴曹的机关泄漏怎么得了？

不知下面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阵图画全商量破网 大人一丢议论悬梁

且说这个阴曹地府，本是假的，连大人审问动刑，一概全是假的。列公请想，大人现在武昌府，就是在衙中，也不能把彭启又解回襄阳。都是蒋平、智化、钟雄三个人的主意，要冤聪明人，冤出来得像，不然谁肯信？是钟雄说的，开封府不是假扮阴曹审过郭槐！咱们先将他文劝，文劝不行刑劝，刑劝不行死劝。文劝就是蒋爷，刑劝就是飞叉太保扮的大人，山神庙作为公堂，众人扭作兵丁、衙役，只管是要打、要夹，早是安排好了的不打不夹，若要夹打，怕的是假勾他魂时腿一作痛，他就省悟了，焉有魂魄知痛的道理？要拿他时，头上击一掌，就是按上药饼儿了。搭着他上山神庙，到了大家安排好了，才起一药饼，吹一口冷气，他就明白了。每日皆是如此，不抬不搭，回去也是按上药。这里假扮阴曹，是与戏班子里头借来的砌模子。可巧，正是岳州府戏班里新排的一出游地府，可不是如今的八本铡判官，这出戏还没有哪！却是唐王游地狱，刘全进瓜的故事。正是新彩新砌，把山神庙拿席搭成胡同，里面用锅烟子抹了。山神庙的横匾拿纸糊了，写上森罗殿。山神爷拿席子档了，东边摆上刀山，西边摆上油锅，是真的。真油真劈柴，等他来到席墙外头，有人抖铁练装鬼号，摆上牌楼，拉上布城，把供桌往前一搭，又摆一张桌子，上头摆了椅子。阎王爷是沙龙，判官是孟凯跟北侠，五路都鬼魂是亚都

鬼闻华，吊客是史云，地里鬼是艾虎，地方鬼是路彬，看油锅的鬼是焦赤，看刀山的鬼是于赊。所有牛头马面，全是大众套上那个套儿，穿上行头。外面的风中带砂，是扇车子里头装上谷秕子，有人一搅，扇车子就是刮风，谷秕子打在席子上，就是风中带砂的声音。这才把彭启哄信。

你道那彭启不是傻子，有先见之明，怎么这一个假扮阴曹，他就会没算计出来？又道是，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有他的天地盘子，珍珠算盘，早就算出来了。可惜没有此物，可就算不出来了。就是没有此物，他也要算计算计，说是放他还阳画图样。阎王爷不敢作主意，瞅着蒋四爷，彭启心中吃疑，把手指一咬，便见真假。他把手刚往口里一卷，阎王说：“转还阳。”往头一击，把药饼按上，大家都笑起来，阎王爷也下来，先有人把彭启搭在路彬家里，蒋四爷说：“先去装活的去，你们大家拾掇吧！这两个着差的是谢充、谢勇，先叫躺在床上，他们把灯拾掇半明半暗，把迷魂药起将下来，脊背拍三掌，迎面吹口冷气，彭启“唔呀”一声睁开了眼睛，自己一看，仍在那里坐着。两个灯儿是半明半暗，两个着差的俱都睡着。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人说：“呵，你们好大困哪！这老头要是跑了呢！你们担当得住吗？”这两个说：“好意思，我们方才打了个盹。”那个说：“大人这就要升堂了，不管他有口供没口供，先着他给四老爷抵偿。”答应说：“这就是了。”彭启说：“我有了口供了，也不用给四老爷抵偿了。四老爷少时就活过来了。”那人说：“你这老头别胡说八道了，人死不能复生。”把烛花一剪，嚷道：“不好了，四老爷走了尸了。”彭启说：“不是的，还了阳了。我们方才分说，我岂不有知道的？”官人往外就跑，刚到门口，听蒋四爷说：“回来！”这官人才回来问

道：“四老爷你真活了？”蒋爷说：“你们去给大人送个喜信去吧。”冲着彭启说：“彭先生，方才咱们两个人的事情，你还记得不记得呢？”彭启说：“这么一会我就忘了吗？”蒋爷说：“怎么样，你要是那里说的这里不算，我就抹脖子。”彭启说：“不能不算。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蒋爷说：“好朋友，识时务者呼为俊杰。”彭启答：“我单要用这屋子，谁也不许进来。预备一张桌子，一张大纸，笔墨砚台，晚晌的灯烛。辰刻我要半茶碗粳米饭，外撒雪花糖；申刻，半茶碗白开水。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要。可有一样拜托四老爷，大人要是怪罪的时节，全仗着四老爷救我。”蒋爷说：“全有我一面承当。”说毕天亮，就按着他所说的办理。仍派人在外头看守，也是怕他跑了。

飞叉太保带领大众回山，将行头与戏房送去，赏他们的银两。拆棚等项，诸事完毕，净等着阵图一得，议论请大人去。大众欢欢喜喜，议论是谁去？大爷送花名也早当回来了，怎么还不回来？说书一张嘴，难说两话。

单说是大人到了武昌府，有武昌府知府池天禄预备公馆。武昌府文武官员投递手本。二义士韩彰晚间坐更，直顶到第二天早晨方去歇觉。一连三五日光景。先生不忍，意欲替韩二义士代劳，说：“韩二老爷，你昼夜的不睡，那可不好。要常常如此，日子一多，人一疲乏，也许成疾，也许误事，我们替代替代你如何？”韩彰说：“不行，你是文人，没事很好，倘若有王爷差来刺客，知道大人的下落，现叫我不行了。”先生说：“不是那样主意，常听见展老爷说：每遇夜行人，有时候二鼓吃饭，三鼓到四更以后可就不出来了。我同魏先生陪着大人说话，你吃完了晚饭就睡觉了，到了三更天，我们睡去，你坐到五更以后，我们五更以后再

来换你。你睡到红日东升时节，大人也起来了，彼此都不至于疲劳。”韩二义士不好不应，应了吧，又怕有险，无可奈何，就点了头，打当日起，就是如比，到二更后来换先生，大人在里间屋内睡觉，韩二义士就在里间屋门口搬了张椅，端然正坐。听外面四鼓之后，公孙先生就来了。如此的又是五六天工夫。

这日早晨，太阳已经出来了。韩二义士弄发包巾，启帘去到大人住的屋里一看，吓了一跳，魏先生在那边，公孙先生在这边，两个人伏几而眠。玉墨在北边床上，呼呼地正睡呢。蜡还点着，那蜡花有二寸多长。过来轻轻的拍了先生一把，先生由梦中惊醒说：“我没睡觉，我心里一糊涂。”韩二义士说：“你看蜡花，是才睡着的么？”玉墨也就醒了。魏先生说：“我当你醒着哪！我刚才闭眼睛。”公孙先生说：“我当你醒着，也是刚闭眼睛。”玉墨说：“算了别说了，只要大人没醒就得了。”把着大人屋中门帘一看，见大人帐帘放着，就知道大人没醒。各人洗脸吃茶毕，仍然未醒。二义士有点吃疑，再命主管进去看看。玉墨到了里间，嚷起来了：“大人没在里面，你们快来吧！”众人一听，面如土色。大家进去，把帐帘用金钩吊起，大人踪迹不见。众人又往外跑，前前后后，连中厕都找到，并不见大人踪迹。玉墨“哇”地一声就哭了。大家复又回到屋中，二义士抬头，看见墙壁上留一首诗，叫先生：“你来！”看见字写得不太好，又歪又斜，断而复连，半真、半草、半行书，颇有风采。诗曰：“审问刺客未能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有素仇相残踏，盗去大人为谁情。”大家念了半天，不知怎样情由，也讲不上来。这时武昌府知府池天禄，要过来与大人请安，先生迎着出去，就将丢了大人之事，细说一遍。池天禄也知道，代天巡狩按院丢在这里，必是灭门之祸。他也到

里间屋中看了一眼，把脚一跺，叫了两声：“苍天哪苍天！比不得上院衙丢了大人，还有推诿；此处丢了大人，是一人之罪。不如寻一个自尽。”说毕，把刀拉将出来，立刻要自刎。被大家拉住说：“不可，要死，大家死在一处。”池天禄说：“我是上吊。”公孙先生说：“我也是上吊。”魏先生说：“咱们一同自缢。”将要上吊，打外面窜进两个人来。

若问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观诗文参破其中意 定计策分路找大人

且说大家正要悬梁自尽，打外面进来两个人，就是卢方、徐庆，拿了君山的花名，离了君山，跨着两匹坐骑，直奔武昌府而来，进城到了公馆，下了坐骑，到门上叫人往禀。官人告诉说：“不好，先生大人都在那里上吊哪！”三爷就急了，往里就跑。大爷也跟进来了。三爷说：“有我有我，那个吊就上不成了。”卢爷一见，都是眼泪汪汪。卢爷一问：“二弟，怎么一段事情？”二义士说：“把大人丢了。”徐庆说：“你是管什么的！怪不得寻死。咱们两个一块死。”卢爷把他们拦住，问：“倒是怎么丢的？”韩彰就将丢人之事说了一遍。卢爷说：“好大胆！还敢留下诗句，待我看看。”卢爷看毕，说：“先生可解得开？”先生说：“解不开。”卢爷说：“不要紧，我有主意，能人全在晨起望哪！咱们教他们解释解释。他们若解得开更好，若解不开，再死未晚。”大家依计而行。公孙先生专会套写人家笔迹，就将诗句抄将下来交与卢爷。徐庆临行，再三嘱咐，千万别行拙志。大家送出，乘跨坐骑回奔晨起望。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一路无话。

卢爷、徐庆到了晨起望，在路彬、鲁英门口下了坐骑，把马拉将进来，拴在院内树上，直往里奔，来到屋中见了大众。众人过来，都给卢爷行礼。卢爷把蒋四爷一拉说：“四弟，可了不得了！”徐庆过来一拉说：“四弟，可了不得了！”蒋爷说：“你们别

拉，再拉我就散了。有什么话，只管慢慢说。”徐庆说：“把大人丢了。”蒋爷说：“怎么把大人丢的？”徐庆说：“教大哥说你听。”卢爷说：“我们到了武昌驿馆，池天禄，公孙先生，魏先生，二弟韩彰，他们上褡裢吊，我们进去才不上了。先前是二弟一个人守着，后来是先生与二弟二、五更换，是先生的美意。赶到第二天，太阳多高，二弟过去，见先生跟主管三个人还没醒哪！现把他们叫醒，到屋中一看，大人已经丢失了，并且还敢留下诗句。公孙先生将字的原体套下，我今带来，你们大家琢磨琢磨。”所有众人，一个个面面相觑，齐声说：“此贼好大胆！”卢爷就将字迹拿将出来，放于桌案之上。北侠说：“定是襄阳王府的。”大家围住桌子乱念诗句，智爷说：“往后！你们又不认得字，也挤着瞧；人家正经认得字，倒瞧不见了。”艾虎、史云诺诺而退。蒋爷念了半天，不解其意。智爷看了，也是解不开。

有一个人，显然易见，往前趋身看了一眼，抽身便走。智爷瞧了他一眼就明白了。就在那诗句上拿指头横着画了一道。又瞧了那人一眼。蒋爷把小圆眼睛一翻，连连点头，说：“哦！哦！哦！哦！是了。”你道那人是谁？就是白面判官柳青，与沈中元他们是师兄弟，虽然不在一处，见了笔墨焉有不认得之理？瞧见是他的笔迹，赶着抽身住回就走，早被机灵鬼看出破绽来了。横着一画，瞧了一眼，蒋爷就明白了。他一把揪住柳青说：“好老柳，你们哥们作的好事，你趁早说出来吧。大人现在哪里？”柳青这阵不叫白面判官了，叫紫面判官了，冬令时候，打脸上津津地向外出汗，说：“四哥，可没有这么闹着玩的！我可真急了，这个事怎么也血口喷人！”北侠劝解说：“这个事可别诬好人。”蒋爷说：“怎么诬赖好人呢？必必真真是他知道。”智爷说：“不错，是他

知道。”柳青气得浑身乱抖。北侠说：“你们异口同声，看出哪点来了？”蒋爷说：“这诗句，哥哥你多少是懂得点的，诗和诗不同，有古风，西江月，满江红，一段桥，驻云飞，打油歌，贯顶诗，藏头诗，回文锦，都叫诗词。他这首诗叫贯顶诗，横着念，审问刺客未能明，念个‘沈’字；中间改路保朝廷，念个‘中’字；原有素仇相残踏，念个‘元’字；盗去大人为谁情，念个‘盗’字，横念是‘沈中元盗’。沈中元是他师兄弟，焉有不认识的道理，不和他要和谁要？”

北侠是个诚实人，劝四爷把他撒开：“四弟也不用着急，柳贤弟也不用害怕，儿作儿当，爷作的爷当，漫说是师兄弟，就是亲兄弟也无法。谅此人没有杀害大人之意。”蒋爷说：“他就是为三哥和我二哥得罪了他了。”北侠说：“是什么缘故哪？”蒋爷说：“你还没有来哪，他同邓车行刺，屡次泄机，前来弃暗投明，是我两个哥哥没有理人家，人家哈哈一笑，说：‘我走了，你们报功去吧！咱们后会有期。’等到我赶到的时候就晚了。我还上树林子里叫了他半天，他也总没言语。焉知晓他怀恨在心，这是成心要逗逗我们哥们。谅他没有杀害大人之意，若有杀害之心，可不在衙门中砍了！他必是把大人搭个僻静的所在，央求他去。他不想想，丢失了大人，我们哥们什么罪过？一计害三贤，这叫一计害五贤。”北侠说：“四弟不用着急。柳贤弟，你要知道点影色，你可说将出来。”柳青说：“我们不见面有十五年了，我焉能知道下落？我知道不说，叫我死无葬身之地，万不得善终。”北侠说：“算了吧，人家起了誓了。”蒋爷说：“算了吧，我的错，你帮着找找，横竖是行了。”柳青说：“那行了，不但帮着找，如要见面，我还能够和他反目。”蒋爷说：“既然如此，咱们大家分头去找。

我把路彬请过来。打这上武昌府有几股道路？”路彬说：“两股道。中间有个夹峰山，两山夹一峰，或走夹峰山前，或走夹峰山后，两股全是上武昌府的道路。”一议论准去，有一得一，这些人全去。蒋爷说：“不行，这些人全去，就是逢见他，你们也不认得他，总得有作眼的才行。”北侠说：“我认得他，在邓家堡我没认准他，后来到霸王庄，二次宝刀惊群寇时节，有智贤弟指告我，我才认准了他。那人瞅着就是阴。”

南侠说：“我不认识，咱们一路走。”二爷说：“我也不认得，我也同你一路走。”卢爷说：“我放心不下，我还得回去那！谁同着我走？”三爷说：“我同着你回去，还有谁一路走？”龙滔、姚猛说：“我同走。”史云过来说：“我也走。”柳青说：“你们几位不认得，我作眼。”蒋爷说：“不可咱们两个一块走。”卢爷说：“我们这些人全不认得，谁给我作眼？”蒋爷说：“教艾虎去，他认得。”大家遍找艾虎，踪迹不见，连他的刀带包袱全都不见了。智爷就知道偷跑了，自己找沈中元和大人去了，他永远是那种性情。蒋爷说：“智贤弟，你同他们去吧！除了你，他们谁也不认得沈中元。”智爷说：“四哥，你派的好差使么，你看这些个人，有多明白呀！”蒋爷说：“有你就得了吧。”智爷说：“咱们商量，谁走夹峰前山，谁走夹峰后山。”北侠说：“随你们。”徐庆说：“我们走夹峰前山。”北侠说：“你们走夹峰前山，我们就走夹峰后山。”蒋爷说：“我们上娃娃谷。老柳，你不是想你师母？我带你去找你师母去，我算着沈中元必去找他姑母，必在娃娃谷。”智爷说：“你这个算哪真算着了。我猜着也许是有的事，可就是不知艾虎往哪里去了？”焉知晓艾虎听见说明此事，自己偷偷的就把东西拿上，也不辞别大众就溜出来了。

原来是艾虎打婆婆店回来，同着武国南、钟麟回了晨起望，见了蒋四爷，书中可没明说呀！就是暗表。他问了他四叔娃娃谷的事情。蒋四爷对着艾虎说了一遍，凤仙怎么给招的亲事，艾虎先前不愿意，嗔怪是开黑店的女儿。蒋四爷又说：“别看开黑店，有名人呢！”他又列举人家徒弟都是谁，谁，谁。艾虎记在心中，如今要上娃娃谷找去。他离了晨起望，走了一天多，看见树林内一宗诧异。

要知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小义士偷跑寻按院 勇金刚遭打找门人

诗曰：

人欲天从竟不疑，莫言圆盖便无私。

秦中久已乌头白，却是君王未备知。

且说艾虎岁数虽小，却心性高傲，自己总要出乎其类地立功，听见蒋四爷说：沈中元是甘妈的内侄，又是二徒弟。自己一算，他盗了大人，准上娃娃谷，我何不到娃娃谷看看。有定下姻亲一节，白昼不好去，只可等到晚间蹿房跃脊的进去。沈中元与大人若要在那里，自己是全都认得，就下去拿沈中元，救大人。那就说不得什么姻亲不姻亲了。主意拿好，可巧路走错了，是岳州府的大道。见着前面树林内有些人，自己也就进去看看。分开人到里边一看，是打把式的。地上放的全是假兵器，竹板刀，山楂木棍，算长家伙。二三十个人，全是二十多岁，都是身量高大，仪表魁梧。有练拳的，有砍刀的，连一个会的都没有。小爷暗忖道：全是跟师妈学的。有意要进去，又想找大人要紧，转头便走。前面有酒铺儿，自己想着喝点去，外有花障儿，进去到里面，坐北向南。入屋内，靠西面是长条儿的桌子，东边有一个柜，柜上有酒坛子。过卖的过来问：“要酒哇？”艾虎说：“要酒。”过卖说：“可是村白酒！（此酒就是如今的烧酒。）论壶。”艾爷说：“要十壶。”那人说：“一个人喝呀？”艾虎说：“对！一个人。你卖酒还

怕喝的多吗？”那人说：“不怕，越多越好，财神爷么！”说毕，取来四碟子菜，有熟鸡子、豆腐干，两碟咸菜。艾虎问：“还有什么菜？”那人说：“没有。”又问：“有肉腥无有？”回答：“无有。”小爷说：“没肉不想喝了。”又听后面刀勺乱响，自己站起到后门往外一看，不觉大怒，坐下把过卖叫来，说：“我吃完了给钱不给？”那人说：“焉有不给钱的道理！”小爷说：“给钱不卖给我，什么缘故？”过卖说：“没有什么可卖的。”艾爷说：“你再说我要打你了。后面刀乱响，我都看见了，你还说鬼话。”那人说：“你说后头那个人呀！那可不敢卖。那是我们掌柜的请客。”艾爷问：“你们掌柜姓什么？”回答：“姓马，叫马龙，有个外号叫双刀将。”艾虎问：“作买卖的又有外号，别是不法吧！”过卖说：“不是。你只管打听打听去，在附近的地方没有不知道的。爱了事，勿论谁家有点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没。上辈作官人，人管他称马大官人。”艾爷又问：“后面作菜请谁？”回答：“与人家道劳。”又问：“道什么劳？”回答：“与人打架来着。”又问：“有人欺压他来着。”回答：“没有。谁敢哪？打闹的不是外人。”又问：“是谁？”过卖说：“你太爱打听事了。”艾虎说：“无非是闲谈。”过卖说：“不如我细细地对你说了吧！南头儿有个张家庄儿，有位张老员外大财主，人称为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豹，外号人称勇金刚。此人浑浊闷楞，他们是干哥们。老员外临死，把我们掌柜的找了去了，说：‘我要死了，马贤侄，全仗你照应他，不然早晚遇上事，就得给人家偿命。’又把张爷叫过来说：‘我死后，这就是你的父母哥哥一般。他说什么，可就得听他说什么，如同我说你一样，我在地府也瞑目，纵死如生，不听他的话，就是不孝。’说毕，叫张爷又给叩了回头，将拐杖给了我们掌柜的。员外死后，

张爷闹了几回事，我们掌柜的出去就完了。惟有前日，他们村中两口子打架，可巧遇上了他，打人家的爷们，那人说：‘我管我的女人呀！二太爷别管。’（他们本庄儿上全都称呼他是二太爷。）他说：‘我不许男打女，好朋友男对男打。’人家说：‘这是我女人。’他说：‘不懂得，就是不准男打女。’我们掌柜的，走到那里看见，一听是他无礼，一威喝他也就完了。这日他变了性情了，他说：‘你别管我，你姓马，我姓张，你休来管我。’我们掌柜的有了气了，打了他一顿，由此绝交。昨天，有许多街坊出来了事，叫他与我们掌柜叩个头就完了。他也省悟过来了，今日见面。我一句没剩下，全说了，省得你刨底了。”艾爷笑了，此人浑得太厉害。

正说之间，外面一乱，过卖说：“来了。”众人说：“二太爷走吧！二太爷走吧！”艾虎往外一看，众人一闪，当中一人身高八尺，膀阔三停，头上高挽发髻，身穿短汗衫，青绸裤子，薄底靴子，肋下夹着青绉绢大氅。面如锅底，黑中透暗，剑眉阔目，狮子鼻，火盆口，大耳垂轮，连鬓络腮胡须，不甚长，烟熏的灶王一样，声音洪亮。大众一嚷说：“走，走，走。”将入屋中，一眼就看见了艾虎，站住不走了，净瞪着艾虎。本来艾虎爷也是个英雄的样儿，摘下头巾，穿着短袄，系着钞包，青裤子靴子，脱了衣服，连刀全放在桌子上，小爷四方身躯，精神十足。

两下对瞅，众人就怕要打起来。往里让着说：“走吧，上楼吧！”张豹有意到小爷桌头儿这里一碰，酒壶倒了几个。艾小爷立起身来问道：“这是怎么了？”张豹答道：“二太爷没瞧见！”艾虎问：“你是谁的二太爷？”张豹听问，本看见艾虎心中就有点不服，成心找事，说：“你问我呀，巧啦！是你的二太爷！”艾虎说：

“谁的？”张豹说：“你问就你的二……”那个“太爷”二字没说出来，就听见嘣的一声，脑袋就见了鲜血。

原来艾虎手脚真快，侠义性情是一个样，别的还可，就是不叫骂。他说了一个“二太爷”又问的时候，那酒壶就到了手里头啦。“太爷”没说出来，嘣一下打上了，红光一现。

二太爷就急了，骂道：“好小子，咱们外头说来。”艾小爷说：“使得。”随后就蹿出去了。纵有众人，焉能拉得住？二人交手，张豹力大皮粗肉厚，脑袋破了不知道疼痛。但一交手，本领差得多了。小爷暗笑，转了几个弯，一横身，使了个靠闪，张豹“哎哟，咕咚”一声，倒了半壁山墙相似。爬起来又打，艾虎得便，飞起一腿，分手剃子脚，张爷又“咕咚”倒于地上。起来又打，张爷用了个双风灌耳，艾爷使了个白鹤亮翅，双手一分，又一蹲身，扫荡腿扫上了，张爷又倒。这回不起来了，艾爷站着说：“你起来呀！”张爷说：“我不起来了。”艾爷说：“怎么不起来了？”张豹说：“费事，起来还得躺下，这不是费事吗？”艾爷说：“我不打躺着的。”张爷说：“你不打，我可起去了。”艾爷说：“对，等你起”你是好的，在此等等。”艾虎笑道：“我在此等你三年。”张豹跑了众人才过来。

艾爷说：“谁往前来我可打谁，你们全是本乡本土，稳住了我，拉躺下打我。”过来二位老者说：“壮士，有你这一想，人心隔肚皮。你瞧瞧。我们这两个人像打架的不像？我七十八，他八十七。”艾虎说：“怎么样？”老者说：“方才这位姓张，他是个浑人，拿着你这个样，何苦和他一般见识！”艾爷说：“你看看，我们两个是谁招了谁了？”老者说：“你若有事办事吧！不用和他怄气。”艾虎说：“我说我等他么。”有一位老者说：“我们这位二太

爷，他要来了你是准赢他，但他必要带了打手来。他的徒弟好几十号人那，哪一个都是年力精壮。可就是有一件，师傅不明弟子浊，连他还不行呢，何况徒弟！再要来了，你把他先扔一个跟斗，骑上他说：谁要向前，要你师傅的命。他们就不敢向前了。你别瞧他那么大身量，就是打他，砍他，拿刀剁他，他全不怕；他就怕一样，就怕拧。你要一拧他，他就没有力气了。”艾虎一听，嗤的一笑，说：“好乡亲，你老人家贵姓？”老者说：“我姓阴。”艾虎说：“教给人拧人，真够阴的了。如此说来，你是阴二大爷。”张豹回到树林叫徒弟。原来艾虎看的那打把式的，就是张豹的徒弟。张豹叫喊：“徒弟们，跟着我去打架去。”众徒弟拿家伙，张豹提了一根木棍，直奔马家酒铺而来。必是一场好打。

怎么个好打，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张家庄三人重结拜 华容县二友问牧童

且说张豹上树林找徒弟。他本来没本事，谁还肯拜他为师哪？皆因有个便宜，拜他为师，跟他说本事，一家无论有多少口人，娶儿嫁妇，红白大事，吃喝穿戴，全是师傅供给。这个徒弟就挤破了门了。可有一样：得他如意才收，他不如意不要。总得像他么浑，他才要那！拜了师傅，家内就有了饭了。故此他的徒弟，连一个会本事的都没有。如今用着徒弟了，拿了家伙直奔马家酒铺。

原来艾虎受了阴二大爷的指教，少刻来了一人，蓝壮帽，蓝箭袖，薄底靴子，丝带围腰，白脸面，细条身分，来到跟前，众人说：“掌柜的来了。”他抱拳带笑说：“众位乡亲们，为我们两个点小事，劳累众位，实在使小可居心不安。方才在家中等候听信，家中人回去送信说：是那村夫又不知得罪了哪一位？”众人指道：“就是这位壮士。”马掌柜过来与艾虎施一礼，说：“刚才那个村夫，是我个把弟。得罪了壮士，小可特来替他赔礼。”艾虎说：“岂敢！尊公就是马大官人？”回答：“不敢，小可叫马龙。”艾虎说：“久仰双刀将的名气。”马爷说：“不敢，没有领教这壮士爷的贵姓？”艾虎说：“姓艾，叫艾虎，外号人称小义士。”马爷说：“这就怪不得了。此处不是讲话之处，请到楼上一叙。”艾虎一笑说：“无论你铺中摆的是什么刀枪阵式，姓艾的不敢进去，

不算英雄！”马爷说：“不必多疑，我大胆也不敢。”艾虎哈哈大笑，公然往里就走，问道：“打哪里上楼？”马爷说：“打这柜后头。”仍然是艾虎当前，马爷在后，劝架的可没上楼，外面等着。马爷叫过卖献上茶来，就说：“方才听家人说，尊公拳脚高明，不知令师是哪一位？”艾虎说：“黄州府黄安县人氏，姓智，单名一个化字，外号人称黑妖狐，那就是我的恩师。辽东人，复姓欧阳，单名一个春字，称北侠，号为紫髯伯，那是我的义父。”马爷一听说：“原是侠义的门人，现今意欲何往？”艾爷说：“我如今跟随按院大人当差。奉差出去，到娃娃谷。”马爷说：“这是由何处而来？”艾爷说：“由晨起望。”马爷说：“要是由晨起望，道路可是走错了，这就是岳州府了。这位老兄，我那拜弟来了，别和他一般见识。我必要带他过来与你老磕头。”

言还未了，只听见说：“打，打，打！他多半跑了吧？”双刀将马爷一拦说：“我好好带上他来与你老赔不是，千万可别下去动手。”双手把楼门一挡，不教艾虎下去。焉知晓艾虎早有主意，就把前面楼的小隔扇一开，往下一纵，正是打手骂的高兴，打半悬空中飞下一人，手中并不拿东西，大伙一害怕，往半壁一闪。艾虎脚踏实地，二太爷用木棍就打，说：“好小子。”艾虎往旁边一闪，跟着打手瞧出便宜来了，嗖的就是一棍。艾虎一翻身，伸手接棍，往怀里一带，把棍刁着说：“你躺下！”那人说：“使得。”艾虎也不肯结果他的性命，复返又和张豹交手。张豹本没多大本事，说：“好小子！”艾虎也并不答言，冲着后脊背，啪嚓就是一棍，张豹往前冲出好几步远去。艾虎往前一奔，一蹲身，扫荡棍，嘣的一声，张豹噗咚摔倒在地。艾虎过去用髁^①膝盖点住，众打

① 髁 (kē, 音科)。

手往上一趋，艾虎说：“你们谁不怕死，谁就往前来。”大伙嚷道：“撒开我师傅哇，撒开我师傅。”

正此间，双刀将马龙过来说：“大家不许动手！”众打手都不敢动。马爷往旁一望，并不过来劝解，为的是教艾虎打他几下出出气。原来艾虎受了高人的指教，并不打他，就在肋下拧了他几把。再瞧张豹，威风一点也没有了，一味的净嚷：“哎哟，哎哟！使不得，使不得，你真损。哥哥过来劝劝来吧！”这马爷才过来说：“尊兄饶了他吧，看在小可面上。”艾虎这才起来，说：“便宜你这厮！”张豹直哎哟说：“谁教的你这法子，怎么你会知道？哥哥你认得吗？”马爷说：“固然是认识。”张豹说：“认识你不早来劝架。”马爷说：“给你们见见，这是勇金刚张豹，是我的把弟，是个浑人；这是艾壮士爷，人家是侠义的门徒。你就行的了？”艾虎说：“我姓艾，叫艾虎，外号人称小义士，方才得罪得罪。”彼此对施一礼。张豹说：“我说我不行呢，你敢情是侠义的门徒，咱们得交交，不打不相识。”马龙说：“咱们大家还是上楼，走走走！”进铺内上楼。这些个徒弟，慢慢地暗散。了事的人一看，不用了事，没有给见面，自然两个人就和美了，也就慢散了。三个人上楼，马父吩咐将请客的酒席摆将上来，让艾虎上座，马、张陪定。艾虎本来就好饮，这就对他的势了。酒过三巡，张豹这才慢慢打听。艾虎看看这两个也不错，也没隐瞒，低声悄语，就将办理襄阳的事情，丢了大人，各处寻找，细说了一遍。张豹答言说：“我说哥哥咱们哥两个，还用人家给见面吗？咱们爹爹死的时节，不是托付你管着我吗？我是个浑小子，你还不知道！我给你磕几个头，你别生气。”马龙说：“别说了，你我的事教这位艾兄耻笑。”艾虎说：“这个朋友倒是可交，准有一个亲兄弟，不能如此，也

是无法。”张豹说：“呔，你说我可交，你爱我吧？咱们交一交吧！我可是爱你。”马爷说：“住了，你不会讲话。艾兄，你要是不嫌我们哥两个，咱们三人结义为友。”艾虎说：“只要你们哥两个不嫌弃小弟，我是情甘意愿的。”张豹说：“少时咱们家里拜把子去，咱们家里宽绰。”马龙说：“就是。”

书不可重絮。这酒席吃到日暮沾山的时候，方才撤去。艾虎穿了长大的衣服，拿了自己的东西，同着张、马二位，出了马家酒铺，直奔张家庄。

到了那里一看，广亮大门，原来是众徒弟都在那里等候着师傅呢！张爷把他们叫过来，都给艾虎见了，说：“你们要练把式，跟着你二太爷练吧。他是侠义的门徒，会的都是打人的招儿。不像我教的你们，都是挨打的招儿。”艾虎说：“算了吧！哥哥。”往里就走。果然是张百万，家里是阔庭房。落座献茶。吩咐预备香几，后花园结义为友。弟兄三人一序齿^①，马龙岁数大，居长；张爷行二；艾虎行三，烧香结义，立誓愿有官同作，有马同乘，生死共之。烧完了香，挨次着磕头。弟兄们就整整地吃了一夜的酒。

第二天又留住了一日，艾虎惦念着寻找大人，不能久待，要奔娃娃谷。二爷约会马龙，三人一同前往。马龙推辞，又是买卖，又是家务，总得自己照应，不能同他们前去。张爷与艾虎，一同奔娃娃谷。马爷吩咐，千万不可闯祸。就此辞别了马龙。艾虎、张豹带了银两直奔娃娃谷。路过华容县，那是古郡三苗地面，远看山峰叠翠。天气已晚，道路不大分明。看见山坡上来个牧童子，

① 序齿——按照年纪长幼排次序。

作歌而来。怎见得？有赞为证：

但见那晚烟垂照，更显得山峰叠翠。晚景之中，牧童遥吹短笛，哪有宫商无腔调。映着那，新柳林，曲折径，风送声音调儿高。山水清幽成佳趣，百态风云难画描，宛转转，胜玉萧，方显出清中妙。片刻间，那笛声杳，牛背上，唱起山歌呀，好叫人，心动神摇。它说道：名也好，利也好，世人忙，忘却老。奔忙路，人怎逃？苦苦被名缰利锁何时了？多少英雄，难弃难抛！一年一度，离离荒草。古往今来，乱乱蓬蒿。争争战战，血溅荒郊。劳劳碌碌，颜色枯焦。浓浓艳艳，镜里花妖。休贪恋。粉骷髅，早作个计较。急寻个欢乐，百万斤，三千套，隐隐逸逸友渔樵。饮山泉，山歌好。食黄齏，谈中饱，居篱墙，茅屋小。又何须，防贼盗。闷来看，山儿高，月儿小，一阵阵清风香馥绕。春游那，柳与桃，横牛背，踏芳草。夏时节，莲舟好。更有耐寒菊，秋霜傲。向红炉，把枝木儿烧。一边唱，手擎鞭儿不肯抽，爱他的牛，空把鞭儿慢摇。二位爷，往前忙施礼，向着那牧子跟前问个根苗。

不知牧子说些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复盛店店东暗用计 绮春园园内看游人

且说艾虎和张豹听着牧童儿唱着山歌，看看临近，艾虎一抱拳说：“借光了，我们上娃娃谷，走哪里？”牧牛童儿用手指正东，说：“那就是华容县，可别进城，偏着荒奔南关，到南关直奔东南。南大东小，瞧见山口，再打听吧！”艾虎点头，道了个“借光”，二人直奔南关。

天气向晚，商量就在此处打店。路西有一个大店，叫复盛店。店中伙计让道：“住了吧！天气不早了，别越过了宿头，我这房屋干净，吃食便宜。”张豹问：“有上房么？没上房不住。”伙计说：“西跨院上房三间。”艾虎说：“二哥，咱们住了吧。瓦房千间，夜眠七尺，又不是自己的房屋。”张爷点头，便着伙计带路，到了西跨院，来到屋中。屋中倒也干净。打洗脸水，点茶。二人净了面，吃茶。伙计问道：“二位客官贵姓？”“姓艾。”伙计说：“那位客官呢？”艾虎说：“我家二太爷。”伙计说：“我们是买卖生意，怎么玩笑哇！”张豹说：“你什么东西，和你玩笑？只管打听打听，岳州府张家庄儿，谁不称我二太爷？”伙计说：“你安顿着点！在你们那里，你称二太爷；在我这里，不能称二太爷，我们是买卖生意。”张豹气往上壮，就骂起来了。艾虎劝解。就有本店中少掌柜的，带着五六个人进了跨院，奔到屋中说：“二位客官为什么缘故？想来是伙计得罪着你们了，我替伙计前来陪

礼。二位气若是不出，今晚晌散他。”

艾虎瞧了这人，黄澄澄脸皮，细条身材，青衣小帽，作买卖的人样儿，说话有点尖酸的气象。艾虎说：“不可，千万可别散他。情实是我二哥的不好，他一点不好也没有。”少掌柜的说：“若非这位客人讲情，我一定不用你了。好好伺候二位客官。我方才听见是哪位姓张？”张豹说：“我姓张。”店东问：“官印是张豹吧？”张豹说：“是，你怎么知道呢？”店东说：“有老员外的時候，是专好行善，离着三五百地，谁不知道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归西去了。我们上辈还受过老员外的好处，以后正要报答。但不知道这位客官贵姓？”小爷说：“我姓艾，没领教掌柜的贵姓！”店东说：“我姓贾，我叫贾和，字文辉。”小爷说：“原是贾掌柜的。”彼此对施一礼。店东说：“二位欲何往？”答道：“上娃娃谷。”店东说着话，两眼不住地瞧着张豹、艾虎，遂说：“我晚间可没有工夫，不能奉陪二位。明天早起。暂屈二位尊驾。我有一杯薄酒奉敬，只求二位赏脸，千万不可推辞。”艾虎说：“我这事可是紧要，实在不敢领赏。”张豹说：“人家是个美意，不可辜负于他，吃了酒再走也不算晚。”店东出去，少刻，人家就给预备过酒饭来了。掌上灯火，用毕晚饭，撤将下去，开发饭钱、店钱，人家一概不要，自可明天早起再说。

一夜无话。清晨起来要走，店伙计拦住说：“我们店东有话说，教二位吃了早饭再走。”二位也就无法，只得等着，直等到巳正的时候，艾虎想酒饭，张豹也是觉着饿了。店东方才过来，吩咐一声备酒。顷刻间，摆列杯盘。饮酒之间，无非闲谈，讲论了些个买卖的事情。书中须要简捷，不可重絮。用完了这顿饭，已经晌午了。撤将下去，端上茶来。店东说：“二位，天气不早

了，明天再起身了。咱们这里有一个可观的所在，同着二位去消散消散。”张豹问：“叫什么所在？”店东说：“离此不远，叫松萝镇，有人家一个大花园。本家姓窦，叫窦家花园，先前作官，后人穷了花园子也散落。了。度日还艰难那，哪有钱收拾花园子。咱们南边有个地名叫新立店，有个财主姓崔，叫崔龙，外号人称镇铁塔。崔龙这个人先前保镖挣得钱，家成业就，又且此人钻干营谋，精明强干。他通知了窦家，把花园子典过来了。各处的点缀焕然一新。各处内用人卖茶、卖酒、卖饭，包办酒席，带卖南北的碗菜。可有一样，进门有一个拦柜，有人先问：“你是游园那，还是吃酒？若要用酒，先给银子，吃完了就走。就起一个名儿叫绮春园。每日游园请客、携妓带娼、弹唱歌舞的男女很多。咱们今日到那里看看，吃些酒去，倒也有趣。”艾小爷不愿意去，张二爷愿往，说毕起身，艾爷将自己银秤了二十两。三人同行，走到绮春园不远。游园人甚多，将到门外，就见横着一块大匾，蓝匾金字：“绮春园”三字。也有茶酒的幌子，东边墙上有块竖匾，是包办酒席，带卖南北的碗菜，上等海味官席。三人将要进门，后面追来一人说：“掌柜的，有人找来了，正等着回去，少刻再来吧！”掌柜说：“二位先生在里面等我，我少刻就来。”依艾虎不进去了，张二爷一定要里面看看去。艾爷无法，店东去了。

张、艾二位进大门，路西屏风门，将进屏风门，路南有个拦柜，柜后有一个大胖子看着，每遇有人过去，就问是游园那是吃酒？艾爷告诉说：“我们吃酒。”胖子姓廖，叫廖廷贵，有人管着他叫廖货。

那店东掌柜的为何事情请二位逛园来？有个缘故：此处开花园的这个姓崔的是一个贼，现今不偷了，想作这个买卖。又有这

个廖货，他出的主意，先银后酒，天秤是加一秤，若要交的银多，吃了要找回去，银子内中准有一块顶银，出门不换。贾掌柜上回交的银子不够了，苦苦的求他跟一个人去取，廖货再三不行，非留下一件衣服方才叫走回去。要找人出出气。若要说官面上办的熟惯，没姓崔的熟惯。论打，他的人多，这口气只好忍着。可巧遇上张、艾二位，他又知道张豹有本领，还不知道艾虎的能耐。这是个主意，邀来游园，假若张豹一通气，一打就出了气了。因此，早定好了，后面有人跟着他。为的是他不露面，怕连累他，故此假告辞回去了。

张艾二位将到门内，廖货要钱，艾爷就把秤的二十两银子拿出来。廖廷贵一秤完，说：“这是十八两。”艾爷说：“二十两。”回答：“十八两。”张爷骂道：“胖小子，那是二十两。”廖货说：“十八……”两字还出口哪，早被张二爷揪住，要把脑袋给拧下来。艾虎说：“别动粗鲁，我使了二两，是十八两。”张豹说：“别着他讹咱们那！”艾虎说：“为什么叫他讹咱们呢！本是十八两。”张豹说：“胖小子，便宜你。”廖廷贵瞅着张豹就害怕，整个脸像烧灶一样，问：“二位贵姓？好给你们吆喝下去！”艾虎说：“我姓艾。”廖货说：“艾爷，那位呀？”张爷说：“二太爷。”廖货说：“就是你们二位？”艾爷说：“对。”二位离了柜台，往北一看，只见人烟稠密，游园的甚多。也有亭馆楼榭，树林丛杂，太湖山石，竹园茶蘼^①架，月牙河，抱月小桥，蜂腰桥，四方亭，抄手式的游廊，过廊过庭，平台万字亭。二人看了多时，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画栋雕梁，别有洞天。正是桃柳争春

① 茶蘼（mí，音迷）——落叶小灌木，花白色，有香气。供观赏。

的时候，可惜二位也不懂得诗文，也不认识个字儿，就奔了流风阁来了。只听见管弦乱奏，弹唱歌舞，猜拳行令，乱乱哄哄，热闹非常。他们进了流风阁，就听见那边嚷道：“艾爷交银十八两，在流风阁请客。”流风阁的过卖答应：“知道了。二位哪位姓艾？”艾虎说：“我姓艾。”又问：“那位哪？”张豹说：“我叫二太爷。”过卖说：“我不问了。二位用茶用酒？”艾爷说：“要酒。”过卖答应说：“什么酒？”小爷说：“女贞陈绍上等酒席一桌。”过卖吆喝过去，不多一时，摆列上酒席，二位斟酒开怀畅饮。二人还等着贾掌柜来哪！

忽然间，打屏风外蹿进一人，挽着发髻，穿着蓝汗衫，蓝纱包，蓝中衣，薄底靴子，肋下夹着一件蓝大氅，里面裹着一口明亮亮的利刃，看不见脸面，皆因是他向正南。柜上的问：“这位还是游园哪，还是吃酒？”那人说：“我在这里等人行不行？”柜上说：“等人焉有不行之理。”那人一指，扑奔正西。这转脸来，见细眉长目，一脸的杀气。他扑奔赏雪亭，进得屋中，就把大氅往桌上一放。从外边又蹿进来一个，手中提着一个小黄口袋，拿着一口刀，把口袋往柜上一放，直奔廖廷贵。

若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赏雪亭乔宾奋勇 流风阁张豹助拳

赞曰：

愿为大义捐生，不使名节败坏；

一时玉碎珠沉，留作千秋佳话。

绿珠者，晋石崇之妾也。绿珠姓染，白州博白县人，生双角山下，容色美而艳。石崇为交趾采访使，闻绿珠美，以珍珠三斛换了回来。置之金谷园中。绿珠能吹笛，又善舞。石崇自制明君歌以教之，宠爱无比。晋赵王伦作乱，奸党孙秀正在骄横之时，访知绿珠为石崇爱妾，竟使人向石崇求之。石崇方宴乐，使者至，述其来意，石崇道：“孙将军不过欲得美人耳，何必绿珠？”因尽出姬妾数百人，皆熏兰麝，披罗绮，浓艳异常，听使者选择。使者看了道：“美俱美矣，但受命欲得绿珠，此非所欲得也。”石崇听了，因毅然作色道：“此辈则可，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道：“君侯博古通今，察远见迩^①，岂不闻明哲保身，何惜一女子，而致家门之祸耶？”石崇道：“但知保身，独不为保心计乎！可速去。”使者既去，而又复返道：“今日之事，毫厘千里，愿公三思。”石崇竟不许，使者报秀。秀大怒，乃谮崇于伦，伦命族之。崇正与绿珠在楼上作乐，贼兵忽至。崇因顾谓绿珠道：“我

① 迩（ěr，音尔）——近。

今为汝获罪矣！子将奈何？”绿珠因大哭道：“君既为妾获罪，妾敢负罪？！请先效死于君前。”石崇道：“效死固快事，但吾不忍耳！”绿珠道：“忍不过一时耳，快在千古！”遂踊身往楼外一跳，竟坠楼而死。石崇看见，含笑赴东市受诛矣！君子谓：绿珠情近于义。崇死后，不十数日，赵王伦败，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诗曰：

此去三径远，今来万里携。

西施因纲得，秦容被花迷。

所在青鹦鹉，非关碧野鸡。

豹眉怜翠羽，刮目想金篦。

且说瞧见先窜进来的，是一脸的杀气。后来又窜进来的这一个猛若瘟神，凶如太岁，喊一声如巨雷一般，手中提着一把刀，拿着小黄布口袋，往柜上一蹲。廖廷贵问：“游园那，是吃酒？”那人说：“吃酒。”廖廷贵说：“先银后酒。”那人说：“口袋里就是银子。”廖货说：“打开瞧瞧成色。”大汉说：“不懂的。”廖货说：“也得秤一秤。”大汉说：“不懂的。”廖货说：“金银不比别的物件，不叫看，不叫秤，怎么样呢？”大汉说：“不叫看，不叫秤。”廖货说：“到底多少分两？”大汉说：“一百两。”廖货说：“你说一百两，就是一百两吧？难道说瞧瞧还不行吧？”大汉说：“你要瞧瞧，我先给你一刀，然后再瞧。”廖货说：“不瞧了，你老贵姓，我好给你吆喝下去。”大汉说：“祖宗。”廖货说：“别玩笑，到底你姓什么？”大汉说：“告诉你了你又问，我是祖宗；若再问，就给你一刀。”廖货说：“祖宗祖宗吧，你找地方饮酒吧！”

艾虎一瞧这大汉，一转脸好生的凶恶，蓝生生一张脸面，两

道红眉，一双金眼，狮子鼻，火盆嘴，一嘴的牙七颠八倒，生于唇外，连鬓络腮的胡须，红胡子乱蓬蓬，胸宽背厚，肚大腰圆，说话的声音太大，嚷声如巨雷一般。一转身满园子找人，就听先进来那一位说：“贤弟，在这里呢！”张豹说：“你看这小子，倒有个玩艺。”艾虎说：“叫人听见那还了得，你还看不出来？这是拚命的样式。”张豹说：“不要紧。”口中嚷道说：“小子，你和人家拚命么？”那人站住不动身，瞅着张豹。艾虎就知道不好，是要闯祸。那人说道：“你问谁那？小子。”张豹说：“我问你哪！蓝大脑袋小子。”那人说：“好说呀，黑大脑袋小子，瞧着我们拚命吧！小子。”张豹说：“打不过人家，二太爷帮着你。”那人说：“祖宗一生不用人助拳。”张豹说：“你这边喝吧，小子！”那人说：“你那边喝吧，小子！”艾虎问：“张爷，你认得人家吗？”张豹说：“我不认得他。”艾虎暗道：“这可是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难得二人全不急。”

只见那边柜上吆喝下来：“祖宗交银一百两，是碎铜烂铁。”那人走后，廖货打开一看，是碎铜烂铁，就知道这人是成心找晦气来了，派人疾速给东家送信，又派人给各屋送信说：“所有你们在这饮酒的，你们还瞧不出来吧？西屋内那位是找着拚命来了。掌柜的一来，就打起来了，不定是多少人命呢！可有条，今天是我们掌柜的侍候了，全不要钱，所有柜上存的你们那些银子，明天再来取。”

你道这两个人是谁？先进来的那个就是华容县鱼行里掌秤的经纪头儿，此人姓胡，叫胡小记，外号叫闹海云龙。皆因上次同着卖鱼的上绮春园，吃酒交了十两银子，一秤就是九两，当着些卖鱼的，他们又是粗人，饭量又大。他们这酒板又贵，吃秃露

了，自己亲身到柜上，见廖货写帐，碰了说：“你们常买鱼，我见天在鱼市上掌秤，难道不认得我吗？”廖货说：“不行，掌柜的有话，不论是谁，一概不赊。”叫跟人去取，说：“柜上无人，要留东西。”因为这个打起来了，连卖鱼的全动手，把绮春园人全打跑了。东家掌柜的钹铁塔，带着四个教师，是独爪龙赵盛，没牙虎孙青，赖皮象薛昆，病麒麟李霸，四五十打手。众人一到，一场混打，胡小记等全输了，甘拜下风，各各带伤，并且还着人家留下衣服。

归到自己家中，第二天就没起炕，夹气伤寒，又重劳了，两三回好不容易才好了。自己就想着，宁叫名在人不在，心一横，打算打崔龙和廖廷贵拚命。可巧今早来了一个朋友，把臂为交，生死弟兄。此人湘阴县人氏，姓乔，叫乔宾，外号人称叫开路鬼。到这望着胡小记来了，一问哥哥。因为何物这般形容憔悴？胡小记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乔宾一听，愤愤不平，气的转身就走，被胡小记拦住说：“你上哪里去？”乔宾说：“我找他去，给哥哥报仇。”胡小记说：“不行，人家人多。有意替我报仇，咱们两个人一同前往。你帮着我杀几人，你就走，什么你也别管，我出头打官司。”乔宾说：“打官司我与他抵偿。我死了家里有兄弟，还有上坟烧纸的哪！”胡记说：“我惹的祸，怎么叫你出去偿命？助我一臂之力，就很是尽心了。”乔宾说：“咱们先去吧！”一晃，乔宾就不见了，胡爷拿大擎裹上刀，望绮春园就赶，并未赶上。

原来是乔爷走到街上，遇见一个老头儿，地上摆着些铜片、铁圈、铅饼儿、钉子等物，旁边搁着一个抽口小黄布口袋，乔爷说：“包元要多少银子？”老头儿看乔爷就害怕，听问得又古怪。说：“你瞧着给！”乔爷就把那些个东西装在口袋里了。老头说：

“就是这么包元么，我一身一口，就指着这点东西，倒本度日。你这么包元，我就饿死了！”乔爷说：“焉有那样道理。”摸了一锭银子，扔在地上，扬长就走。老头拾起，不知真假，叫换金铺看去了。

乔爷拿着碎铜烂铁到绮春园，硬说百两白金，焉知晓这是成心找事。将奔赏雪亭，瞧见张豹，也打心中爱惜，对骂不急。少时见了胡小记，处处坐下，将刀“当”的一声插在桌子上，那里吆喝下来：“赏雪亭祖宗，交银一百两。”他是各处单有各处的过卖，谁也不管谁的事情。活该这过卖倒运，姓吴，他叫吴常道。他管这个地方，看见这刀桌子一插，真是魂都吓冒了，听见叫：“滚进来！”就见那个过卖往地下一爬。乔宾说：“这是干什么？”过卖说：“不是叫我滚进来吗？”乔宾：“你什么东西，走进来，四桌上等酒席一块摆。”过卖答应一声，往外就跑，说：“祖宗摆不下呀！”乔爷说：“把四张桌子并在一块。”答应使得，一齐摆上。顷刻之间，摆列杯盘，乔宾让张豹说：“黑小子，这边喝来呀！”张豹说：“不用让了。喝吧，小子。”再看这园内吃酒喝茶的，连游园的，净往外走，没有人往里走。各屋中一送信，这还不全走吗？全是上这里取乐来的，谁肯跟着付浑水，故此全走。惟有到张、艾这里一说，张二爷就骂：“我们找着这个热闹还找不着哪！你远着点，不然我们先拿你乐乐手。”过卖一听跑了。

再听外面，一阵大乱，嚷：“打！打！打！”艾爷就知道不好，说：“二哥，咱们走吧。”张二爷说：“不行，我应下人家了的！他不打，我还帮忙哪！”艾小爷说：“咱们又不认得，没交情，管那些闲事；倘若有人命，如何是好？”张爷说：“没交情帮个忙儿，就有了交情。”艾爷说：“插手就有祸，准有人命。依我说，别管

的好。”张爷不听，众人就进来了。头一个就是镇铁塔崔龙，赵盛、孙青、薛昆、李霸带着三十多人都是短衣巾、靴子，人人拿着长短兵刃。崔龙问：“在哪里那？”廖廷贵说：“在赏雪亭哪！”胡、乔二人早听见来了。乔宾一手先把过卖抓来举起，头朝下，叭嚓的一声，头碰柱脑髓进流。张二爷叫：“好儿！说真的，摔的好！”艾虎说：“死了一个，你老叫好儿，这是何苦？”又见那亭中的二人出来，每人一口刀，往上一撞，乔爷骂道：“好狗男女，今日祖宗要你们的命。”崔龙说：“丑汉有多大的本领，较量较量！”

原来崔龙与赵、孙、薛、李全是贼，养着许多打手，也怕有人搅闹花园。你道什么缘故？连加一秤，带找顶银，又不赔帐，东西又贵，也怕有人不答应他，不然怎么衙门中，上下全熟悉，三节两寿，人情分往，永远当先。今日在家中坐定，有人报信说：“不好了，东家掌柜的快上花园子去吧！有人搅闹来了，得多带人哪！人家来的可不善。”那崔龙五个人，连打手全来了。进门一问，人家就摔死了过卖。二人操刀出来交手，五人一围胡乔，又叫“打手上啊！”众打手一齐全上。张二爷骂：“好小子！你们有多少人？”一脚把桌子翻了个，碗盏全碎，拉刀出去，艾爷也出去。

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到花园为朋友舍命 在苇塘表兄弟相逢

且说崔龙五个人，就与胡小记、乔宾动手。本来艾虎与张豹就议论：“你看，与他玩笑的那个是输是赢？”张爷说：“准是他们两个输，他们人少。”艾虎说：“他们几个人是夜行人，故此这二位不行，不是黑门学的功夫。哎哟，更不行了，打手上去了。”张豹说：“可了不得啦，完了我这小子了。疼死人，想死人。”只听哗喇一声，桌子翻过来了。张豹拿刀出去，喊了一声：“小子们闪开，二太爷到了！”叱嚟喀嚟的乱砍，杀将进去，冲开一条道路。随后大伙仍然又裹上来。刚一围裹，就听见嗖地一声，打半空中飞下一个人来，大伙一瞅一怔。身量不甚高，虎头燕颌，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就是崔龙可以敌住艾虎，余者的全不行，也不敢向前。

你道艾虎为何打半空中下来？皆因是张二爷翻桌往外一跑，他就跟出来了。为的是卖弄卖弄这手功夫，叫他们瞧。往上一耸，在大众头上蹿将进去，这手叫旱地拔松，燕子飞云，嗖地一声，脚沾实地，把刀亮将出来，直扑奔向崔龙。

张豹看见老兄弟过来，心中十分欢喜。见人家有一个对一个的，有两个对一个的，是胡小记敌住了赵盛、孙青，乔宾敌住了薛昆，李霸，张豹他与这些打手就交了手了。常言一句俗话说：“矮子里选将军。”就算他的能耐有限，但与这些打手打起来，他

的本领却比打手胜强百倍，顷刻间，也有带伤，也有废命的，也有逃跑的，把打手打的不敢向前，直往后退。这场子可就宽绰了，张豹只顾与打手交手，在他的背后嗖地一声，就是一刀。他如何躲闪得及？又不能招架，可见得是傻。好好好，要是错过，心地忠厚，这也就死了。艾虎虽然动着手，明知道二哥的本事有限，自己的心神一半在崔龙身上，一半在二哥身上，看这件事实在不平，心中暗暗的有气。他看着乔宾动着手跑啦！薛昆一转身，对着二哥身后就是一刀，早被艾虎一抬腿，就踉在薛昆肋下，哎哟一声，扑咚躺倒在地，当啷啷舒手扔刀。张豹这才看见，倒觉吓了一跳，摆刀就剁。薛昆使了鲤鱼打挺，闪开这一刀，分开打手，自己逃命去了。二爷要追，早叫李霸截住，二人动手。

原来乔宾不是跑了，杀开了一条道路出去，他看出来，有艾虎一人，这些群贼哪个也不能逃命，他找仇人来了。

乔宾直奔南边拦柜，柜里头伙计瞧着势头不好，就都跑了，净剩下廖货一个人了。也是造就了的，这小子恶贯满盈。两个眼睛，直直的瞅着东家动手呢！旁边喝采，他舍不得走，知道柜内有银子，又知掌柜的人多不能够甘拜下风，大肚子往前里一摊，正靠着柜往那边瞧。乔宾到他眼前，他没看见，乔宾用自己的刀顺着柜面，对准了他的肚子，就听见噗哧一声，正中在肚腹之上，说：“我给你放了泡吧！”噗咚，死尸躺倒。乔爷一扶柜，就蹿将过去，又剁了他几刀。也是他出主意，用加一秤，使顶银，种种的恶事，这算报应临头。

乔宾给哥哥报了仇，一转脸把天平桌的抽屉拉开，里头许多的银子。看见自己小黄口袋倒在地下扔着，把口袋拿起，把里头的碎铜烂铁俱都倒将出来，把天平桌里头一包一包的银子俱都装

在口袋里头，自己把钞包解下来，把口袋嘴儿扎上，裹在钞包之内，重新紧捆好。提了刀蹿出柜外，正遇见打手，往两旁一闪。胡大爷追杀赵盛、孙青，乔二爷挡住，正要截杀。两个人一歪身，嗖地全部窜上房去。连胡小记带乔二爷，全都不会蹿房跳脊，干着急无法。自己转身回来，复又动手。乔宾与张豹两个人，围裹着李霸动手。胡小记帮着艾虎拿崔龙。李霸一瞧势头不好，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虚砍一刀，撒腿就跑，后面追赶，见他一跺脚，贼人已经上房去了。二人对叫，“小子，咱们拿那个去。”二人返回来，崔龙不容二人动手，早就跑了，也就蹿上房去。除非艾虎一人，会高来高去。张豹说：“老兄弟，除非你会上房，别人都不会，你去追吧！”艾虎一不愿意追，想着又不是自己的事，何苦与他们作对！并且又有了几条人命，早走的为是。被张二爷一说，又不能不追，只得蹿上房去，追了不多时，复返回归，蹿下房来，大叫一声：“住手！看我们这些打手，俱是安善良民，雇工人氏，如今恶人一跑，我们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扔下兵器，才算安善良民。哪一个不服。来来来，咱们较量较量。”众人俱都抛了兵器，跪了一片，苦苦的哀求说：“我们俱是雇工人氏，谁敢违背他们的言语？”艾虎说：“既然这样，饶恕尔等，去逃命吧！”打手听见此言，如同见了赦旨一般，大家一哄而散。满地上也有带轻伤的，也有带重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横躺竖卧，哼咳不止。胡小记过来说：“我们两个不是他们的对手，看看落于下风，若非二位恩公前来助拳，我们二人就有性命之忧。请问二位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意欲跪下磕头，艾虎一把拉住说：“此地不是讲话之处，有话随我来说。”艾虎在前，三人在后，走够多时，只见后边有几个跟下来了。

你道是谁？原来是绮春园的伙计，瞧着事情不好，预先就出了绮春园，远远的望去，见掌柜的出来告诉说：“他们若是出来暗地里跟着，看他逃到何处？回头好告诉我。我先上县衙门去告。你们先找地方。”故此艾虎出来，他们就跟下来，又被艾虎看见，说：“你们前头走着，我在后面断后。”即把刀亮将出来：“呔！你们这些人们，打算不要命了。谁跟着我们，一个不留，全杀你们。”大家回头就跑，还屡次回头看着，见艾虎仍在那里。看到难以跟着看他下落，连地方也不敢跟了。当个小差使，谁肯卖命？艾虎看不见他们，这才前来追赶大众。

天色已晚，前面黑忽忽一片苇塘。艾虎说：“瞧瞧这是旱苇呀水苇？”胡小记说：“旱苇。”艾虎说：“咱们里边讲话倒是个幽密的所在。”众人分苇塘，到了里面，大家用脚踹平一片地方。胡小记过来与艾虎、张豹行礼，乔宾也过来与艾虎行礼，冲着张豹说：“小子，方才难为你，爷爷给你行个礼吧！”张豹说：“起来吧，小子，不用与爷爷磕头了。方才要不是二太爷，你早就没命了。”艾虎瞪了二爷一眼。胡小记说：“未曾领教二位恩公，尊姓大名，仙乡何处？”艾虎说：“小可姓艾，单名一虎字，外号人称小义士。这是我盟兄，行二，姓张，名豹，匪号人称勇金刚。”胡小记说：“贤弟你原籍莫非杭州？”艾虎说：“你怎么知道？我正是杭州霸王庄人氏。”

胡小记说：“我说个人，你可认识？”艾虎说：“看是谁咧？”胡小记说：“卖茶糖的胡老。”艾虎说：“那是我舅舅。”胡小记说：“那是我天伦。哎哟，表弟呀！”不觉大哭起来了。艾虎说：“你就是小记哥哥么？”原来艾虎四岁，父母相继而亡，跟着舅舅度日。那时过继给舅舅家，为是日后不去鱼行秤上做经纪买卖。胡

老故去，艾虎年方六岁，又在叔伯舅舅之家长到十三岁，在霸王庄当茶童。知道有小记哥，就是不认识。如今一见，彼此全都伤心，复又与表兄行礼。将要问他们缘由，却见外边灯火齐明，人喊马嘶，只听到有人大嚷：“在苇塘里哪！”

这一进苇塘，搜寻几位英雄，毕竟不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众好汉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东

且说胡小记与艾虎认着表亲，悲喜交加。两个浑人听着发怔。张爷说：“人家是亲戚，咱们也算亲戚。”乔爷说：“算什么亲戚？”张爷说：“你算我的小子。”答道：“你算我的小子。”胡艾二位一拦说：“使不得了，都不是外人，别开玩笑。”艾虎问他们与花园子里有什么仇？胡小记将自己的事说了一回，就将乔爷叫将过来，与艾虎张豹见礼，说了名姓住处。艾虎又将张豹叫将过来，也就将名姓住处说了。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各人俱都抄家伙出来，被艾虎拦住，说等他们进来时节，再动手。就听外边说：“准在里头哪！进去找去。”内中有人说：“不能。六条人命，十二个带伤的，他们在此处？不定跑出多远去了！”那人说：“依我说，过去瞧瞧的为是。”那人说：“你们要愿意进去，你们就进去。依我说，咱们往下赶赶吧！”大家竟自去了。

四位又等了半天，外面没有声音，方才说话。艾虎说：“你们意欲何往？”胡小记说：“我在此处也住不了啦。”乔宾说：“上我们湘阴县吧。”张豹说：“我呢？”说：“你回家，离着不远。可有一件，夜间走，白日住店。这本地面，好几条人命，必要派人四下里拿凶手。白日走，倘若遇上拿回来，就得与他们抵偿。我若知道还了，我若不知道，与他们抵了偿，实在太冤。”张豹点头说：“我多加小心。可有一件，我舍不得咱们大家分手，这得

何日才能见面呢？”乔宾说：“我也是舍不得，不然咱们大家拜回把子，然后分手，日后见面也多亲近。可就是他们又是亲戚，也不好拜。”艾虎说：“这也无妨，就是亲戚再拜回把子，古人也是常有的。”胡小记说：“咱们就拜。”说毕序齿，胡小记是大爷，乔宾行二，张豹行三，艾虎是老兄弟，插了三根苇子当香，冲北磕了头，又大家按着次序磕了头。

胡大爷问：“老兄弟，你意欲何往？”艾虎说：“我上娃娃谷。”大爷说：“什么事？”艾虎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细说了一遍。乔宾说：“要不然咱们一路走，遇不见官人便罢，倘若遇见，就大家拒捕。”艾虎说：“不好办，若是一两位还可，若是三四个人同行，久讲究办案的，他就疑心，单走着留点神就有了，是公门应役的，难道咱们看不出他的打扮来？出了他这个境界，就好办置了。连我上娃娃谷还得绕路那！”乔宾说：“既是单走，我给你们盘缠。”张豹说：“我的银子在复盛店，也不好回去取了。”乔宾说：“我这有的是银子。”就将钞包解开，口袋拿出。张豹说：“那个银子我们不要，净是碎铜烂铁。”艾虎也笑说：“除非是二哥你要，我们不使那个。”乔宾说：“你当还是碎铜烂铁哪，早换了。”打开一瞧，果然一包一包好银。说起来怎么开了廖廷贵的膛，怎么拿的银子。艾虎说：“既是这样，咱们大家带点。”说毕，分手。作别之时，再三嘱咐。乔宾说：“老兄弟，你上娃娃谷，也得绕路，何妨先在一路走呢？”小爷点头。

再说张豹单走，到了第二日天明，找店住下，吃用早饭，饮了个沉醉东风；晚间又用了晚饭，给了店钱，起身就走。晚间走路，都得多加小心。倒好，倒未遇上什么祸患。那日到家，先找的是马龙；见着马爷，就将绮春园的事细说了一番。这马爷一听

说：“你看看够多么险！你先在家里，多待几日别出门，小心外边有什么风声。”张爷也就依着他的主愿。焉知晓欲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这个风声就到了岳州府了。岳州府的知府，是个贪官，姓沈名叫沈洁。人给他起外号，叫审不清。他有个妻弟，姓怀，叫怀忠，叫白了，却管他叫“坏种”，倚仗着他姐夫是个知府，如同他坐着一样。在外边养许多闲汉，任意胡为，抢掳人家少妇长女，重利盘剥，折算人口，占人家田地，夺人买卖。讲文的打官司，不是他的对手，讲武的打架，没他人多。打一年前，他上张家庄去，就看上了这处宅子。前后瓦房，够五六百间，后花园借进去外头的活水，一言难尽，怎么个好法子。当时就要讹他。手下人告诉他，这家可不好办，银钱势力人情全有，可不是当玩的。这如今有一个坏鬼与他出主意说：“现时华容县绮春园六条命案，四个凶手逃走。内中有两个有姓的，有两个无姓的，一个黑脸，一个蓝脸。明天大爷去拜他去，先和他讲好，借他的房子一住，叫他搬家，这叫明借暗要。他必不肯给，可就说绮春园黑脸的就是他，他必害怕，就算得了。他若不答应，就把他锁来，就说他房子内有贼，这房子可垂手而行。”坏种一听大喜说：“此计甚妙，明天去拜。”

可巧坏种家有个家人姓张，叫张有益，家里不宽裕，两三辈子都受过张百万家里的好处。他听见这件事，赶紧着上张家庄，往张豹家中送信。张豹给了来人二两银子，嘱咐千万秘密。来人走了，派人与马爷送信，立刻把马爷请到，如此这般，和马爷说了一遍。马爷说：“坏种来了，我见他，说翻了，就给这一方除了害，就结果了他的性命。”张爷说：“我见他。”马爷说：“不用你见他，你太粗鲁。”主意定妥，净等次日到来。

第二天晌午的光景，坏种果然带许多人来。有人进来回话，马爷说请，家人出去，不多一时，坏种进来。马爷往外迎接，彼此两人见面，马爷细看此人面目，实为可恼。怎见得，有赞为证：

马大爷，到外边儿，见恶霸，至门前儿，勉强着身，施一礼，长笑颜儿，有失远迎，大爷海涵儿。这奸贼便开言儿，我是特意前来问好请安儿。看品貌讨人嫌儿，带一顶软梁巾儿，是蓝倭缎儿，金线卡，莲花瓣儿，镶美玉，是豆腐块儿；脑袋后，飘绣带儿，真是一团的奸诈更有些个难缠儿。穿一件，大领衫儿，看颜色，是天蓝儿，袖儿宽，皂锦边儿，上边镶，乡牡丹儿，崭新新，颜色鲜儿，又不长，又不短，正可身躯，别名叫雨过天晴玉色蓝儿。葱心绿，是衬衫儿；系丝绦，在腰间儿，蝴蝶扣，风飘摆儿；足下鞋，是大红缎儿，窄后跟，宽脑盖儿，露着些，白袜脸儿，一寸底，青缎边我正在那福字履的旁边有些个串枝莲儿。瞧面上，骨拐脸儿，生就的，黄酱色儿，两道色儿，两道眉，不大点儿，是一对，眯缝眼儿，断山根，鼻子尖儿。见了人，就眨八眼儿。极薄的嘴，露牙尖儿，天生就，黄牙板儿，一张嘴就犹如放屁一般，臭气烘烘讨人嫌儿。两个耳，像锤把儿，黄胡子，八根半儿，细脖子，小脑袋儿，未曾说话就一龇牙，外带拱拱肩儿。贯害理，贯伤天儿，抢妇女，当是玩儿，什么叫王法，哪又叫官儿，仗势欺人，就爱的是银钱儿。

马爷勉强着身打一躬说：“怀大爷，小可有礼。”坏种说：“罢了。”请到书房落坐献茶。坏种问道：“尊公贵姓？”马爷答：“小可正是马龙。”坏种说：“咱们两个素不相识，你把姓张的叫出来。”马龙说：“不敢相瞒，姓张的是我个拜弟，实没在家。”坏种说：“不见我不行，见我倒好办。”马爷说：“有什么说只管留

下，回来我对他说。”坏种说：“简直的告诉你说罢，他的事犯了。他要出来见我呀，俺两个相好，我还可以给你拨弄拨弄；要是不出来见我呢，他祸至临头，悔之晚矣！还有一节，他住的这房子是我的。我两个人相好，从前也不好意思说。他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我家里房子窄狭，住不开，该叫他还我房子了。”马爷说：“他这房子，我知道是祖遗。依我相劝，你要打算生事，可把眼睛长住了；你要讹人，须要打听打听，若欺负到我们这里来了，坏种，你不打算出去了。”坏种说：“咱们说不上。”往外就跑，跑到门外叫打手上。马龙将他一把抓住，举起来，头朝下一摔。

若问坏种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空有银钱难买命 寻找拜弟救残生

且说坏种一瞧，马龙神色不好，耍了个智儿往外就跑，叫打手上啊。马龙追出，抓住坏种的胸膛，一手抄腿举将起来，头颅冲下，只听坏种杀猪相似，苦苦的求饶。马爷说：“要打，等你们一齐上。”打手们俱拿着些短棍铁尺，冲着马爷就打。马爷也会，就举着人迎接他们的兵器，急的坏种说：“别打，别打，马大哥你饶了我吧！”众人谁敢向前，一齐说道：“你撒开我们的大爷吧！”马爷问：“坏种，你还要我们的房子不要？”回答：“不要了。”又问：“当真不要？绮春园的事你还讹我兄弟不讹？”回答：“不讹了。”马爷说：“空口无凭，写给我一张字样。”恶贼说：“我甘愿写给你们一张字样，永远无事。”马爷说：“既然如此，叫家人取纸笔墨砚来，你会写字吗？”回答：“会写。”马爷就把坏种砰的一声摔在地上，又砰的一声往他身上一坐，那坏种又兼着朝朝暮暮眠花宿柳，气脉虚弱，马爷往他身上一坐，身子又沉，又用了点气力，这小子如何禁受的住？就呜呼哀哉了。马爷还不知道那！打手看见坏种唇如靛叶，齜着牙，翻着眼，丝儿不动，就知是死了。大众也就溜之乎也了。马爷等着取纸笔墨砚来，叫道：“坏种，你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坏种说话呀！你别是又要反舌吧？”又一叫坏种，这才低头一看，见他四肢直挺，浑身冰冷，用手一摸胸膛，一丝柔气皆无，这才知道他是死了。自己心中暗

暗忖度：我结果了人家的性命，待二弟出来，准是他不叫我出首；我结果的性命，怎么好叫他偿命？有了，我扛着尸首去报官去。将坏种往肩背上一扛，直奔岳州府而来。

这一路上，幼童老叟全围拥来看。说：“可好了，给咱们除了害了。”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百个传千个，顿时间，城里关外全嚷遍了。将进城门离衙门不远，就听见后边嚷道：“哥哥给我坏种。”马爷听了，不好了。说：“张贤弟，你回去罢，不必前来！”张爷并不言语，身临切近，伸手把坏种的腿往下拉，扑通摔倒在地。马爷转头往肋一挟说：“这是我坐死的，你抢的什么？”张爷把双腿抱住，往肋下一挟说：“这是我坐死的，你抢什么呀？”两人彼此对争论。二位那个膂力真大，对着那坏种也真糟，因他平日间把身子全空透啦，就听见砰的一声，把坏种折为两段，肝花肠肚，全流将出来，马龙张豹也全趴在地下，皆因用力太猛。移时二人爬起来，一人拉着半截就走，满道跟着许多的狗。

你道这是什么缘故？是在生的时候，伤害了天理，死后这是报应循环。旁人替他们赞叹，既然这样是一人出首，怎么二人全来，这不是白白饶上一个吗？

到了衙门口，认得他们二位的甚多。马爷是个外面人，常给人了事，张豹是个大浑财主，故此二位衙门口全熟。这时，就有两个头儿出来说：“二位把这个先扔了，请班房内坐。”两个人扔在大堂之前，就进了班房。马爷说：“二弟，没你的事，你回去吧！”张豹说：“马大哥，没你的事，你回去吧！”有一位先生进来说：“原来是张员外，请在我屋里坐下吧！快过来，快过来！”焉知晓是他们的坏处。他们明知道，把官亲要了命了，这两个前

来出首，要叫他们走脱一个，老爷焉能干休？还比不得是民间事呢，故此怕的是睡多了梦长，省悟过来就不好办了，才将他们让在屋中，一壁说着话，一壁代书先生就将他们的供底取了去了。

其实，老爷早已知道了，太太也知道了。太太对着老爷哭了半天，我娘家就这一个兄弟。沈老爷说：“他真闹的不像了，我在书房内，常常劝他说，你若事情闹大了哇，就有人恨上，合着给你拼命，你就许有杀身之祸，不然就把我这顶纱帽闹丢了。他老是不听话，如今果然是杀身之祸，中了我的话了。”太太说：“我娘家就这一个兄弟，纵然有点不是，也不当这样。他们这不是反了吧！王子犯法，还有一律同罪，何况是你的子民？我听见说，是两个人那，求老爷作主，把两个人都给我问成死罪。就是两个人给我兄弟抵偿，他们都不配。”说罢又哭将起来。这位老爷有宗病，一则是耳软，二则是惧内。今天这还算好哪，倒是央求老爷。每回的官事，俱是由内吩咐出来，叫怎么办理就怎么办理，老爷不敢拨回。

有人进来回话，把两个人全看起来了。老爷吩咐升二堂伺候，整上官服，升了二堂，吩咐带了仵作^①，验勘尸身。沈知府直不忍观瞧。仵作回话：“此人被用力摔于地下，绝气身亡，并无别伤；死后两个人一挣，挣为两段。”沈不清又是惨痛，又是气愤，填了尸格，然后问了一声：“两个人可在外边看押？”答应一声：“是，已在外面看押。”房里先生把两个人的草供呈在堂上。老爷吩咐：“先带马龙来。”来在堂口，双膝点地。老爷说：“马龙好大胆子，无故要了怀忠的性命，快些招将上来。”马龙也并

① 仵作——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不推辞说：“要他的命是情真。”就将他怎么讹诈房子，带多少打手，种种不法的情由，以及自己怎么把他摔死的话拆说了一遍：“小人情甘认罪。”老爷说：“分明是你们两个人打死后，又将他尸身扯为两段。我且问你，你愿意两个与他抵偿啊，还是一个人与他抵偿？”马龙说：“小人自愿意我一个人与他抵偿，没有我那个朋友的事，一人作的事一人当。”知府说：“要愿意一人与他抵偿，你就说路遇将他摔死，素来没挟仇，就叫你一个人与他低偿，放了你的朋友。”马爷暗道：“怎么也是死，不如这么应了吧！到底把二弟放出去，就说：“无挟仇，路遇将他摔死，没有我朋友的事，小人情甘愿意与他抵偿。”上头吩咐叫他画供，马爷随即就画了。谁知上了他圈套，立刻打镣收监，拿收监牌标了名字，叫押牢带下去。又把张豹带将上来。书不可重叙，也是照样问，也是照样招承。叫他认了这个死罪，放了朋友之罪。张豹更浑了，一个字也不认得，怎么说，怎么是，立刻叫他画供。他画了个十字，也是照样钉镣收监，立刻上司申文详报，暂且不表。

且说岳州府那些绅缙^① 富房，举监生员，大小的买卖住户人家，连庵观寺院，有几位出头的，有几位卖力气的壮汉，搭着二人相识的，及岳州府城里关外，集厂镇店，各处花银子花钱，要与张、马二位打官司。连赌博场，带烟花院，听其自己的心愿，攒凑银钱，除了他们眼中钉，肉中刺，从此没人讹诈，愿给多少就多少。不上三两日的工夫，银钱添了无数，可着岳州府衙门里外花银钱，打点仓印门号厨，连内里头丫鬟、婆子，连监牢狱解记押牢、院长、班长、官察、总领、牢头、狱卒、快壮皂、六房

① 绅缙——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里的先生，俱用银钱买通，然后托人见知府，许白银五千两，买二位不死，赃官有意应承此事，奈夫人不许也是无法，所有管事的人束手无策。可有一样，二位虽收在死囚，是项上一条铁练，别的都是出水的家伙。一天两顿酒饭，无论什么人，瞧看两位，在狱门上说句话，自然就有人带将进去，指告明白，死囚牢的地方，官人还躲得远远的。（列公就有说的，难道说也不怕他们串供？此时当差的，全都愿意有个明白人进来，串套口供，保住他们的性命。两个人不死，岳州府衙门里头外头，除了太太和老爷不愿意。剩下都皆愿意。）此时早就把怀忠的尸骨装殓起来，请高僧高道超度。这都是太太的主意。可巧张豹有个家族兄弟叫张英，此人性烈，粗莽身矮，有个外号，人称他叫矮脚虎。前来探监，又约会些个朋友想截牢反狱，被马爷拦住，叫上武昌府，找艾虎送信。此人领了这句话，回到家中，拿了盘缠，直奔武昌府。

至于送信的事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阳献铁 艾虎奔贼店救人

双调西江月：

盖世英雄，山西地面甚有名。行至乌龙岗，误入贼店中，猜破就里情，反把贼哄。李刘唐奚枉把机关弄。若不然，大环宝刀得不成。

且说艾虎同着闹海云龙胡小记、开路鬼乔宾三个人，整走了一夜。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吃了饭，整睡了一日。如此的三昼夜，出了岳州府的境界了。艾虎着急说：“准误了我的事情了。”与店中人打听，奔娃娃谷打哪里走？店中人说：“问娃娃谷，岔着一百多里路那！前边有个乌龙岗，由乌龙岗直奔西北。”再问上湘阴县往哪里走？人家指告的，是直奔正南。打店中吃了早饭，这白昼走也就无妨了。给了店饭钱，起身直奔乌龙岗。

正走间，过了一个村子，出了村口，看见村外一伙人，压山探海瞧着热闹。三位爷也就直奔前来，分开众人，看看什么缘故。见里边有一个妇人，约有三十多岁，穿着蓝布衫，青布裙，头上有一个白纸的箍儿。那妇儿眼含痛泪，在那里跪着。有两个人年近七旬，手中拿着两根破绳儿，两边绳儿上穿着二三百钱。妇人面前地下铺着一张白纸，上面书写黑字，艾虎乔宾俱不认识，叫大爷念念听听，胡大爷念着：“告白四方亲友得知，小妇人张门

李氏，因婆母身死，无钱置买衣衾^① 棺槨^②，尸骨暴露，丈夫染病在床，病体深重，命在旦夕，小妇人不顾抛头露脸，恩求过往仁人君子，大众爷台，助资斧。一者置买衣衾棺槨，二则请医调治丈夫之病，永感再生之德，弃世的永感于九泉之下。”念到此处，不由的几位爷心中一动。这几位本来都是生就侠肝义胆，仗义疏财，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那边一个文生秀才，叫声：“童儿，打包袱取银。”取出两锭白金，交与两位老者。说：“我有白金两锭，助于这位大嫂办事就是了。”二位老者接将过来说：“大奶奶，都是你这一点孝心感动天地，这才遇见这样的好人，冲上磕头吧！请问相公贵姓高名，仙乡何处？”这位相公说：“些须几两银子，不必问了。我乃是无名氏。”老者说：“不解，我们回去，好交待这位大奶奶的丈夫。”倒是小童说出：“我们不是此处人氏，我们是信阳州，居住苏家桥。我们相公姓苏，叫苏元庆，上岳州府寻亲，打此经过。我们相公，这是路上，盘缠不多，在家里，三头五百两常常周济人，永远不说出名姓。”（此人在此处说出，到了《续小五义》上，三盗鱼肠剑，瞧破藏珍楼，请刘押司先生画楼图，周济义侠刘士杰的时节再叙说，此是后话。）总论好人，总有好处。艾虎等人暗暗的夸奖。虽是念书的书生，会知道大丈夫的施恩不求报。

此处原来靠着乌龙岗，那里有座黑店。开黑店的外号人称飞毛腿，姓高叫高解，是个大贼，结交着绿林中的五判官：黑面判官姓姚叫姚郝文，花面判官姚郝武，玉面判官周凯，风火判官周

① 衾（qīn，音亲）——被子。

② 棺槨（guǒ，音果）——指棺材。

龙，病判官周瑞。还有金头活太岁王刚，墨金刚柳飞熊，急三枪陈正，菜花蛇秦叶；南阳府的伏地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清，汝宁府太岁坊的伏地太岁东方明，陕西朝天岭王继先、王继祖；金小二郎新玉，金龙、金虎，黄面狼朱英，神拳太保赛展雄、王兴祖等，都是八拜为交的弟兄。他在乌龙岗这里开着座黑店，手下踩盘子的山贼有一百号人。大家出去，东西南北分四路往店中勾人。也无论仕宦行台，来往客商，见了人就夸奖这店房屋干净，吃食便宜。进了这店，就不用打算出去。哪个小贼勾了来的，结果了性命，银钱财的有他一成账。寻常的时候，也没工钱月钱，店中饭食现成，吃完了出去勾买卖去。

这天可巧四个人在一处，也是瞧这个张门李氏来着，正遇上苏公子给这妇人银两。苏公子也是没出过门的人，童儿又呆，他把包袱打开，又把银袋子打开，这就算露了白了。并且银袋子也没包上，就说开了话了。内中就有一个小贼，看出便宜来了。那个就调坎儿说：“把合抱迷子伸托。”那个小贼，就打书童裆底下要捏银子，早被旁边一人看见，说：“你干什么的？”又说：“他是个贼，找地方把他锁上。”小贼撒腿就跑，那人就追，被小贼的伙计拦住。老头说：“大奶奶，咱们走吧！”拿着银子，笑嘻嘻的去了。旁边有人说：“相公把银包起来吧。”胡小记就问艾虎说：“他们所说的是什么言语，我们怎么一概不懂？”艾虎说：“你自然不知道，那是贼坎儿，你怎么会知道？他说‘把合’，是瞧一瞧，‘抱迷子’是银子，‘伸托’是伸手。”胡小记说：“哦，就是了，他们是贼，不好了，相公要吃苦。咱们跟下去吧。”

猛然间，就听见吱哧哧吱哧吱哧河南小车响。一转身，看见一宗岔事。小车上两边有两个箱子，是黑油漆漆的，铜什件，也

用黑油漆漆了，铜锁头也用黑油漆漆了。小车连轮子全是用黑油漆漆的。前头有人拉着个纤绳，也是黑的；后头有人推着小车，也是黑的。后头跟个人，身高七尺，青缎壮帽，青绢帕拧头，正当中面门上，映出来一人茨菇叶儿，穿一件皂青缎的箭袖袍，青丝鸾带，墨色灰的衬衫，青缎窄采取，快靴。往脸上看，黑紫的脸膛，两道白眉毛，一双虎目，垂大准头，四字口见棱见角，大片牙，乌牙根，大耳垂轮。未见髭须，正在年少。细腰乍臂，双肩抱拢一团，身上披青缎英雄氅，腰间挎刀，绿鲨鱼皮鞘，金什件，皂色挽手绒绳搭甩，明显着威风，暗隐着煞气。一看此人，好生古怪。

原来此人是山西祁县的人氏，徐庆之子，名叫徐良，字世常，外号人称山西雁，又叫多臂熊，云中鹤魏真的徒弟，天生就侠肝义胆，好管不平之事，文武全才，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高来高去，窜房跃脊，夜行术的工夫，来无踪迹，去无影响。会打暗器，双手会打，双手会接，双手会打镖，双手会打袖箭，会打飞蝗石，会打紧臂低头花装弩，百发百中，百无一失，故此人称多臂熊。山西雁的外号，可不是山西的大雁，是当初列国时，跟随晋重耳走国的那些文臣武将，有称为山西雁的，故此他这个山西雁，比的当初古人。

此人虽是徐庆之子，父子的性情，大别天渊。徐三爷憨傻了一辈子，生了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后人。徐良性情，出世以来，无论行什么样的事情，务要在心中盘算十几回才办。圣人云：“三思而后行。”他够十思而后行。他出世以来，不懂得吃亏，什么叫上当。抬头一个见识，低头一个见识，临机作变，指东而说西，指南而说北，遇见正人，绝无半字虚言。先前徐三爷在家开

着一座铁铺，因为打伤人命，逃出在外，如今荫出十座铁铺，得了点厮孩儿铁，打了些刀枪的胚子，有徐三爷信到家，三太太叫徐良上襄阳，一者跟随大人当当差，也是出头之日，也见见他的天伦。他活二十多岁，没见过天伦。徐庆走后才生的徐良。他是奉母命离了山西地面，一路上推着刀枪的胚子，所过津关渡口，一句实话也没有。可巧走在此处，被艾虎看见。三个人说：“这个人古怪！”胡大爷问艾虎：“你瞧，他们又说什么呢？”就听见小贼们说：“‘噶噶’刚儿，肘托挑窑。”艾虎说：“‘噶噶’刚儿’，是过去与那个相公说话；‘肘托挑窑’是让他们店里住去。此处必有贼店。我出主意，咱们一边戏耍他们，一边保护着这位相公，毁坏了他们这个贼店，也就给这一方除了害了。”胡爷问：“怎么戏耍呢？”艾虎说：“如此这般，这等这样。”

毕竟不知说出些什么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小义士戏耍高家店 山西雁药酒灌贼人

且说艾虎他们定好了主意。原来这四个小贼贴上苏相公了，答讪着对苏相公说：“今天宿在哪里？”苏相公说：“走路看天气说话。”小贼说：“天也不早了，就宿在头里吧！这里有个高家店，房屋干净。吃食便当，你又是念书的人，走也多走不了几里地，又没脚力。”苏相公说：“承你们几位指教，哪是高家店？”小贼说：“拐过弯就看见，就是这一座店。”就听那边河南小车吱吱哞哞响，跟车的说话。

单提徐良嚷道：“你们两个实为可恼，还慢腾腾走呢！天气不早了，若要是赶不上道路，那还了得？比不得不要紧的东西，这个东西不留神，要有点失闪，什么人担当的住？自然没你们的事，我要卖个家产尽绝，连我的命饶上，也不值人家这箱子东西。打算是闹着玩的，还不快走呢！”可巧又被小贼听见，又调坎儿说：“合字招老儿把合，念奚决闷字，‘直咳拘迷子。’”说的是：“伙计，用眼睛瞧一瞧。‘念奚’是山西人，‘直咳拘迷子’是值好些个银子。”小贼就顾不得跟着苏相公了，一转身就奔了小车来了，搭讪着对徐良说话：“掌柜的，你这是上哪里去的？”徐良说：“你瞧我头上戴的，像掌柜的呀？身上穿的像掌柜的？”小贼说：“听你说话是山西人，山西爷们做买卖的多，你哪一行发财？”徐良说：“小买卖叫你们几位耻笑。我是保镖。”小贼说：“原来

是达官爷。贵姓？”徐良说：“姓揍，叫揍人。”小贼：“玩笑哇，你想揍谁？”徐良说：“感谢邹俞的邹，仁义礼智的仁，你们几位大哥贵姓？”一个说：“姓李、姓唐的、姓刘的、姓奚的。”徐良说：“原来是李刘唐奚四位大哥，外不流糖溪。”小贼说：“咱们四个人怎么凑合来着？你别这么叫我们了。你保的是什么镖？”回答：“红货。”又问：“什么红货？”回答：“这箱子里头，有映青、映红、珍珠、玛瑙、碧玺、翡翠、猫儿眼、鬃晶、发晶、茶晶、墨晶、水晶、妖精。”小贼说：“你别胡闹了，哪有妖精呢？”徐良说：“真有拳头大的猫儿眼，盆子大的子母绿，两丈多长的珊瑚树。”小贼说：“你别顺嘴开河了，别的都可以，你说是两丈多长的珊瑚树，这箱子共有多长，里头盛的下么？”徐良说：“你不知道，珊瑚子树是两丈多长，人家把他锯的一轂轂一轂轂的装在箱子里头。”小贼说：“你们今住哪个店里？”徐良说：“老西正没主意呢？道又不熟。”小贼说：“前边有个高家店，这个是顶好了，你这里头有要紧的东西，就更稳当。”徐良说：“李刘唐奚四位大哥，你们住哪里？”小贼说：“我们就住那里。”徐良说：“你们几位不弃嫌，咱们都住在一处！”小贼说：“敢情好了。”徐良说：“就是那么办了，咱们到那里拜个把子。”小贼说：“我瞧着你们这位，推车子也推不动了，我来替你搭着吧！”（他们暗地里的议论，说这个人说话可没准。咱们替他搭车，较量较量这个份量。真是好东西，必有份量。故此这才要替他搭车。）

徐良说：“那可不敢劳动。”小贼说：“些须小事，那算什么！更不用推着，我们搭着说就得了。”随即接将过来，往起一肩，份量不小这几个小贼喜之不尽，以为是真正的好东西了，搭起来就走。山西雁后边跟随，拐了一个弯儿，就到高家店大门，上头有

块横匾，没有字号，就写着高家老店。门内两边板凳上坐着十几个夥计，内中有两三个叫了一个“王”字，姓刘的就一使眼色，山西雁就明白了八九。复又说：“你们几位打哪里来？”小贼说：“我们上岳州府去。”店中伙计问：“这位是谁？”小贼说：“这是达官爷。”伙计问：“达官爷贵姓？”徐良说：“姓揍叫揍人。”伙计说：“别玩笑。”小贼说：“姓邹叫邹仁。是邹达官爷。”伙计说：“有三间东房。”他们就把小车搭到东房门口，徐良把箱子解下来，搭到屋里。是何缘故？徐良是怕他们撬开瞧瞧，说是红货怎成了黑货了？

到了屋内，也不洗脸，也不饮茶，就要吃饭。要一桌酒席，五瓶陈绍酒。席摆齐，李、刘、唐、奚说：“我们可是点酒不闻。”山西雁说：“序齿是李大哥当先饮，第二盅才是我饮。”姓李的说：“我是点酒不闻，实在不能从命。”山西雁说：“你不饮我也不饮，咱们这酒就不用饮了。”姓李的说：“我这酒饮了就躺下。”徐良说：“对劲，我也是如此。”就把酒递过去。姓李的说：“你可饮二盅。”回答：“大哥饮吧！”小贼咬着牙，一饮而干，一歪身躺在坑上。姓刘的说：“我给达官爷斟上。”徐良说：“对了，你斟的你饮，连我女人给我斟酒，我还不饮呢！”强逼着叫你姓刘的饮了，也就躺下了。让唐大哥饮，任凭怎么让也是不饮。山西雁一回手，嗖地一声把刀亮出来，咚的一声，把刀往桌上插，一瞪眼睛说：“老西将酒待人，并无歹意，若不饮，今日有死无活。要是序齿，你比我大，老兄弟，我绝不让他饮。”姓奚说：“哥哥，你饮了吧！”姓唐的一饮而干，也就躺倒了。姓奚的说：“我可给你斟了。你自斟自饮。”山西雁说：“我自斟自饮。”把酒斟上，一看此酒发浑，酒盅儿里头乱转。明知若是饮将下去，准是人事

不省，说：“奚大哥，你替我饮了吧！”姓奚的说：“杀了我也不饮。”山西雁说：“你瞧我饮。”往前凑了一凑，一伸手，把姓奚的腮帮子捏住，拿起酒来往嘴里硬灌，哽的一声，还晃摇了一晃，一撒手翻身便倒。他把刀起下来要杀，就听见外面一声咳嗽咳嗽，徐良朝窗棂纸破损的地方往外一看，见外面来了一个病人，就是胡小记，叫乔宾搀着。

装病全是艾虎的主意。艾虎叫大爷远远等着，他跟着苏相公。见他们进店，伙计问他：“就是二位？”回说：“不错，可有上房？”伙计乐了，没小贼跟着，他们就可多分一层帐。跟到上房打洗脸水，烹茶。少时间了问来历，问要什么酒饭？童儿说：“我们相公吃素，我的饭量小，我们吃这饭就是点染而已。”伙计说：“是。进我们这店里来的，都是财神爷。相公吃素的也容易，烙炸豆腐面筋。”童儿说：“我们一概不要。”伙计说：“吃什么呢？”童儿说：“有豆腐汤么？”伙计说：“不好吃？就是老汤烩豆腐。”童儿说：“就是我吃两口就得了，拿馒头，有点好咸菜就行，你可别看我们吃得少，先说明了，两吊钱酒钱。”伙计说：“照顾客人，我也不敢怠慢。不饮酒么？”童儿说：“不饮，先取馒头出来。”伙计到了灶上嚷道：“要碗豆腐汤，咳咳的迷字，先捡两碟馒头。”早被艾虎听见，回去教给了两个人。

胡小记躬着腰，乔宾搀着，哎哟哎哟就进了店里。伙计问作什么？回答说：“这是我哥哥，有病才好。见了我一喜欢，要出来走走；走了一里多地，把个病也重劳了。我先同着他到店里歇歇，能走就走，不能走就住下，借你个地方坐坐。”大影壁前头有张桌子，两条板凳，胡小记在东边哼不断声，乔宾在西边看看上房，就问：“我们的菜得了没有？”答应：“就得。”伙计催着快

点作，不多一时，炒杓一响，伙计拿着托盘，把一大碗豆腐汤放在盘内，伙计单手一托，胳膊上搭着块代手，出了厨房。正走到胡大爷眼前，大爷哎哟哎哟一歪身，往地下一倒，拌在过卖伙计腿上，叭嚓哗喇。盘也扔了，碗也碎了。徐良看得明白，说话之间，嗖地一声，打房上窜下一人。

若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乔装病 乌龙岗徐艾追贼

且说胡小记往下一倒，把店伙计腿一绊，往前一扑，撒手将盘子碗全打碎了。伙计一怔说：“这是怎么了？”乔宾过来说：“得了，瞧我这位哥哥，净给我惹事，该多少钱？连碗带菜我给。”伙计说：“有你给就行了，可误了人家吃饭。”乔宾说：“好人谁能够？人家不答应，我去见见去。”伙计瞧着乔宾，就有三分害怕，既然是摔了，也就无法了，说：“当是我的时运背就算了。”乔爷把胡爷搀起来说：“你怎么会躺下？惹的人家叨叨念念的。”大爷说：“哎哟哎哟，我眼前一黑就躺下了。谁叨叨我和他拼命。”乔爷说：“算了吧，你上里边去吧，别又碰了人。”乔爷上东边坐着去了，胡爷换在西边。上房问：“汤得了没有？伙计说：“得了，叫人家给碰了。”上房说：“要没得就不要了。”伙计说：“得了，这就得了。”他也是愿意早早的饮了躺下，买卖就妥当了，复又告诉柜上说：“照样再作一碗豆腐汤。”豆腐汤好作，搁上老汤和上团粉，撒上蒙汗药，倒在碗内，搁在托盘上。灶上嘱咐小心点。伙计说：“病鬼挪在里头去了，难道好人还掉下凳子来么？”出门的时节，两手把着托盘，眼瞅着病人，走过了桌头，仍是单撒手托着盘子。他想着不怕了，哪知道就听见：“砰叭嚓、扑通、哗喇、噉儿”的一声，明是乔宾掉下板凳来。砰叭嚓，是把盘子扔了；扑通，是伙计躺下了；哗喇，是碗摔碎了；噉儿的一声，是

先前捧的那碗豆腐汤，正有个狗在那里吃哪！伙计正爬在它身上，故此嗽儿的一声。伙计起来说：“哈哈，你们这可是存心，瞧见我这身油了没有？病人躺下我倒不恼，好人怎么也掉下板凳来？分明你是给我个趔子脚，不然我也躺不下。”过去抡拳就要打。你看乔宾爬在地下纹丝不动，胡大爷过来陪礼，哼哼不止地说：“你看我吧。”伙计说：“我看你，谁看我呀？”胡大爷说：“我兄弟他有个毛病，本是个浊人，禁不住着急，一急就犯羊角疯，这是为我又犯羊角疯了。”伙计说：“哪有那么巧，这是羊角疯，你别冤我，也别说，我过去瞧瞧去。”胡小记说：“哎哟哎哟，我这个兄弟，病犯上来，不怕前头是眼井，是道河，是火炕，他也就躺下了。”伙计说：“羊角疯我摸的出来，要是羊角疯，和死了的一样，浑身发挺，不过就是不凉。”过去一摸：“这是羊角疯，真是羊角疯！”

什么缘故呢？他这腿搬也搬不回来，拍也拍不动，笔直。伙计信了，其实全是假的，都是艾虎商量着，和他们闹着玩。他听见要碗豆腐汤。咳咳的迷字，就知道是要下蒙汗药。回来告诉他俩：“要下蒙汗药。伙计端过豆腐汤去，大哥在车子外边就装病躺下，把他豆腐汤碰撒；他要再作呀，二哥就装羊角疯，仍然碰躺下；他要是三回再作，我就进去。”

伙计连拍带搬，一丝不动。乔二爷一按力，他哪搬得动！又一按力，他更拍不动了。其实爬的那个暗笑，老不敢抬脸，伙计信以为实，说：“今天这个买卖真来的邪行！”灶上问：“又摔了？”伙计说：“可不是！再作一个吧。你瞧，这倒真是羊角疯，这不是搀起来了，又坐下了。再看更好了。先前是一个人哼哼，这次是两个人哼哼了。这个哎哟，那个哼咳；这个哼咳，那个哎哟，

你们跑到这儿喊号来了。”上房屋里问：“豆腐汤得了没有？”回答：“得了，又教病人碰了，这就得。”上房屋里说：“我们不要了，得了你们喝吧！我们不喝了，关门睡觉了。”伙计说：“瞧瞧，都是你们两个耽误我们买卖。”

又听见后院有人说：“我们店里有人没有？”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伙计抱怨那个伙计：“我们是干什么的，进来人也瞧不见。”门上说：“没有人。”那个又说：“没有人，后院喊叫。”门上说：“没有人，怎么后院喊哪？我进去瞧瞧去。”这个何三拐过影壁来。听后院耳房里头嚷那？到耳房一看，见一个壮士，岁数不大，穿一身青缎衣巾，壮士打扮，拿着皮酒葫芦蹲着饮酒那。何三问：“你打哪里来？”艾爷说：“打我们那里来。”又辨别：“上哪去？”回答：“没准。”又问：“你怎么进来的？”告诉：“走进来的。”说：“我们怎么没瞅见？”回说：“你们眼神有限。”“饮茶呀？”“不饮。”“洗脸哪？”“永远不洗脸。”“吃饭哪！”“前面用过了。”“酒你是不饮呀？”“不饮！我这干什么哪？”“你是作什么来了？”“上你们店内睡觉来了。”“我真没见过你这和气人。”“你是少见多怪。”“那么叫我们干什么？”“我这酒无菜，你给我预备点菜。”伙计暗乐，只要你吃东西就行。“你要什么菜数？”“要豆腐汤。”“还要什么？”“我就剩下这个大钱了。”伙计说：“可以。”出去嚷：“豆腐汤，咳咳的迷字。”艾爷叫：“走回来。”伙计回来，问：“什么事？”艾爷说：“要个豆腐汤，咳咳的迷字。”伙计就知道是黑道的人，说：“你是河字？”说：“我是海字。”又问：“什么海字？”回说：“比河大。”“我说你线上的。”回说：“是绳上的。”又问：“什么绳上？”回说：“比线憨。”伙计就知道他不懂，说：“你方才说什么叫咳咳的字？”艾爷说：“你讲礼不讲礼？”回答：“怎么

会不讲礼？你不讲礼到是有三。”艾爷说：“谁不讲，谁是个畜类。咳咳的迷字，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说完了我跟着你学的，我还要问问你，什么叫咳咳的迷字？”伙计一想，对呀，是我说的，倒叫他问住了。说：“告诉你吧，迷字就是多招胡椒面。”艾虎说：“巧了，我就是好吃胡椒面。”厨房里勺上一响，说：“得了，我给你取去了。”

不多时，拿来交与艾虎。伙计出去，走了五六步，就知道他准得躺下。又听屋里叫，转头回来，看他在那里舔碗哪！伙计满屋找，并无踪迹，以为是灶上忘记搁蒙汗药了。艾爷说：“也迷字，好迷字，给我再要一碗，多搁迷字，越辣越好。”伙计抱怨灶上一顿。灶上说：“我搁的不少。这回你瞧着他吃，他若不当着你吃，他必是泼了。”伙计也领会了这个主意，就把豆腐汤送来。艾虎说：“这回可咳呀。”伙计说：“咳咳的狠了。”艾虎故意装着拿起来就吃。伙计在对面站着。艾虎又装着怕烫，问：“你干什么呢？”伙计回答：“没事，伺候你那！”艾爷说：“你瞧着我吃不下去。”伙计说：“是了，我走了。”把帘子一撩，走的没两步，一翻身回来，往里一探头说：“哈哈，你真鬼呀。”原来一掀帘，艾虎正往坑洞里倒那。”伙计说：“你倒是有什么事？”艾虎噗嗤一笑，说：“实对你说了吧，是个‘河’字，我是好闹着玩。”伙计倒不得主意了。盘问盘问他吧，说真是“河”字。艾虎说：“可不是‘河’字，‘河’字线上的朋友，觅你们瓢把子来了。景子外有号买卖，阻倒粘值，咳拘迷子，留丁留儿势孤，先搬点出，然后兑盘儿。这是贼坎儿话，伙计我们是一道上的朋友，寻你们头来了。这号买卖银子多咧，在城外头东南上，我一个人势孤。我喝点酒儿，好见你们头儿。”伙计说：“我就知道你是行中人，

你算冤苦我了。我给你言语声儿去吧。”艾虎说：“不用，我还有句话，你先给我带了去。你们寨主是什么万儿万儿？可就是问姓。”伙计说：“你不认的呀？”艾爷说：“闻名。”回答：“外号人称飞毛腿，叫高解。你要是初会呀，给拉号买卖，我们掌柜的准能做成。那人有多少买卖到手，你给多少是多少，你可想着我们点。你叫我带什么话？”艾虎说：“附耳上来。”这小子把脖子一伸，艾虎的刀就出来，往上一翻手，噗哧的一声就结果了性命。艾爷又叫：“店里头有人，倒是过来一个呀！”前面又来一人，进门就杀。又叫：“倒是来个人哪！”一连三个全杀了。第四个跑了嚷：“耳房里杀了好几个人了。”艾爷追出西院，一看前头十五六个人，拿着家伙一围上来，徐良也出来了。艾虎一转身，就倒了三四个。众人往后跑，叫：“寨主快出来吧！扎手。”艾虎、徐良跟着追杀。迎面高解带群贼挡住。

至于动手的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长 高解丢店丧气垂头

且说艾虎出来一动手，所有的事情，徐良全都看见，就打着主意助拳，倒不管李、刘、唐、奚了。自己窜出屋外，也就拉刀，帮助艾虎，往后就追。病人也好了，就拉刀往后追。到了后面，飞毛腿高解正在后边，同着小贼们排练哪！前头有人嚷：“寨主快快出来吧！”他就提大环刀，把刀鞘放下，说：“你们跟着我动手。”往上一撞，看见艾虎、徐良两个壮士打扮的人出来。单看徐良，难看的样子，黑紫脸，两道白眉。他喝道：“你们两个人好大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二位一瞧，高解七尺多高，高挽发髻，宝蓝小袄，蓝裋裤，青绉纱包，薄底靴，面似瓦灰，两道直眉，一双小三角眼，高鼻梁，紫嘴唇，燕尾髭须，大耳垂轮，细条身材。手中这口刀古怪，轧把峭雁翎式。冷飕飕夺人的耳目，刀后头有一个铜环子，哗唧唧乱响。这口刀，瞅着就大不相同，乃是一口宝物。出于大晋赫连波老丞相所造，三口刀，一口叫大环，一口叫龙壳，一口叫龙鳞，专能切金断玉，无论是金银铜铁一齐削，这样的宝物总得有德者受之，德薄者失之。那日有一位武进士公，骑着一匹马，挎着这口刀，住在高家店。用蒙汗药酒药倒，结果了性命，高解得了这口刀。有个老踩盘子的，姓毛叫毛顺，外号叫百事通，有能耐无运气，老看不起人。他告诉高解刀的出处，怎么的好法。为得这宝刀，高解立了回大会，聘请天

下水旱的绿林，山盗寇，海岛的水贼，定的是四月初八。是日只来了五六十号人，高解很扫兴。凭高解的声气不行，请不动天下绿林。毛二出的主意，教他那省爷台，就把那省大头目名字写上，自己名字列于下首，人家关系两下的情面，不能不来。这个主意定好，抓了个错处，他把毛二辞了，怕的是毛二会外边卖弄宝刀，故此把他辞了。这就是丧尽天良。他这口刀如何保守的住，刀一露面就被徐良看中意了。

前面胡小记、乔宾赶来，艾虎说：“好贼人，大概你各处有案，不定害死过多少人了。今天是你恶贯满盈，快些过来受死。”言犹未尽，乔宾说道：“你还同他叙话哪！”摆刀就砍。高解眼瞅刀到，把大环刀往上一迎，就听见呛啷当啷啷，把刀削为两段，跟着一个顺水推舟的架式，就奔了乔宾的脖颈。乔爷缩颈藏头，一弓腰躲过了，没躲过帽子。把艾虎吓了一跳，摆刀就剁。高解一翻手，冲着艾虎刀迎来，要削艾虎的利刃。艾虎可不受这手，他遇着好些位使宝刀宝剑的，专能逢避躲闪，总不叫宝刀碰在他的刀上，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自己这口刀上下翻飞，神出鬼入。徐良暗暗夸奖，好俊身法，真受过名人指教，工夫实在到家。把自己紧臂花装弩拾掇好了，净等得便好打。高解吩咐手下人杀，众人往上一裹，胡小记也就窜将上来，艾虎说：“大哥和群贼交手吧。这个交给我了。”

乔宾遇一个小贼，拿着一根大棍，迎面打将下来。乔宾用单臂膀一搪，嘣的一声，虽然打上，乔二爷生来的骨壮盘足，竟不觉着疼痛。往外一挽手，就把根棍夹在肋下，往怀中一带，那个小贼扑通栽倒在地。二爷夺过棍来，冲着小贼脑袋一触，砰嚓一声，脑浆迸裂。他就抡起这根棍来，望着众贼乱打，越打地方越

宽。高解始终削不了艾虎的刀，心中一发急躁，眼瞅着他手下这些个人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也有带重伤的，也有死于非命的。瞅着艾虎这一刀砍空，他把刀往上一举，盖着艾虎的刀，往下就跺。只听见“噗哧”的一声，一支暗器正钉在高解右手上，一疼一撒手，“当啷啷”一声，宝刀坠地。艾虎要过来捡刀，乔宾也看出便宜来了，过来捡刀。哪知道打半悬空中飞下一人来，不偏不歪，正喘在他的脚底下，蜻蜓点水哈腰捡将起来，就追高解。

艾虎纳闷，方才在前院里帮着自己动手，到了后院里就不见了。如今又来了，打头好认，他就是这两道白眉毛，可不知是谁？原来是徐良，看见他这口宝刀，心中就爱上了。他站在高耸耸的一块石头上，把紧臂花装弩拾掇好了，净等打他手背，比了又比，老没打出去，恐怕打了别人。这回对准“叭”的一声，正钉在高解右手背上。自己施展燕子飞云的工夫，类若打半悬空中飞下来相似，高解就跑。

徐良得了宝刀，心内不胜喜欢。艾虎也追下来了。叫：“大哥，你开发了他们这群人吧。”胡小记说：“呔，尔等们听真。方才这位是跟随按院大人办差的委员，我们都是奉大人谕出来拿贼。如今你们的头目，叫委员老爷追下去；你们要知时务，就把手中的兵器扔掉，才是安善的良民。哪一个仍然不服，来、来、来，较量较量。”答道：“我们都是好人。”大家跪下，苦苦一齐哀告，胡小记说：“你们可别走哪！等艾老爷回来，再听他吩咐。”也有暗暗的溜了的，也有假装着受伤的，一瘸一拐出门去了。

单提艾虎、徐良直赶飞毛腿高解。高解手背上钉着大枣核钉子，咬着牙拔将下来，仍然是跑。论腿底下真快，徐艾二人绝赶不上。赶来赶去，瞧着头里有个大土岗子，就是乌龙岗。追的过

了这乌龙岗，头里还有一道小土岗，直奔土岗。艾虎在徐良后，徐良说：“这位大哥，咱们不要这么追。这是我追他，你追我，追一天也追不上。你打那边追，我打这边抄进；或是你打这边抄，我打那边追，可就追上了。”艾虎一听好个主意！果然艾虎由北边一抄，徐良打这边一跟，绕过这一段小土岗儿，去一碰头，艾虎一瞧是徐良，徐良一瞧是艾虎，高解踪迹不见。二人纳闷，这是什么缘故？”艾虎说：“这位大哥，你追得人那？”徐良说：“真是个是，瓮里走了鳖了！怎么把他追丢了。”又说：“这位大哥，随我来，倒要细细找找。”艾虎跟着，也是目不转睛地四下张望。就见徐良手中拿着刀，往土坡上“噗哧”一扎，往上一撩，里头是个黑忽忽的大洞，原来是贼洞呀！

各人都有个便道，在乌龙岗的头里。他这个小土岗，是拿砖砌的，留出一个洞门来，横担上一根过木，过木上钉上一领席子，洞门多大席子多大，熬一锅小料粥，倒在席子上，为是趁着粘糊把黄土撒上。这个土岗也是用黄土堆起来的，使人打外边一看，一点痕迹不露。高解自来有他的暗记，两边可是相通的。叫他们追的无法，钻在洞里，反由西边出来，逃窜性命。

徐良看出一点破绽，就是扎席子。他见了这黑洞，说：“这小子钻了狗洞了。”艾虎说：“待我过去捉拿。”徐良一把抓住说：“这位大哥，你好粗鲁。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他要打那边走了还好，倘若就在里边，咱们是甘受其苦。”艾虎点头说：“大哥言之有理。”二人复从西边一看，也是一个大洞，方才知高解已逃命去了。这才彼此对问。艾虎说：“这位大哥贵姓高名，仙乡何处？”书不可重叙。徐良说了自己的姓名，籍贯，艾虎赶紧过来磕头说：“原来是大哥。”徐良又问艾虎，艾虎把自己的名姓

事情说了一回。彼此说起，可不是外人。艾虎问徐良的来意，徐爷也就把推铁找天伦事细说一番，又问了天伦近来的事情，艾虎也就告诉了一遍，二人就回来了。

到了店中，与胡乔彼此都见了，叫开了上房门，见苏相公，把暗地保护他的话说了一遍，苏相公致谢众位。徐良找了刀鞘儿，此时店中小贼全部都跑的干干净净，随即找了个地方，就说他们几个俱是跟大人当差的，奉谕拿贼，所有活着的、死着的都交地方官办理，连李、刘、唐、奚一并交官。几位议论，一路走一路问地方。“由此处奔武昌府，上湘阴县打哪里分手？”回答：“前边有个黄花镇，东南是武昌，正南是湘阴。”艾虎说：“徐大哥，你在黄花镇等我，我到娃娃谷，得信回头找你。倘遇不见那位老人家，咱们一同上武昌。”次日艾虎起身找大人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见如故 好汉无钱寸步难行

且说艾爷大众把乌龙岗事办完，苏相公与众位道劳，艾虎上娃娃谷，胡、乔、徐推着小车上黄花镇。本地面官审事验尸抬埋，将店抄产入官，暂且不表。

且说未定君山之先，跟大人的众位侠义，俱有书信回家。卢爷的信到陷空岛，丁二爷的信到茉花村。陷空岛卢珍接着天伦的信，回明了母亲。老太太将卢珍叫过去问话，说：“你天伦的信，倒没提你五叔的生死么？怎么家人们都说五叔死了哪？你天伦如今年迈，五叔要是一死，他必然要十分想念。破铜网阵，你天伦要有些差池，那还了得！我意欲差派吾儿速奔襄阳，为娘放心不下。”卢珍说：“差派孩儿上襄阳，娘亲放心不下，我到茉花村找我大叔问问，我大叔去不去？我大叔要去，我们爷俩从此一同前往。娘亲意下如何？”老太太说：“好，我儿急速前去，为娘在家听信。”卢珍随即辞了娘亲，到了茉花村，见了丁大爷，原来丁大爷，也见着二爷的书信，正欲前往。卢珍提了自己的事情，大爷很愿意就叫他回到家中。他对老太太说明，拿着自己应用的东西，辞别了娘亲，到茉花村与大爷一路起身。

爷两个上路走了八里，忽然看见前面有个镇店。进了镇店一看，路北有许多人围着瞧看热闹。这爷两个分着众人，到里边看看。内中有人说：“这可好了，茉花村大爷到了，别打了，了事

的人来了。一看，原来是一个饭铺，却是新开张，挂着大红的彩绸，有许多人拿着木棍在那里打人。看这个挨打的是个穷汉，穿着条破裤子，连打带撕，扯成粉碎。瞧这个大汉，站起来足有一丈一二，头发长长，挽起一个鞞鞞揪儿，短的扎扎蓬蓬。他两道浓眉，一双怪眼可是闭着那！狮子鼻，翻鼻孔，火盆口，栗子腮，一嘴的歪牙，七颠八倒，生于唇外。通身到下，就和地皮一样黑。卢珍一瞅，就知道是个落难英雄。你道是谁，这就是彻地鼠韩彰的螟蛉义子。姓韩，叫天锦，外号人称霹雳鬼，乃是黄州府黄安县人。皆因是韩二爷书信到家，此人天生的浪漫，忠厚朴实，生就膂力过人，食量太大。他原本是万泉山的人，在打柴的韩老跟前，皆因父母一死，有几亩地，也叫他吃完了。瞧见谁家烟囱一冒烟，进去就吃人家饭去，不怕人家要打他，他吃他的。后来合村人冤他，叫他出去打杠子去，遇见官人把他办住，发边军，有人说合就完了。

这天又出去打杠子，打着公孙先生。先生瞧他是个好汉子，给了他一条明路，教他上白鹤寺。到了白鹤寺，遇见韩彰，蒋平出主意，叫韩彰认为义子。韩彰作了官，打发他回家。到家也无人缘，头一样说话就得罪人，二则饭量太大，又打发他上襄阳，带了许多银子，始终没有找到襄阳府去。忽然想起问路来了，见一人说：“站住，小子。”人家一瞧他这个样子，夜叉相似，说：“你要拦路打抢！”他说：“老子上襄阳，往哪里走？”人家说：“往西。”他一撒手，把人摔倒。他也不认的哪是西，走着走着，想起来了又问，见着人抓住：“小子，站住！”把那人吓一跳，说：“我不欠你的。”他说：“老子要上襄阳，往哪里走？”那人说：“往北。”一撒手又把那人摔倒，爬起来就跑。照这样问路，走一

辈子也到不了襄阳。银子花完了，帽子卖了，靴子换了鞋，衬衫带子全完了，直落的剩下了一条裤子，三四天什么没吃。大丈夫万死敢当，一饿难挨，两眼一发黑，肚子里乱叫，举目无亲，一想还是打杠子去吧！又怕坏了爹爹的名姓。“哎哟，有了，这个顶新门面，我进去吃一顿饭，吃得饱饱的，没有钱他必打我，合着叫他打我一顿。我不说名姓，也坏不了爹爹的名气。”主意已定，进了饭铺。

新开张的买卖，人烟稠密，出入人太多，过卖就轰：“讨要吃也没眼力，说你在外头等着去吧！”他就坐在板凳上了。过卖说：“咳，你是干什么的？”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的？”过卖说：“我们是卖饭的。”韩爷说：“我是吃饭的。”过卖一瞧他这个样儿，哪有钱那？说：“你吃饭要钱那？”韩爷说：“钱多着那！”过卖问：“在哪里？”回说：“咱们爹爹那里有银子。”过卖不敢担这个沉重，过去问了问柜上，柜上说：“自管叫他吃饭，东家有话，每遇没钱的强要写账，打他两下就好了，这就叫‘敲山镇虎’。”过卖得了这句话回来，问他：“吃什么呀？”回说：“吃饼。”过卖说：“饮酒？”回说：“不饮。”又问：“要什么菜？”回说：“炖肉。”又问：“要多少饼？”回说：“十五斤。”过卖说：“几个人吃？”韩爷说：“一个人，不够再要。”过卖说：“有饿眼没饿心，你几天没吃饭了？”韩爷说：“三天了。”过卖说：“要多少炖肉？”回说：“十五斤。”过卖说：“这炖肉不论斤，论碗。”“我要十五斤么！”“我给你一碗一碗的往上端，哪时够了就算完。”“饼可要十五斤，烙成一个饼。”过卖说：“我们这不行，没那么大饼铛。”又问：“多大一张？”“半斤一张。”说：“那么烙他三十张吧！还是十五斤，你怎么算来呀！”“我给你往上端吧。几时饱了，几时算账。”

往上一端饼和炖肉，各饭桌上不顾吃饭了，连楼上都下来了，瞧着韩爷吃饭。四张饼一卷，嘴又大，吃四五口剩一块，往里一填，一瞪眼，一龇牙，二斤饼就入了肚了。一大碗炖肉，拿筷子一合弄，也不管肥瘦，一爬拉就完了，净剩汤。虽说吃了没十五斤饼，没十五斤肉，也差不许多的。过卖说：“你饱啦！”韩爷说：“将就了吧！”“给你算算账。”韩爷说：“不用算，给你十两银子吧。”过卖暗说：别瞧穷，真开道。“你把银子拿来吧！”“这会没有，你看我身上哪有银子？”过卖说：“你打算怎么样哪？”“告诉过你，我爹爹那里有银子，去取呀！”“哪里取去？”“上襄阳。”“我们不能上那么远去。”“你说不能上那么远去，可没法子了，那怎么办那？”过卖说：“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横竖你没钱不行。”韩爷说：“非跟了去取，再不然你们就打几下吧，你们不是要打吗？”过卖说：“你存心卖打来了。”早有掌柜的过来说：“买卖冲你不作了，上门上门，打他！”韩爷往外就走，扑通躺在门的外头。伙计说：“他没走，躺在外头了。”掌柜的吩咐：“打他！”净是木棍，没有铁器，早就吩咐好了的了。净打下身，打的是一语不发，打着叫他央求，叫他叫。瞧热闹的人，如压山探海围上了。掌柜的是要个台阶下来就完了。

这么个时刻，正南上一乱，大官人卢珍打外面进来。卢珍过去瞧韩天锦，问掌柜的来历，韩天锦睁眼一瞧，公子卢珍品貌不凡，粉融融的脸面，一身银红色的衣巾，肋下佩刀，武生相公的样，见他笑嘻嘻问道：“这位大哥为什么在此挨打？”韩天锦说：“我吃完饭没钱，他们就打我。他们说，打完了就不要钱了。”卢爷说：“大哥，你姓什么，哪里住？”韩天锦说：“我住在黄州黄安县，姓韩叫猛儿。”卢爷问：“我提个人，你认得不认得？姓韩，

单名一个彰字，人称彻地鼠。”韩天锦说：“哎哟，那是咱们爹爹。”卢珍说：“我再提个人，你认得不认得？陷空岛卢大爷。”韩爷说：“那是我大大爷。”卢珍说：“原来是大哥，转上受我一拜，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韩爷说：“一言难尽。你是谁呀？”卢爷说：“方才提陷空岛姓卢的，是我天伦。你不是韩二叔跟前的大哥吗？”韩爷说：“哎哟，你是兄弟。”卢爷说：“我给你荐个人，茉花村姓丁的，你听见说过没有？”韩爷说：“我的丁大叔，我的丁二叔。”卢爷说：“这就好办了。过来，你见见，这就是茉花村丁大叔。”丁大爷一瞧：“嘿，好样子，怪不得他们说长得凶猛，今日一见，果然是威风。这还没有衣服呢。要有了衣服，更是英雄的气象了。”韩天锦冲着丁大爷磕了几个头。丁大爷反把他搀起来。卢爷说：“这就是我韩二叔跟前的韩大哥。”大官人拿银子来，给了柜上钱。柜上再三不要，就给了伙计们作酒钱了。丁大爷带着韩天锦回家更换衣服，一同上襄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国栋 为吃肉染病猛烈人

且说韩天锦到了茱花村丁大官人家中，在外面等着给他拿出衣服来换上。虽然不合身体，暂且将就穿上。再叫人出去买办，买了合身体的衣服、头巾，靴子，带子，洗了脸穿戴起来，更是英雄的样子了。带着到里边见了见女眷，择日起身。起身的时节，多带银两。道路之上，为了难了，韩天锦睡觉不起来，叫不醒，怎么打他也不醒，故此就耽延了日期。这日往前正走，忽然间进了山口，到了山里头一看，怪石嵯峨，山连山，山套山，不知套出多远去才算尽。在山里头走路，倒也没什么坑坎，一路平坦。大官人说：“此山我看着眼熟，好像百花岭，要是百花岭，咱们这块儿还有一门亲戚呢！”卢珍问道：“大叔，什么亲戚？”丁大爷说：“就是你展三叔的两个哥，一位叫展辉，一位叫展耀。二位皆作过官，只因奸臣当道，如今退归林下，守着祖塋。他们祖塋就在百花岭，此处可不定是与不是？”

正说话间，忽然一阵风起。这风来的真怪，冷飕飕的透体，并且里头带着些毛腥气。卢珍说：“大叔，别是有什么猛兽吧？”丁大爷说：“我正要说呢！大家留神，各处仔细瞧看。”韩天锦说：“哈，你们瞧，好大猫，大猫，大猫。你们这里瞧来吧，好大猫！”卢珍：“大哥哥，那不是猫，是只老虎。”卢珍、丁大爷都看见在山峰缺处，一只斑斓猛兽，每遇要行走之时，把身子往后一坐，

将尾巴乱搅，尾巴一动，自来的就有风起，不然怎么虎行有风呢？久入山的人，或采樵或打猎，都会看风势。不然卢珍、丁大爷见风起的怪，又有毛腥气，就疑有猛兽。真是：

风过处，有声鸣。转山弯，现身形。它若到，百兽惊。

拷山王，威名胜。蹕深涧，越山峰。八面威，张巨口。将身纵，吐舌尖，眼如灯。齧钢牙，烈而猛。

真个是：龙从云来，虎从风去。卢珍说：“哥哥会上树不会？”天锦说：“小时打柴，什么树不会上！”卢珍说：“急速找树，不然山王一到，就没处躲避了。”天锦说：“我为什么躲避？还要把它抱住呢！抱回家去叫他们瞧大猫去。”正说话间，就见那只猛兽走动，蹕山跳涧，直奔前来了。大爷、卢珍早就藏于树后，隐避身躯，亮出兵刃，总怕猛兽前来，就顾不得韩天锦了。焉知韩天锦迎着猛兽前来，乍扎着两臂，笑哈哈地嚷道：“这来，大猫。大猫，这来！”头前有段山沟隔住，天锦蹕不过去，只可就在东边等着这只老虎。哪知这虎耸身就蹕过山沟，又蹕起一丈多高，对着韩天锦往下一扑。卢珍就知道，大哥这个祸患不小。焉知韩天锦也算粗中有细，见虎冲着他往前一扑，自己一躬腰，也就冲着它往前一扑。老虎扑空了，老虎的前爪一空，天锦就把老虎的后爪攥住，用平生之力抡起这只老虎来，望山石上一摔。只听见咔嚓一声响亮，那虎鸣的一声吼叫。再瞧韩天锦，把虎脑袋上皮毛抓住，一手把尾巴根揪住，连踢带打，那虎是呜呜的乱叫。踢了半天，索性他把虎骑上，一只手抓住了脑门子，一只手打老虎眼，噗哧的一声打瞎了一只。一换手，又把那只虎眼也打瞎了，那虎就成了一只瞎虎。又打了半天，竟把那只猛兽打得绝气身亡。这虎可也不大，并且已经是带过伤咧！也是天锦的神力，这

才将它打死。可把大官人与卢珍瞅了半天，连话也说不出。暗道：天锦有多大的膂力。霹雳鬼见虎不动，说：“这个大猫不动了，我该抱去叫他们瞧去了。”卢珍说：“不要，谁也不瞧那个。”

正说话间，就见西边山坡上有一个嚷道说：“呔，那是我们的猫。”卢珍说：“我打着就是这，韩大哥管他叫猫哇，还有叫猫的那！”瞧这个人身量不甚高，头上高挽发髻，身穿青缎裊裤，薄底靴子。黑挖挖的脸面，四方身躯，粗眉大眼，声音宏亮。他说是他的大猫，随即跑下山来，走山路如踏平地一般。看看走到这段山沟，喊道：“那个大小子还我猫！”卢珍说：“哥哥给他吧！”韩天锦说：“便宜他，黑小子过来取。”那人说：“大小子，你给扔过来。”天锦就把那只虎抓起来。卢珍说：“哥哥扔不过去，山沟太宽，叫他过来取吧！”韩爷偏不听，一定要扔将过去，卢珍怕的是扔不过去，掉在山沟里头，不好去捡，又叫他人耻笑。韩爷哪里肯听，离山沟不远，提着这只虎悠了几悠，往前一跑，“嗖”的一声，竟自扔过去了。卢珍与大官人更觉着吃惊。那人说：“呔，我那是个活猫，这是个死猫，我不要，要我的活猫。”天锦说：“就是死猫，没有活猫。”那个说：“我要定活的了。”天锦说：“要活的你扔过来。”那人说：“使得。”“叭噤”一声，照样又扔过来了。天锦提起来说：“就是这个，爱要不要？”“嗖”的一声，又扔过去。那人复又扔过来说：“没有活猫，你别走了。”韩天锦说：“可以，你过来，黑小子！”那人说：“使得，你那里等着吧！小子。”就见他顺着山沟，往南就跑。

不多一时，就在沟的东边，由南跑来。丁大爷看见两个人撞在一处，伸手要打。就见西北上有人嚷道：“少大爷又和人打架哪，员外爷来了！那人说：“别打了，别打了，咱们员外来了。”

一伙人看看临近，内中有一个员外的打扮，高声嚷道：“原来是丁大弟到了。”大官人告诉卢珍说：“这是百花岭，我们亲戚来了。”看看来到山沟，说：“大弟从何而至？你在那边略等，等我过去。”往南原有一个搭石桥儿，不多一时，来到面前。大官人过去行礼，早被展员外搀住，说：“怎么过门不入，什么缘故？”丁大爷说：“我连一个人没遇见，我看着像百花岭，正同我侄子这里说哪！给大哥见见。这就是卢大哥之子，他叫卢珍。这是你二叔。”卢珍说：“二叔爷在上，侄男有礼。”展员外说：“贤侄请起，怪不得说将门之后，名不虚传。”大官人说：“呔，你也过来见见。”天锦说：“见谁呀？”大官人说：“这是你二伯爷。这是韩二哥的义子，他叫韩天锦。”韩爷就跪下磕头，展二爷说：“这真是英雄的气象。我空有儿子，直不好给见，国栋过来见见，这是你丁大舅，过去磕头。”国栋给了大爷磕头。展爷又说：“再给你卢大哥、韩大哥见见。”彼此对施一礼。展二爷往家中一让，大家一同前往，拐了一个山弯，就到了一所庄院。

进了大门二门，到厅房，落座献茶。员外问：“你们爷几个意欲何往？”大官人就把始末根由细说一遍。又问卢珍文才武技，皆都是应答如流。展二爷叹息了一声：“大弟，你看人家儿子什么气象，看你那个外甥，方才你也见过，连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大官人更觉叹息说：“我倒想要那么一个，还没有那！哥哥别不知足了，有子万事足。”员外吩咐摆酒。虽在山中居住，倒也是便当。把酒摆好，吩咐请韩公子。谁知韩天锦不见了。哪里去了？家人说同着少大爷在西花园里吃烤虎肉那！展员外说：“快把韩公子请来，人家比不得咱们家里大爷，吃那个东西，克化不动，请他这里饮酒来。”去不多时，回来说：“韩公子和少大爷，吃烤

虎肉，吃的对劲，商量着要拜把子那！我们一定要请，要把我们的脑袋拧下来。”大官人说：“既然那样，也就不叫他来了。他们二人对劲，倒很好。”然后大家用酒，直吃到二鼓方散。安排他们在西书房安歇，预备的衾枕，整整齐齐。霹雳鬼与打虎将，他们是一见如故。原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差了路了，把虎扛回来，吃开了烤虎肉。天锦本没吃过，起先吃着不得滋味，嗣后越吃越香，吃了个十成饱，人家与他预备茶，他都不喝，非饮凉水不可，把凉水喝了无数。大官人叫本家家人，把他找到书房，进门就睡。展员外也陪着在书房安歇。天到三鼓后，大家才安歇。天到五鼓，霹雳鬼大吼一声，众人惊醒一看，谁知天锦把眼睛一翻，四肢直挺。

若问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将有心结拜 卢公子无意联姻

且说人看不得怎么坚壮，都架不住生病。天锦天生就了的皮糙肉厚，天然神力。虽生贫苦人家，究竟日后造化不小，烤虎肉就凉水，焉有不病之理？睡梦中就觉着内里头着火一般，大吼了一声，眼前一发黑，头颅一晕，复反躺于床上，把大家惊醒。灯烛未息，大家一看，见天锦眼睛往上一翻，四肢直挺，呼唤了半天，一语不发。众人一怔，展二老爷叫家人赶紧去请大夫。

不多时请来，进书房与天锦诊脉。大夫说，就是停食，开了个方儿。大夫去后，天已光亮。抓了药来煎好，叫他吃将下去，拿被窝一盖，出了身透汗，立刻全愈。就是一件，好的快，重发的快，什么缘故？病将一好，还是大吃大喝，别人拦挡不住。一顿就重发，又请大夫，又是一剂药就好。一连重发了六七次，可急坏了打虎将了，每天进来瞧着。卢珍也是着急，惦念着襄阳天伦的事情，心中烦闷。天锦哥病势老不能愈，又不能将他扔下走了。可巧国栋进来说：“我大哥还没好那？”卢珍说：“没有呢！”国栋说：“好容易交了个朋友，又要死；卢哥哥你会本事不会？”卢珍说：“不会。”国栋说：“你怎么不叫我丁大舅教教你？”卢珍说：“我笨啊！”国栋说：“你要爱学，我教教你。”卢珍说：“可以，等着，有工夫的时候跟你学学。”国栋说：“咱们这就走，上花园子，我教教你去。”卢珍虽不愿意，也是无法，叫国栋揪着

就去，无奈何，跟着到了花园子。

卢珍一想，也是闲暇无事，一半拿着他开开心。那个国栋本是个傻人，就把两根木棍拿来，说：“我先教给你泼风十八打。”卢珍接过棍来，说：“我可不会，咱们混抡一回，谁打着谁，可不许急。”国栋说：“那是我净打你。”卢爷说：“你打死我都白打。你要打着我，我倒跟你学；你打不着我，我才不跟你学。”国栋说：“那就打。”卢珍拿起棍来，见他也不懂得什么叫行门过步，劈山棍打将下来。卢珍用棍一支，国栋换手一点，卢珍斜行几步，往外一磕，撒左手，反右臂，使了一个凤凰单展翅，又叫反臂倒劈丝。听见“叭”的一声，正中在国栋的后脊背上。“叭叭叭”削出去好几步去，几乎没栽倒。国栋说：“唔呀，你别的会的吧？”卢珍说：“我不会，先就说明了，我不会。”国栋说：“再来。”卢珍说：“咱们就再来。”又是照样，两三个弯，仍然照样，受了一个扫荡腿，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卢珍微微地一笑说：“兄弟起来。”国栋说：“我不用起来了，我给你磕头，你教教我吧！卢珍说：“不会，我教给你什么？”国栋跪下不动窝，非教不行。他闹得卢珍无法，说：“是了，等着有工夫我教你。”国栋说：“咱们两个人拜把子，你愿意不愿意？”卢珍本不愿意，又一思想，倘若闹的到展二叔耳朵里去，凭人家这个待承，要不与人结义为友，也对不住人家。再说国栋也是个好人，这个把子也可以拜的，随即点头。国栋说：“就在这里拜。”折了三支树枝插在地上，两个人冲北磕头。卢珍大，就跪在太湖石前，说：“过往神祇在上，弟子卢珍与展国栋结义为友，从此往后，有官同作，有马同乘，祸福共之，始终如一。倘有三心二意，地厌之，天厌之！”磕了头。国栋跪下说：“过往神祇在上，弟子展国栋与卢珍结义为友，

有官同作，有马同乘。这才是有打同挨呢！”卢珍说：“不对，没有个有打同挨，该当是祸福共之。”国栋说：“这才是有打同挨呢！”卢珍说：“没有这么句话。”国栋磕了几个头，转过来又与卢珍磕头。国栋说：“咱们这可就是把兄弟了。就是你作官，我也作官；你骑马，我也骑马；你吃好的，穿好的，我也吃好的，穿好的。”卢珍说：“对了，就是这么个讲儿。”国栋说：“倘若是有人见面就打我骂我，你当怎么样那？”卢珍说：“你我生死之交，我的命不要了，必然要与你出气。”国栋说：“此话当真吗？”卢珍说：“要是假的，你别叫我哥哥了。果有这样人欺负你，我不与你出气，我是畜生。什么人欺负你，说吧。”国栋说：“这个人就在咱们院里住。”卢珍说：“必是恶霸。你带我找去，要死的要活的，就听你一句话。若要将他要了命，还是我出去偿命，与你无干。道是姓什么呀？”国栋说：“就是我姐姐，”卢爷一听说：“呸！你胡说，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姐姐，亏了你是与我说，要与别人说，叫人家把牙都笑掉了，你邀人打你姐姐，你还算人么？趁早别往下说了。你再往下说，我就不认得你了，你我断义绝交。”国栋说：“你打算我这个姐姐像别人家的姐姐那？她与别人不同，力气大，棍法精，拳脚快，刀法熟。我们动起手来，我总得跑；不跑，就得受她的打；并且不放走，给她跪着，叫姐姐，亲姐姐，饶了我吧，再也不敢了，这才叫走那！见头打头，见尾打尾，我实无法了。各处找人帮我打她，总没有能人。我看着我天锦哥可以，他又病了。想不到哥哥你准能打她。有言在先，有人欺负我，你管，这你又不管我了。也罢，你爱管不管罢。你不管，我一辈子也逃不出来了，不如我死了，倒比那活着强。”

卢珍知道他是浑人，倘若真行了短见识，更不对了。无奈劝

劝他吧，说：“兄弟，你想姐姐是外姓人，在家还能有多少日子，你再忍几年就得了。”国栋说：“你别管我了，我这就碰死，你去你的吧！”说毕又哭起来了。卢珍为难，心中想：有了，我冤他一回倒行了。我应着帮打，叫他把她诳来，我在山子后面蹲着。他叫我不出去，等他姐姐走了，我再见他，我说：“我睡着了。”自要哄他过了一日半日，我们一走就完了。想妥了这个主意，说：“兄弟，别哭了，我应了，帮着你打，还不行吗？”国栋听说道：“你管了？”卢公子说：“我管了。”国栋说：“我也不哭了，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去诳她去。你在山石后面等着，我将她诳到此处之时，我叫‘救兵何在’你在山子石后面出来说：“‘好大胆！欺负我的拜弟，我打你这个东西！’你打她，叫她叫，不叫，还打。我也叫她叫，不叫再打，就给我出了气了。”卢珍说：“你快去呀！”国栋说：“你可得言要应典那！不然我走了，你跑了，我救兵不在，那可害苦了我了。那可是她打的，明天去她还打那！我可得死给她瞧。你要走了，我是个王八，我可不敢骂你。”卢珍无法，只有等着。

国栋的姐姐，乳名叫小霞，本是展辉之女。展耀就有一子，是国栋。太太先死的，大员外后死的，病到十分，叫姑娘过来与叔父婶母叩头说：“从今后不许叫叔父婶母，就叫爹爹娘亲。你们夫妻可要另眼看待这苦命的孩儿。”二员外夫妻说：“哥哥放心，我们待她，要与国栋两样心肠，我们不得善终。大爷，姑娘给什么人家？”大员外说：“一要世代簪缨之后，二要人家善静，三要文有文才，四要武有武工夫，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职。”二员外一听，就知道太难了，说：“大哥，若有一件不全，给不给？”大员外“噉”地一声，咽了气了。大家恸哭发丧。办

事将完，二太太又死了，也把事办完。姑娘带着两个小丫环，学习针黹^①，描鸾刺绣，早晚的舞剑，打袖箭，全是展家家传。国栋可不会，每遇姐弟俩交手的时候，国栋必败。姑娘比他强的多多，力气可没他大，用的巧妙，国栋输了，姑娘叫他求饶。每遇动手，回回如此。国栋忌上了小姐，本要邀天锦，天锦又病了。如今见卢珍又强多了，定好了计，自己到姑娘的院内叫阵。姑娘出来，短衣襟，手拿木棍，说：“你这几日没受打之过吧，又来了。”国栋说：“我拜了老师了。你不行了，快给我磕个头吧！我就饶了你。”姑娘大怒，二人交手不到十个回合，小爷就跑奔西花园子而来。姑娘在后，进了花园，与卢珍见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针黹（zhǐ，音指）——针线的意思。

第六十三回 小爷败走西花园内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诗曰：

城头叠鼓声，城下暮江清。

欲向渔阳谶，时无祢正平。

且说展国栋去到姑娘香闺绣户，以比棍为名，把小姐诓将出来，先比试了几下，败走西花园内。进月样门，直奔太湖山石。姑娘在后面追赶。他冲着太湖石嚷喝说：“呔，救兵何在？救兵何在？”姑娘一听，不敢前去。心中暗道：这孩子不是外边勾了人来。倘若外边勾进人来，自己抛头露面，没穿长衣服，就是这样打扮，漫说是男子，连妇女们都不好意思见。倘若叫叔叔知道，数说自己几句，那时怎了？国栋本是一个浑孩子，他真许外头勾进人来，不如早早回避为是。国栋连叫救兵，回头又叫姐姐：“你怕了我了。是好的回来，我这有救兵，你敢来么？从此你就永不用和我夸嘴了。”姑娘听他这一套话，不觉的气往上一冲，又见国栋冲着太湖石叫了半天，并没有答应。自己忖度：别叫这个傻子诓我一句话，就把我吓跑了。国栋是个傻人，他在外面一嘲笑，我岂不被外人耻笑？

这些姑娘，都是骄傲的性情，何况她是一身的功夫，那性情未免更显着骄傲了。自己一反身，又追下国栋来了，说：“你这孩子，这个打今天是没挨够那！你叫什么救兵？若不叫救兵？我

倒饶了你。今天冲着你这个救兵，连你带这个救兵给我跪下，我都不饶。”随说随追，国栋就跑，冲着太湖石又嚷：“救兵何在？救兵快些出来，不然我要不好了。哎哟！救兵跑了，你可害苦了我了。”姑娘听着喊救兵喊得紧，又收住了步了。姑娘看太湖山石后，并无一人，又追，追到身临切近，国栋真急了，说：“救兵再不出来，我可要糊骂你了。”姑娘说：“今天你倒不要紧，我倒看看你这救兵，是项长三头，肩生六臂？”国栋又说：“你不出来，连我姐姐都要骂你啦！”卢珍实忍不住了，本是装瞌睡，一听要骂，可就忍不住了；再听姑娘说话又太大了点，连国栋带救兵给她跪着，她都不饶。本来无心与姑娘交手，被这两句话一挤对，把卢公子的火，挤对的就发燥起来了。单手提那根齐眉棍，往上一抬身躯，朝对面一看，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追赶国栋。她短打扮，头上乌云，有一块鹅黄绢帕罩住，并没戴定花朵，也没有钗环镯钏。穿一件玫瑰紫的小袄，葱心绿的汗巾，系腰双桃红的中衣。三寸窄小的金莲，一点红猩相似，粉面桃腮，十分的俊丽。手中提一根齐眉棍。卢公子故意断喝一声说：“呔，什么人？大胆敢欺负我的拜弟来。来，来，与公子爷较量三合！”姑娘猛然间，见太湖石后显露一人，小姐立住脚步。但见这位相公，头戴银红色武生巾，银红色箭袖，香色的丝带，靴子、衬衫俱被太湖石挡住。往脸上看，粉融融一张脸，两道细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赛涂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轮，细腰乍臂，双肩抱拢。姑娘一照，羞了个面红过耳，拉棍回头就走。国栋在旁边说：“救兵，打！打！打！别叫她跑了，快追打。姐姐，你可栽了跟斗了，就会欺负我，今天可叫人家追跑了，明日再别和我说嘴了。”姑娘出花园，回到自己的香闺绣户。国栋

仍是后面追来，说：“你敢上后花园里去吗？”姑娘回头叫：“兄弟到我屋里来，我与你讲话。”国栋不敢进去，就在院里站着，拿根棍子，说：“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你几时也给我跪下，我才饶你。”早有丫头接了棍，进去问小姐：“怎么，今天大爷得了胜了？”姑娘说：“你少说话，请大爷进屋里来。你告诉他，只管进来，不是诓着打他，有话和他说。”国栋方敢进来，说：“姐姐，你不是诓到屋里打我去。”姑娘说：“你只管进来，我有话和你说。”国栋到了里面说：“姐姐，什么事？”姑娘说：“兄弟那边坐下。”国栋说：“什么事？姐姐你说吧！”姑娘说：“你我兄弟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叫了外人打姐姐来。”国栋说：“就为你屡次三番打的我实在难受，我老不能赢你，故此我才找了一个助拳的。他也不是外人，他是我的盟兄。”姑娘说：“你我兄弟是亲姐们，你打了我也不要紧，我打你也不要紧。难道你竟把姐姐恨上了。好兄弟，你真不错，我真疼着了你了。我就是告诉爹爹去。我问问爹爹，你是哪里约来的人，我就是叫爹爹打你，我也打不了你。”说罢就哭，把国栋吓了个胆裂魂飞，就与姑娘跪下说：“好姐姐，千万可别叫爹爹知道，我再也不敢了。”他也明知，要叫他天伦知道，必把他打个死去活来，故此苦苦央求姐姐。其实姑娘是怕他告诉，故此拿厉害话把他威吓住，就省的爹爹知道了。倘若员外知道，数说自己一顿，是死是活，叔叔比不得婶母，婶母数说一顿不要紧。想着把傻小子安置住了就得了。不想外头，还有人泄漏。那卢珍虽然见着姑娘，见姑娘脸一发赤，回头就跑，国栋就追。卢珍哪里肯追，见他们姐弟跑了，把棍子一扔，奔东院来了。

回到屋中，看韩天锦的病势，已好到八九成。重发了好几次，都由食上之故。这也知道喝点粥了，看看全愈，正对着大官人和

二员外在里头讲话。少刻，大官人出来，进了书房。卢珍站起来说：“大叔哪里去来？”大官人说：“上里边和你展二叔谈了会子话，看了会子闲书，要和我着棋，我哪里有闲心与他对奕？不然你上里边去，与你展二叔着两盘棋，到也罢了。”卢珍说：“叔父即无心着棋，难道说，侄男就有那样闲心？侄男恨不得这时就到襄阳，见着我天伦才好。”丁大爷这也就不便去了。丁大爷又过来看了看天锦，就见卢珍在那里坐着，忽然嗤的一声笑了。大官人向卢珍说：“你方才笑什么来着？”卢珍回答：“侄男并没笑。”丁大爷说：“莫非你有什么心事吗？怎么连笑你都不知道哪？”卢珍说：“侄男情实的没笑，必是叔父听错了。”大官人随即也就说：“大概是我听错了。”慢慢的察言观色，净看着卢珍，仍是如有所思的样子，待了半天，又嗤的一声笑了。大官人说：“这你可就不必隐瞒了，有什么心事，快讲上来。”卢珍情知隐瞒不住了，就将拜把子，见着人家姑娘，一字不曾隐瞒地细述一遍。丁大爷一听一笑，问：“你看见这个姑娘品貌如何？”就把卢珍羞的是双颊带赤，一语不发，只是低着头害羞。大官人忽然心想，顶好地一门亲事，我何不与他们两下里作个媒人。想罢复又到里边，面见展二员外，仍是落坐献茶。大官人说：“我自从到了家中这些日子，未曾见着姑娘，倒是把外甥女请过来见见。”二员外点头，立刻把姑娘请到。启帘而入，一看姑娘，怎见得，有赞为证：

丁大爷，观对面。但只见，一启帘，进来了一位姑娘，貌似天仙。艳丽无双多俊俏，闺阁的女子，稳重端然。透出了，正色颜。绿鬓垂，珠翠鲜，麻姑髻，乌云挽，拟着个，碧玉簪。趁着那，珠儿又圆圆，翠儿又鲜鲜，花朵儿颤颤。穿一件，对领衫，衬衫上，绣牡丹，百褶裙，遮盖严。准定那，裙儿之下是对秀美

的小小金莲。梨花貌，芙蓉面；桃蕊的腮，似把笑含。土形正，如悬胆，配着那，耳上环。樱桃口，真是一点，不点胭脂，红里透鲜。两道眉，似春山；皂白分，星眸显。见了那丁大爷道了一个万福，欲前不前。

丁大爷看见了甥女小霞，方与展二员外说道：“姑娘几载不见，长成人了。”二员外道：“姑娘，你也不认的你大舅了罗！”姑娘回答：“不认识了。”深深道了一个万福，归后去了。大官人复又问：“姑娘可曾许配人家？”展二员外说：“我哥的遗言，六件事全，方才许配，差一件事不给，故此耽误。”丁大爷问：“哪六件事？”回答：“一要世代簪缨之后，二要人家善静，三要文才，四要武技，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丁大爷说：“我作个媒人，就是卢珍，可称世代簪缨，家里就是三口人；文才武技，你是问过的；品貌，你是瞧见了；这一到襄阳，跟着大人，拿王爷回来，何愁无有官作！”展二老爷一听，喜之不尽，说：“大弟，我见面就有意，可不知定过姻亲没有？今天大弟一提，焉有不愿意之理！就此定妥。”丁大爷对卢珍说明，就把卢珍带将进来，与二员外行了礼，就以岳爷呼之。合家人皆知此事，都与员外爷道喜。

万事皆是个定数，非人所为。此事若非天锦染病，断断也成了此事。亲事定妥，韩天锦的病体全愈，告辞起身，直奔襄阳去了。

全珍馆闯祸，俱在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黄花镇小五义聚首 全珍馆众英雄相逢

且说卢珍定了亲事，韩天锦病体痊愈，爷三个起身，直赴奔襄阳暂且不表。

且说的是山西雁徐良，同着闹海云龙胡小记、开路鬼乔宾，与艾虎分手，定下在黄花镇相会。徐良叫人推着小车，直奔黄花镇而来。一路之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日，到了黄花镇，进了东镇口，道：“这里有座饭铺，字号就是全珍馆。门口有长条桌子，长条板凳。”开路鬼叫道：“哥哥兄弟，咱们在此吃会子酒吧，肚内觉着饿了。”徐良点头，就将小车放在门外，叫他们就在这桌子上要吃食物件。迎着门摆着三角架子，上头搭着块木板，木板上搭着个帘子，帘子上摆着馒头、面、粽儿、包子、花卷。为的是：卖力气的苦人，担挑推车的到了，有现成吃食物件。并且，那边靠着门旁有一个绿瓷缸子，上头搭着块木板，板上有几个粗碗，缸内是茶。里面人吃饭、饮茶，走了把茶叶倒在缸内，兑上许多开水，其名叫总茶。每有苦人在外头吃东西，就饮缸里的总茶，白饮不用给钱。

三人进了全珍馆，直往后走。到最后面。后堂迎面一张桌子。三位谦让了半天，胡小记迎面坐了。过卖^①过来，问要什么酒菜。

^① 过卖——指旧时的店员。

要了一盆子醋。然后胡小记、乔宾要酒，要上等的酒席一桌。不多时，罗列杯盘，酒已摆齐。三位畅饮。

正在吃酒之间，忽然有一骑马的来到。见那人下了坐骑，有铺中人将马匹拉将过去。此人下马，直奔里边来。问铺中人：“可有雅座？”掌柜的说：“没有雅座。”又问：“可有后堂？”回答：“有后堂，叫人家占了。”说：“可能够叫他们腾一腾？”铺中人说：“那可不行，全都有个先来后到。”又问：“就是一个后堂吧？”回道：“有个腰门。”那人说：“待我看看。”隔着一层栏杆，那人说：“这倒也可以。”出去打马上取出一个绿布口袋来，叫他们涮了一把茶壶，抓上把茶叶，把开水倒上，拿了四个小茶缸儿，就在腰门靠着西边那张八仙桌上，叫过卖净了桌面，西面放了一张椅子。

不多一时，听外面一阵大乱，一个个撒蹬离鞍。有铺中人把马匹接过去，就在铺面前来回的遛马。有一位相公，许多从人伴当，直是众星捧月的一般。但见这位相公，戴一顶白缎子一字卧云武生公子巾，走金边，卡金线，绣的是串枝莲。两颗珍珠，穿着鹅黄灯笼穗，在两肩头上乱摆。白缎箭袖袍，绣的三蓝色的大朵团花。五彩丝鸾带束腰，套玉环，佩玉珮葱心绿衬衫，青缎靴子。肋下佩刀，金什件，金吞口，轧把峭尖雁翅势，钢刀悬于左肋。细条身材，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润，仿然是出水的桃花一般。两道细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口赛涂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轮。细腰窄臂，双肩抱拢，暗隐着一团威风杀气。众从人拥护着来到后边，问道：“在哪里烹茶？”那先进来的从人说：“茶已烹好，现在此处。”那位武相公也往后看了看，就在西边八仙桌上落坐。吩咐：“快些拿茶来，好生燥渴！”那人

赶紧地答言：“是！”就斟出四半缸儿茶来，由靴桶儿里掏出一把扇子来，就把这茶用扇乱扇，把茶扇得可口，说：“请相公爷吃茶。”

徐良与胡小记说：“大概此人家中不俗，这是行路，还有这么大的款式呢！”胡小记说：“看着这样，定然不俗。”将把茶要往上一端，听着外边大吼了一声，进来一人。这一声喊，半悬空中打了雷相似，好诧异！进来一人，身高一丈开外，一身皂青缎的衣服，面似地皮，进门来扑奔后面，说：“我渴那！渴那！”冲着山西雁而来。徐良告诉过卖说：“你先张罗这一个料半的身量去！”过卖迎出去说：“你是干什么的？”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就是霹雳鬼韩天锦，同着大官人、卢珍，正走到黄花镇东镇口外，说：“我渴了！”卢珍说：“这是个镇，店里面必有卖茶的。咱们到里面去找茶铺。”韩天锦一人先就进来。公子就怕他闯祸，谁想还是闯祸。将进镇店，他就看见全珍馆了，直往里走，嚷渴。过卖迎住问他。他说：“渴了，我要饮水。”过卖说：“门外头有现成儿的，你要事忙，拿起来就饮，也不用给钱。”韩天锦听见，一扭头，他就看见那个武生相公人家那里的茶了。他只当那个茶，拿起来就饮。那过卖说是门口儿那个缸里的茶，是天锦听错，也是过卖没说明白。事从两来，莫怪一人。韩天锦拿起人家的茶来就饮，一连四碗，人家焉能答应。

毕竟不知怎样闹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楞汉子吃茶夸好 莽男儿喝汤喷人

诗曰：

真人塞其内，夫子入于机。

未肯投竿起，惟欢负米归。

云中东郭履，堂上老菜衣。

读遍夫贺倚，如君弟者稀。

且说韩天锦问过卖，他说：“外头有现成的茶，拿起就饮。”天锦一看北边是里头，隔着一段栏杆，这必是外头了。他一看四个小茶缸，四半碗茶，从人才把它扇凉了。他过去伸着大手就要端茶，从人一拦，说：“你好生无礼！”这句话未曾说完，就被武生相公拦住，打算着来人把茶饮完，道个致谢，也就完了。只见来人嘴又大，碗又小，茶又少，端起来噙的一声，几碗茶就没了。一叭哒嘴，就咽下去。来说：“好啊！”又端起来一碗，一连就是四碗。饮完了，又说：“好啊！”转脸要走，被武生伸手拉住，说：“呸，你这厮好生无礼！”天锦问：“怎么无礼！”武生说：“你方才饮这个茶好不好？”天锦说：“我直说好啊！”武生说：“好便怎样？”天锦说：“好了给柜上传名。”武生说：“是我的茶，怎么好了给柜上传名？”来说：“好小子！”武生回答：“你骂哪？”来说：“我没骂你，我骂这个小子哪！他说外头有现有的，拿起来就喝，叫人家损我一顿。我就是打他个狗养的！”过卖吓的是

浑身乱抖，说：“大太爷等等，咱们可不许矫情。我说外头，是门外头，西边有个绿瓷缸，瓷缸上有块板，板上头有个黄砂碗，拿起就喝，也不用给钱。谁叫你拿起人家的茶来喝，人家岂有不说的道理！”天锦说：“到底是你没说明白！”言犹未尽，抓起过卖要打。武生说：“大个，我看你有点不讲礼，不用欺负他！来来来，咱们较量较量！”

正说话间，卢珍打外边闯将过来，随后大官人也到。原来是他们见韩天锦到黄花镇，踪迹不见，直找到西头，又打西头找回，方才找到全珍馆。卢珍高声嚷道：“哥哥要和人打架，千万可别动手！”连大官人也到，一问怎么个缘故？过卖就将所有的情由述了一遍。卢珍拿好话安慰了过卖几句，说你看我吧！转头又问了问天锦。天锦说：“他说的不明！他说外头，也没说哪个外头，叫人家损了我一顿！”卢珍说：“到处里就是哥哥你闯祸！坐着吧，我过去给人陪礼去。”便对武生道：“这位大哥在上，小弟有礼。方才是我无知的哥哥得罪了兄台，看在小弟份上。他把尊公的茶全都喝了，我们也不敢说是赔了，我再给阁下斟出几碗来晾着就是了。”武生连连陪笑说：“岂敢！岂敢！我倒透着小器了。”彼此对施一礼。卢珍告退，归到东边靠着武生相公那张桌子落座，数说了天锦几句，然后过卖过来，倒给天锦陪了个礼。然后要茶。天锦说：“什么也敌不住人家的茶好饮！”卢珍一笑：“哥哥还会品茶哪！”天锦说：“什么话！那真好饮呀！”山西雁徐良说：“你看这个人，那么大个，他会没喝过茶？”乔宾说：“看他有多时开过眼？”胡小记说：“别看 he 料半的身量，我一低脑袋，他就得躺下。那个武生相公倒是个朋友，说话也真通情理，可就不知道姓字名谁？”再听那边说的话，更奇怪了。就说这茶，天锦直

夸这茶好。卢珍说：“怎么个好法？”天锦说：“饮的嘴里呀，那么香喷喷的，苦因因的，沈都噜的，甜深深的。”卢珍说：“你是净饮过凉水，没有饮过好茶。过卖过来，把你们里头那顶高的雨前茶，照着那边的样子，烹一壶来！”不多一时，烹了一壶来。卢珍把三碗斟上，过去又让了让那边武生相公。头碗递给大官人，二碗递给天锦，然后自己端起一碗，说：“哥哥尝尝这个茶怎么样？”天锦把茶端起来，噙的一声，一叭咂嘴，又一裂嘴说：“差多，差多！”卢珍问：“怎么差多呢？”天锦说：“饮的嘴里不那么香喷喷的，不那么苦因因的。”卢珍说：“别说了，叫人家听见耻笑！”大官人说：“这茶就很好。”不多一时，来了一个人提着一壶茶，放在桌案之上，说道：“我家主人听着这位爷夸奖我们这个茶好，原本是打我家乡带来的茶叶，果然此处卖的茶叶敌不住我们带来的茶叶好，这是我家主人孝敬爷们的，些须小事，望乞笑纳。”卢珍说：“素不相识，这如何原本是打我家乡带来的茶叶，果然此处卖的茶叶敌不住我们带来的茶叶好，使得！净是韩大哥夸好，叫那位尊兄送过来，这怎么答人家的情哪！回去见你家主人替我们道谢。”说毕，复又冲着相公桌上一谢。大官人也就谢了谢。韩天锦就先把茶斟起来，一饮，说：“大叔，兄弟，尝尝这茶，到底是真好！卢珍也就点头。大官人也说：“好！怪不得他夸奖。”

少刻，那边武生相公过来说：“饭已要齐，请诸位在那边一同喝一杯酒吧！”大官人、卢珍都说：“不陪！不陪！少时我们饭也就要来了。大家两便吧，尊兄先请。”

不多一时，叫过卖来，也要了一桌上等酒席，摆列杯盘。卢珍与大官人俱到武生相公面前让了一让，复返落座，大家吃酒。

卢珍虽是这边吃酒，不住的净看着那边武生相公。但见那相公端起酒来，长叹一声，复又放下，心中如有所思，从人们劝解说：“相公总得吃饭，怎么连酒也不饮了？”勉强着要了两碟馒头，让相公吃。刚吃了半个，也就放下。又给要汤，相公言不要了。从人一定叫过卖强要了一碗汤，是木樨汤。不多时汤到，相公叫看茶来漱口。

忽然由外面进来一人，背着包袱，一身墨绿的衣服，壮帽，肋下悬刀，面如熟蟹盖一般，粗眉大眼，直往里跑。进门来就嚷：“饿了，饿了，我饿了！”正是过卖张罗着卢珍那边摆齐，又到后堂张罗着胡小记的酒饭。徐良说：“你看，打外头来了个饿的。方才来了个渴的，这又来了个饿的，瞧他去吧！”过卖将出来，那人已经到了后堂，说：“饿了，饿了，瞧有什么吃的，快些拿来！”过卖说：“要现成的这里没有。外头有现有的，拿起来就吃，有忙事吃了就走。”可巧过卖又没说明，始终又没提门口的外头，又遇见了个浑人。那人一想，那个栏杆里头是里头，栏杆外间是外头。转身又看见武生相公那些酒席，直奔前来，到桌案之前，他也不管好歹，就把方才端来的那碗热汤，端起来就要喝。又是碗清汤，也没有油，也不冒热气，这个端起来就喝。头一口咕噜一声咽将下去，烫得心腹生疼。似乎这二口汤就不用喝了。嘴急，又把二口汤喝在嘴里，烫的噗哧一声，一口汤喷出，正喷在武生相公脸上，头巾衣服等处，无一不有。人家是新开剪，头次上身，崭新的衣服全给油了。武生气往上一壮，用手一指，说：“那丑汉这是怎样了？”那人哎哟半天说：“你说怎样？”武生相公说：“你赔我！”那人说：“赔我舌头！”武生相公说：“我的汤，谁叫你端起就喝？”那人说：“那小子他叫我喝的！”过卖早就吓的抖

衣而战，过来分证这个礼说：“我叫你在门口外头，有个三角架子，上头有个木板，木板上有馒头、面、粽儿，拿起来就吃。谁叫你喝人家这个来！”那人一听，羞恼便成怒，抓起过卖就要打。里面三位英雄不服了。开路鬼乔宾就要出来，被胡小记拦住。山西雁说：“该这位相公倒运。饮茶，犯小人；吃饭又犯小人。”韩天锦也有了气了：“怎么人家的东西他拿起来就是吃。”卢珍说：“哥哥，你别说了！只许你拿起来就饮，不许人家拿起来就吃吗？”那武生相公就是泥人，也有土性儿，喝道：“那个小辈不用和过卖发横，你就是赔我的衣服！”那人说：“你就赔我的舌头！衣服有价，舌头没价！索性我也不冲着过卖说了，赔舌头吧！”小子随说着，上头一晃，就是一拳。武生相公一伸手接住，腕子底下一腿，那人便倒，复又起来。里外众人哈哈一笑，那人恼羞成怒，亮出刀来。

不知两个人怎样较量，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卢珍假充小义士 张英被哄错磕头

且说那人羞愧难当，摔了个跟斗。大家一笑，不由气往上一冲，把刀亮将出来，往前一趋，对着那位武生相公就剁将下来。武生相公往旁边一闪，正要拉刀，那人早扑通躺在地上。原来是卢珍赶奔前来，抽后把腕子接往，底下一脚，那人便倒。卢珍将他搀将起来，说：“朋友，你在这边坐。”那人说：“什么事！你把我趟个跟斗，给我刀来！”那刀早被卢珍拿将过去，递与大官人了。卢珍说：“朋友，你别着急。人将礼义为先，树将枝叶为圆。咱们都是素不相识，你们两造里我俱不认的。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世间人管世间人的事。哪有袖手旁观，瞧你们动刀的道理？故此将你让到这边。论错是哥哥你错了，也搭着过卖没说明白。你也该想一想，你也该看一看。就有现成的，哪有成桌的酒席给你预备着？你也当问问再吃再喝才是。知错认错是好朋友。哥哥，是你错了不是？”那人说：“我皆因有火烧心的事。我两个哥哥在监牢狱中，看看待死，上武昌府找人，去慢了，我两个哥哥有性命之忧。故此听那小子说外边有现成的东西，我拿起来就吃。那个人即是他的东西，他就应当挡我才是，为何等我喝到口中，他方说是他的？还叫我赔他的衣服！他就得赔我的舌头！”卢珍说：“你就是不论怎么急，吃东西总是慢慢的，不然，吃下去也不受用。别管怎么，看在小弟的份上，你过去给他赔个不是。”

那人说：“你不用管了！他与我赔不是，我还不能答应呢！”卢珍说：“事情无论闹在哪里，总有个了局。你方才说有要紧的事情，此事不了，你也不能走。依我相劝，你先过去与他赔个不是，别误了你的大事。”那人说：“你住口吧，趁早别说了！我这人是个浑人，任凭什么人劝解，我也不听！此时除非有一人到了，他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卢珍问：“是谁？”那人说：“除非是我艾虎哥哥到了，别者之人，免开尊口！”卢珍暗笑，自思：冤他一冤，此人即认得艾虎，必不是外人，复又问道：“你怎么认得艾虎？”那人说：“我不认得，我哥哥认的。”卢珍更得了主意了，说：“你不认的艾虎，你贵姓？”那人说：“我姓张，我叫张英。上武昌府找艾虎哥哥与我托情。”卢珍说：“你不用去了。这才恰巧哪！我就是艾虎，匪号人称小义士，正打武昌府往这儿来。你要上武昌府，还要扑空了哪！”那人一听，赶紧双膝跪地说：“哎哟！艾虎哥哥，可了不得了，咱们家祸从天降！”卢珍说：“咱们无论有什么事情，全有小弟一面承当。你先把这件事完了，再办咱们的家务。”张英说：“此事怎么办？我可不能给他赔不是！”卢珍说：“论近是咱们近，你要栽了跟斗了，如同我抢了脸的一般。”张英说：“若非是艾虎哥哥你派着我，别人谁也不行。你叫我磕一百个头我还磕哪！”卢珍说：“好朋友，你这少待。”原来大官人劝解那武生相公，人家是百依百随，连身上喷的那些油汤，尽都搽去，又打来脸水，把脸上洗净。卢珍过去说：“看在小可份上，我将他说了几句，带将过来与尊公陪礼。”武生说：“屡屡净叫兄台分心，不必叫他过来了。”卢珍随即将他带将过去，张英说：“若非我哥哥叫我给你磕头，不然，你给我磕头，我还不答应呢！”赌气子跪在地下磕了几个头。人家武生相公更通

情理，也就屈膝把张英搀将起来，说：“朋友，不可计较于我。”卢珍也就给武生相公作了个揖，拉着张英往他们这座位来了。大官人也就给武生相公施了礼，就奔自己的座位了。

卢珍听见后面有人说：“此事办的好！”有个山西人说：“好可是好，就是有点假充字号。”卢珍瞅了他们一眼，暗道：“这几个人莫非是认得艾虎？”自己重新又与张英说话：“你先坐坐，咱们有现成的东西，你先吃点。”张英说：“艾虎哥哥，我吞食不下。”卢珍说：“你不可叫我艾虎哥哥，我不姓艾，我与艾虎是盟兄弟。我带着你去找他去。我有地方找他。”张英一听，大吼了一声，劈胸一把揪住卢珍说：“你冤苦了我了！你就是赔我的舌头，赔我舌头！”卢珍说：“你这厮好不达时务！”用手把他腕子刁住一翻，张英扑通就跪在地下，被卢公子拧住他的胳膊问他：“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忽听见后面山西人说：“不用打了！真正的艾虎来了。”大官人说：“好，卢珍，撒开他吧，艾虎来了！”就见艾虎慌慌张张往里就走，说：“我看见小车，我就知道你们在这里那！”一回头看见了大官人、卢珍，艾虎一怔说：“大叔从何而至？”大官人说：“我们的事，少时再告诉你。你先见见你这个朋友。”艾虎过来与卢珍行礼。卢珍说：“你不认的这是谁吧？”艾虎说：“不认识。”卢珍说：“这是韩二叔跟前的韩大哥。艾虎说：“不是天锦大哥？”卢珍说：“是！”艾虎说：“只听说过，没见过。”随即过来磕头，说：“小弟艾虎与哥哥磕头。”天锦说：“起来吧，小子！”艾虎说：“怎么哥们见面就玩笑？”卢珍说：“韩大哥不可！这是欧阳叔叔的义子，智叔叔的徒弟。”韩天锦说：“艾兄弟，别恼我呀！这是我的口头语。”艾虎暗说：“好口头语！”复又问，“卢大哥，里边那位白眉毛的，你不认识？那是徐三叔跟前的，名

叫徐良，外号人称多臂熊，又叫山西雁。”回头把里头几位叫过来，与大众见见。先给徐良见：“这是茉花村的丁大叔。”徐良过来磕头。大官人问了，才知是徐三哥之子。又与韩天锦、卢珍相见。又把胡小记、乔宾与丁大爷见了。复又与卢珍、韩天锦见了。徐良问艾虎娃娃谷的事。艾虎说：“全搬了家了，白跑了一趟。”艾虎又问卢珍：“怎么同韩大哥走到一块了？”卢珍就把奉母命，会同了大叔，半路遇天锦打虎、养病以及方才抢人家茶喝的事情细说了一遍。艾虎一听净笑。

大官人说：“我们这到襄阳，也就晚了吧？艾虎你必然知道。”艾虎说：“什么事？”大官人说：“你五叔到底是死了是没死？”艾虎说：“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哪！死了没有半年，也有几个月了，并且死的苦，尸骨无存！”这句话还未说完，卢珍就哎哟我的五叔哇，把气挽住了。大官人放声大哭说：“我的五弟呀，五弟呀！想不到你一旦间身归那世去了！”徐良在旁边也是落泪。艾虎也是凄惨。就见那边武生相公，哎哟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家忙成一处，呼唤了半天，武生相公方才悠悠气转。大家这才把他搀将起来，坐在椅子上，哭的死去活来好几次。你道他是谁？这是白玉堂的侄儿，白金堂之子，名叫芸生，外号人称玉面小专诸。因为他事母至孝，玉堂的那身工夫是金堂所传，芸生这身工夫是玉堂所传。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件件皆能。高来高去，蹿房跃脊，来无踪迹，去无影响。别创一格的能耐，会打暗器，就是飞蝗石，百发百中，百无一失。就是一桩，五爷会摆的西洋八宝螺丝，转弦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没教过芸生。芸生要学，五爷说：“惟独这个艺业，我已经是会了，就算无法了。古人会什么，就死在什么底下的甚多，故此不教。”何尝不是会消

息就死的消息的底下！芸生奉母命上襄阳，带着些从人到了此处，听艾虎说，方知叔叔的凶信。不然，怎么死过去了？揩了眼泪，过来见大官人说：“原来是丁叔父。”跪倒磕头，自通了名姓。大官人一听，说：“这可不是外人。”大家见了一回礼。艾虎问：“这位是谁？”张英说了自己的事情。艾虎就要辞别大众，上岳州府救两个哥哥。

艾虎救哥这段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结金兰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庙艾虎搭救宾朋

诗曰：

英雄结拜聚黄花，话尽生平日已斜。

五义小名垂宇宙，三纲大礼贯云霞。

凭歌不属荆卿子，谈吐何须剧孟家。

自此匡王扶社稷，宋皇依归整中华。

且说张英在旁边，又是气，又是恨。瞧他们大家见礼，方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艾虎哪。直等到白芸生见礼已毕，回到他那边换衣服去了。原来芸生大爷来的时节，就听见人说他二叔在襄阳地面故去了，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带来。如今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家人把包袱解将下来，到全珍馆把包袱解开，拿出一顶青布武生巾，迎面嵌白骨。摘了那顶头巾，戴上这顶；脱了白缎子箭袖，换上青布箭袖，套上灰布衬衫，紧了紧青线带，换了青布靴子。那口刀是绿鳖鱼皮鞘，孝家不应例带，有个青布套儿把它套上。复返过来，与大众说话。再看芸生公子，更觉着好看了。

那边芸生换衣服，这边是张英告诉艾虎，就把绮春园分手到家，坏种讹房子，坐死坏种，马大哥和我哥哥收监，众绅士用钱买他二人不死，赃官有意点头，太太的口紧，马大哥叫我找你上武昌府，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艾虎一听，肺都气炸，把脚一跺，咬着牙说，“好赃官，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胡小记、乔宾

也觉挂心，过来打听说：“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吗？”张英说：“不是，张豹是我叔伯哥哥。”艾虎带着张英与大众见了见。艾虎说：“我可不能陪着上武昌府了，我先救我两个哥哥要紧。”大官人说：“不可，艾虎去不得！现在监牢狱收着，你怎么去救？”艾虎说：“全凭我这一身能耐，进了监中，开了狱门，有一得一。是凡打官司的全放将出来，给他个净牢大赦。然后我奔知府衙，把赃官满门家眷，杀他个干干净净，方消我心头之恨！”徐良说：“算了，兄弟，你别往下说了！那不是反了吗？”大官人说：“事缓而别图，你这孩子老是一冲的性儿。我给你出个主意，准保万全。咱们大家去罢，见了大人苦苦央求。就说这岳州府的知府，是怎么样宠信官亲，苦害黎民，你两个盟兄怎么样的不白之冤。若是论私，大人去封书，或是来二指宽的贴，管保无事。论官，行套文书，连知府都坏。”徐良在旁说：“兄弟，大叔这个主意很是。再说监牢也不易过去。古人云：事要三思，免了后悔。一冲的性儿，到了那里救不出来，岂不是徒劳往返！”卢珍在旁称善说：“贤弟，这是个好主意。你就依计而行吧。”艾虎心中虽不愿意，有大官人的话，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自可委屈着答应，自己内里单有打算，就是张英心中不愿意。卢珍旁边说：“哥哥，你自管放心吃你的东西，这就不用着急了。监中二位哥哥，准保无事。”张英也就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坐下。

卢珍叫过卖把后边那一桌搬在前面，换了一个圆桌面，大家团团围住，添换了许多酒菜。就是芸生闷闷不乐，他们那桌酒席，那些从人吃用。从人也都换了缟素衣服。这边大官人打听襄阳的事情，又问了丢大人的情节。他对胡小记、乔宾说：“你们也不必回湘阴县了，咱们一同见大人去。再说破铜网阵也得用人。今

天暂且住此处，明日起身。芸生不能一路走，他们有马。徐良单走，他们有小车走得慢。叫张英回去先送信，好叫监中人放心。”

安排妥当。芸生叫从人出去，在黄花镇打店。丁大爷一瞧他们这小弟兄们：芸生、天锦、徐良、卢珍、艾虎虽则是高矮不等，都是将门之后，俱各虎视昂昂。丁大爷说：“我的主意，你们五个人正当结义为友。上辈是陷空岛的五义，你们若拜了盟兄弟，可称为是小五义。”这几个人无不乐从。

大家饱餐一顿，就有芸生大爷的从人前来说：“店已打妥，由此往西路北，字号是悦来。”随即把这里残席撤去。四张归一，连外头推小车的饭钱也算在一处。给了饭钱、酒钱，大家出来，一直扑奔悦来店。马匹拉在马棚，小车推在上房的门口。众人进了上房，伙计打脸水，烹茶。复又告诉伙计，预备香案。

张英告辞，先辞别了大官人，复又辞别众人。众人要往外相送，都被艾虎拦住，一人送出。张英出了店外，就在店门东墙垛子旁讲话。张英叫道：“艾虎哥哥，你可务必要催着他们点才好哪！倘若大人文书去晚，我们那里臭文一到，两个哥哥性命休矣！”艾虎说：“二哥你好糊涂！他们事不关心，谁能等得去见大人？再说大人还不知下落哪！你在前边等我，咱们定一个地方相见。可不准什么时候，等他们睡熟，瞒了大众，我追赶于你。你说明在哪里等我？”张英一听，欢喜非常，说：“出此东镇口一绽地，正北有个双阳岔路，可走西北的那条路，别奔东北。过一个村，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路东有个破庙，庙墙全都坍塌。此庙好认，对着庙门有一棵大杨树。我在那破庙中等你。”说毕分手，张英欢欢喜喜去了。

艾虎回店。香案已经摆齐。大家一序年庚：芸生大爷，霹雳

鬼二爷，徐良三爷，卢珍行四，艾虎是大老兄弟。大爷头一个烧香，香点着插于香斗之内，跪倒身躯，磕头已毕，说：“过往神祇在上，弟子白芸生、与韩天锦、徐良、卢珍、艾虎结义为友，愿为生死之交。倘有三心二意，天厌之，天厌之！”二爷韩天锦也是照样将香点着，插在香斗之内，跪下磕了几个响头，说：“过往神佛记着：我叫霹雳鬼。”大官人说：“没有那么说的，说你的名字。”韩天锦又说：“不算，这说的不算。过往神佛记着：我叫韩天锦，小名儿叫猛儿，外号人称霹雳鬼。如今与他、他、他、他，”随说着，拿手指着大爷、三爷、四爷、五爷说：“我们拜把子，我要有狼心狗肺，我是狗养的！”大官人在旁说：“这都是什么话！他可真是个浑人。”三爷、四爷、五爷三个人论次序烧香磕头，说的言语，都与大爷一样。论排行又磕了一回头。众人给道喜，是大是小又行了礼。重新打店中要了酒饭，大家畅饮了一番。

吃到二鼓，艾虎头一个告辞。大官人一想这孩子是个酒头鬼，怎么他会告了辞了呢？哪里知道他有他的心事。大家饮毕，撤下残席。内中也有过了量的，也有不饮的，艾虎早就躺在东房内装醉。山西雁把艾虎拉起来往外就走。艾虎说：“三哥，你撒手，今天这酒已过量，你着我躺一会就好了。”徐良仍是拉着就走。至院落之中，找了个僻静所在，徐良说：“五弟，你有什么心事？对我说来。”艾虎说：“我没有什么心事。”徐良说：“老兄弟，咱们如今可就比不得先前了。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了，有官同作，祸福共之。你有什么心事，不对我说明，就辜负了方才一拜之情。不是你看着那位张二哥一走，你心中不快？”艾虎说：“不是。”徐良说：“别的人不告诉还可以，你可得告诉三哥，我

好助你一臂之力。”艾虎终是怕他把话套出去告诉大官人，故此咬定牙关不说。徐良说：“我问到是理，你不说我可就没法了。”随即来到屋中，当着众人，徐良也不提这事情，张罗大家安歇睡觉。

艾虎仍然还是醒着，听大家的动作。耗到天有四鼓，看看大家都已睡熟，假装着出去走动，下地先把灯烛吹灭。少刻，自己拿了自己的兵刃、包袱，系在腰间，把刀别上。出得外面一看，四下无人，蹑上墙头，飘身下来，这可就出来店外了。他一直是扑奔正东，出了黄花镇的东镇口，施展夜行术的功夫，鹿伏鹤行，一直是扑奔正东大路。走来走去，果然有个双阳岔路，一条是奔东北，一条是奔西北。直奔西北而来，前面有个村子，不肯进村，恐惊村中犬吠。绕村而走，仍然又归了正北的大路。走不上一里路，就见大道，远远见了这棵大杨树。临近之时，在大道的东边有一破庙，周围的墙都塌陷了，山门没有了，发出的旋门瓮洞儿仍然还在。自己打算从这个瓮洞而入，又想打墙上进去。心中一犹豫，又听里边有人说话，一伏身躯，见两个贼人拿着张英的包裹、利刃。艾虎一见，气得肺炸，亮刀向前。

要问张英的死活，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三贼丧命恶贯满 二人连夜奔家乡

诗曰：

为人百艺好随身，赌博场内莫去亲。

能使英雄为下贱，敢教富贵作贱贫。

衣衫褴褛宾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分，

不信且看乡党内，眼前败过几多人！

且说艾虎到了破庙，打算会同张英连夜赶往岳州府救人。不料走在此处，见两个小贼由庙中出来。这两个人一调坎儿，艾虎懂得。听他们说：“咱们越吊码，头一天到瓢把子这来。”说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头一天到他们贼头家混事。“遇孤雁儿脱条。”说的就是遇见一个人，在庙里睡觉。“揪了他的青字福字。”说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和包袱。“留了他的张年儿，不知道瓢把子攒儿里如何，总是听瓢把子一刚再簪不迟。”说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没伤，等见他们这贼头儿，听他们贼头儿一句话，再杀不晚。

两个人说着，扑奔正西。艾虎晓得，知道张英没死。进里头看看去，又怕这两个小贼去远。谅这两个小贼生出多大事来？他们必有贼头。二哥现在此处。一旦之间不能就死，跟下两个小贼，找他们“瓢把子”，在后边蹑足潜踪。两个小贼连一点形色不知。

你道张英因为何故几乎没叫他们杀了？他与艾虎定妥破庙相见。他先来到破庙，看了看神像不整。供桌上只有一个泥香炉，

往里一推，自己蹿上供桌，把包袱、刀摘下来，枕在头颅之下。看看上边的神像暗暗地赞叹：人也有不在时运中的，神佛也有不在时运中的。看此神像不整，心内惨凄，自己叹息着，就渺渺茫茫沉沉睡去。猛然间一睁眼，看见已经被人拿住二臂，拴牢。苦苦央来那两个人，执意不听，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扯了两半塞在口中，把佛柜撬起一头儿，将他压在底下，两个人商量着才走，被艾虎听着。

原来这西边个耿家屯，村口外头住着一个坐地分赃的小贼头儿。此人姓马，叫马二混，外号叫草地蛇，可巧打头天来了两个小贼投奔在这里，给他作买卖，也就是打杠子、套白狼这等事，高来高去，一概不会。他们一个姓曹，叫曹五；一个姓姚，叫姚智。两个人头天到这，天到二鼓才也去作买卖。可巧绕了个够，走了五六里地全没遇见一个孤行客。这才寻到二郎庙内，遇见张英。这则打睡虎子。也皆因张英困的实系难受了，叫人捆上还没睁眼睛那。然后口中塞物，压在佛柜底下，叫你拿着包袱和刀走了。

两个小贼直奔耿家屯的村口儿，路北黑油漆门上去叫门。里头有人答应，出来开门。把门开开，二人一同进后又关闭。艾虎在于后边，容他们进去。他才蹿上墙头，见他们一直上里头院去了，才飘身下来，直奔二门。见他们一去已进上房屋中去了。自己站在窗帘之前，用吐津蘸在指尖之上，戳了个月牙孔，张一目眇一目往里窥探。见他们这个贼头儿长得也不威风，不到四十岁，黄脸面，细条身子，小名叫该死的，又叫倒运。二人把包袱打开，刀献上去。问了来历。姚智说：“我们今天刚到，也不知道你这里什么规矩，人可拿住了，没有结果性命，听你个吩咐。”

马二混说：“我这里向例要死的，不留活口。既是在破庙里，好极了！东南上有一个大土井，极深，上面有个石板盖儿，是三半儿拼成。把他杀了，揭开一块儿，扔在里头，极严密的个地方，天气尚早，你们哥们再辛苦一趟，结果了他的性命。也许再有买卖，今天这就是很吉祥的事情。”说毕，两个人又走。

艾虎早就蹿出墙外，暗地里等着。曹五拿着张英的刀，同着姚智出去。两个人以为是一趟美差，低头悄语，说着笑着，直奔破庙。刚进庙门，就觉着脚底一绊，哎哟扑通当啷，一个是叫髀膝盖点住他的后腰；一个是腿肚子叫艾虎打了一刀背。先把这个搭胳膊拧腿四马倒攒蹄捆起，口中一个紧求饶。艾虎哪里肯听，撕他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那一个哎哟哎哟的满地乱滚，就是站不起来。艾虎也把他捆上，撕衣襟口中塞住。把两个人提在南边塌了的墙根底下。两个人俱都头冲着北，胸膛贴地，口中塞物，言语不出，艾爷拿着张英的刀，进庙里头，去把张英在佛柜底下拉出来，口中塞物拉出，解了绳子。张英作呕了半天，细一看是艾虎，双膝点地说：“艾虎哥哥救命之恩，我是两世为人了，只顾等你。”艾虎说：“你不用说了，我尽已知晓。捆你的那两人，我业已将他们捆上，你要出出气，拿刀把他剁了。”张英说：“在哪里？”艾虎说：“在台阶底下南边塌墙那里。”张英提一口刀出去：“哎哟，艾虎哥哥，你冤苦了我了！你杀完了，你又叫我杀！”艾虎说：“我没杀，我把他们捆上，放在那里了。”张英说：“你来瞧来！”艾虎出去一看，一怔说：“这是什么人杀的？”又一看说：“他们的脑袋哪里去了？”张英说：“你怎么倒来问我呢？”

艾虎瞧见东南有个黑影儿一晃，说：“不好，有人，随我追来！”张英跟着艾虎，直奔东南追。那条黑影好快，从后面又绕

到前面。整整追了两个弯儿，始终未追上。艾虎心中纳闷，这是个人，怎么会追不上呢？再看那两个尸首，踪迹不见。艾虎吓了一跳，拉着便走出了庙外，奔了大道，直奔马二混家中来了。艾虎总思想着这个事，实是古怪，来到了贼头的门首。艾虎蹿上墙去，飘身下来，开了街门，让张英进来，在二门那里等候，艾虎直奔里头院，仍然到窗棂之外戳小孔往里观看。也不知那贼头往哪里去了，屋内连一个人影儿皆无，就见包仍然在那里放着。艾虎进来，把包袱拿上，转头出来，将到屋门，就见打房上吊下一宗物件，把艾虎吓了一跳！艾虎细一瞧，原来是那个贼头儿。艾虎一拧身蹿在院落之中，先往房上一看，再一低头细看马二混，周身并无别伤，惟有脖颈之下津津的冒血。艾虎说：“奇怪！”走到二门把包袱交给张英说：“急速快走吧！此处有高人。”随即出了街门，二人奔正北。

张英问：“院子里面方才扑通一声响，是什么缘故？”艾虎说：“此处必有高明人，你是不懂。方才庙里这个事就奇怪得很！我们上贼头的家里去，那个死贼打房上吊下来，又不有工夫，必在此处访访这个人。可惜有一点不到，这个死尸扔在院子里，本地面官担架的住吗？”张英说：“依你怎么样？”艾虎说：“依我，离村口又远，又是孤零零的一处房子，放把火给他一烧就算没事了。”张英说：“你说的后头了，你看那火起来了。”艾虎回头一看，果然烈焰腾空，火光大作。艾虎说：“这更是行家了！”随说随走。

到了第二天，用了早饭、晚饭，直到二鼓，才到张家庄，直奔张豹的家中。张英叫门，里面有人出来，见了艾虎，俱都欢喜，随往里走着。艾虎打听张、马的官司，家人告诉全好。这里有众

绅士、财主、铺户攒凑的银钱甚多，就是不能买二位活命。”艾虎说：“我来就得了！”家人给预备酒饭。家人也知道艾虎的脾气，就是好饮。有张英陪着，整整饮了多半夜。

次日吃了早饭，艾虎只身一人，叫本家给借来一套买卖人的衣服穿戴起来，辞了张英，有家人告诉明白道路。艾小爷离了张家庄的门首，进了城门，打听监牢的地方，就知道在知府衙门的西边。看见縲绁^①的所在，直到监门，见横挂着一条铁链，那门儿是半掩半开。艾虎直到门前，把着门往里一看，不料被人一把抓住。

小爷一惊，不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① 縲绁（léi xiè，音雷泄）——古时捆绑犯人的绳索，借指牢狱。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舍命盗朋友 为金兰奋勇救金兰

且说来到监牢狱的门首，往里一看，被人揪住，说：“什么人？找谁？”艾虎本穿着一身买卖人的衣服，就装出那害怕的样子来，说：“我在这找人？”那个说：“这个所在，也是找人的地方？”艾虎说：“有个姓马，有个姓张的打死人了，我在姓马的铺子里头作过买卖，打算来瞧瞧看看，但我又不敢进去。”那人一听说：“原来是瞧马龙、张豹的，早点言语。”艾虎说：“可以见的着见不着？”那人说：“你要瞧别人可不行！你要瞧他们二位，现成有我们这块的绅缙富户，见好了我们头儿了，凭哪位来瞧，不认得，我们还管带着见，完了出来，还不用你花什么。”艾虎知会，就此一躬到地说：“奉恳你老人家吧！”那人一回头，叫过一个小伙计来，说：“带他瞧瞧张马二位去。”小伙计说：“随我来！”艾虎跟着一躬腰，开了锁链往里一走，奔正西有个虎头门，上头画着虎头，底下是栅子门，正字叫作貔犰门。虽画着个虎头，乃是龙种，是一龙生九种之内的一种。其性好守，吞尽乾坤恶人。要能悔悟的，或者是吞屈了仍然吐出来。不然怎么在监牢狱中，不是打官司进了貔犰门，尽都问成死罪！或有悔悟的，或有情屈的，仍然无事，可就应在貔犰这个性情上。靠着外边大门的旁边，一边五间东房；在貔犰门北边，有个狱神庙，约有半间屋子大小。那位伙计叫开了貔犰门的栅子，进了貔犰门。门边，一边有三间

东房，里面有人当差。再听里面铁链声响，悲哀惨切，直是鬼哭神号，声音惨不忍闻。顺着北边，有个夹道，直奔正西，走到西头，并无别者的房屋，净是一溜西房，一间一个栅子门，没有窗户。那官人指告：“尽北门那间是姓马的；尽南头那间是姓张的。你自己去看吧！我在外边等。”

你道什么缘故？别人瞧人，他必随随步步跟他，怕是串供。到了这案，他怕不能得的进来一位高明人，串供救了这两位的生命。大家全都愿意，故此叫艾虎一个人自己过去。

把着栅子门往里一瞅，就觉一阵心酸，只见马龙他蓬头垢面，脖颈之上一根铁链，当地有根柱子，穿在柱子上。柱子靠着一个小窄坑儿，这根铁链由炕沿上拉过来，锁在坑沿之上，靠着那边堆着上下手的刑具，每要过堂之时，就把上下手的刑具套上。每遇收监的时节，把上下手卸下来往那里一堆，又把他这一根脖链套住锁上。这是有钱有情见了头儿说好了。若不然，把他锁有坑沿上，站也站不起来，蹲也蹲不下，为是好挤钱，不花不行。这个不用十分刑具挤对，众人攒钱早经打点妥了。然而马龙心中总是不乐。要找着艾虎还好，找不着艾虎也是一死。自己坐在坑上正想此事呢。忽听有人低声叫他说：“哥哥，小弟来也！”马爷抬头一瞅，是艾虎，说：“哎哟，原来是我的艾虎！”字未曾说出，艾虎一摆手低声说：“悄言！”马爷说：“你从何而至？可见着张英了？”艾虎低声说：“一言难尽！你今天晚间等着三鼓时分，我来救你。有话出去再说。”马龙点头说：“你可要看事作事，要不行，就把你连上了。”艾虎说：“你多点耐烦，等着吧。”说毕，艾虎出来了。奔了南边，一听，那屋铁链声响，把着栅子门一瞅，原是张豹一个人抖着铁链子玩耍呢，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

上。小爷暗想：“这才是无心无肺哪！”低声叫道：“二哥，千万别嚷！小弟艾虎来了。”张豹低声说：“我算计你该来了！”艾虎说：“你倒是好算计！”张豹说：“可想主意救我出去？”艾虎说：“白昼如何行得了！今日夜静三更，我来救你，不可高声。”张豹说：“那些个难友听见也不要紧，我一骂他们全不敢言语了。”又嘱咐：“你可早些来。”艾虎点头，撒身下来，又叫那人带将出来，一路把各处地方全都看明，晚间打哪里来，打哪里走。又与那人说：“朋友，我送你一杯茶资吧！”那人说：“咱们后会有期，你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敢收。”艾虎深深地作了一个揖，扬长而去。

艾虎一直奔城门往张家在来了。未到门前，早有家下人迎接，进了大门，入了庭房，从人献茶，更换了衣服。张英吩咐叫摆酒，正对了艾虎的意了。饮着酒，这才说怎么见了两位哥哥，说明此事今晚夜至三更搭救他们二位，张英问：“今夜晚间可用什么东西？哥哥早早的吩咐下来。”艾虎说：“别物件一概不用，只用两床被窝，可要里外粗布的。你们是怎么个打算？”张英说：“我这不怕，他绝不。能把我拿去。”艾虎说：“也不行，他们在狱中无妨，差使要一丢，狗官必要寻找你们当族来了。倘若被他拿去，打了收监，那还了得？通知你们大族个信息，都要躲避躲避才好哪！再说，连你们这些个家下人都得躲避，不然，也许把你们拿了去。”家下人大家点头。又说：“所有的这些个东西，粗重的物件，就一概都不要了，你们大家分散吧。等看我们来的时节，见见你们大爷、二爷，你们大家就走吧！”众人说事不宜迟，收拾东西要紧。张英听了他的这套言语，就给同族送信去了。交到二鼓之半，艾虎的酒已过量。张英说：“艾虎哥哥，回头再饮吧。”艾虎就把自己包袱拿将出来，把白昼衣服脱下来，换了夜

行衣靠，头上软包巾，绢帕拧头，搓打拱手，三叉通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青绉绢针包，青绉绢裪裤，青缎袜子，青缎鱼鳞鞋，青绷腿，青护膝，把刀亮将出来，插入牛皮软鞘，鞘上自来裹着罗汉股装丝绦，把刀背于背后，胸腔双系蝴蝶扣，脊背后走穗飘垂，伸手拉过来掖于肋下，为的是蹕房跃脊利落。一抬胳膊，钞包抱腰，虽系了个顶紧，一点皱扭地方也没有。一回手，就把被窝两床，一卷卷了个小席卷相似，要了一根小细长绳儿，在被窝上一捆，馀者的绳儿往上绕，往肩上一扛，说：“我告诉你们那事，可要记着，我要走了。”张英又给跪下，艾虎说：“二哥，你这是何苦！”随即出去。出了庭房，有机灵的从人往外就跑，艾虎说：“你这是干什么？”从人说：“给你老人家开门。”艾虎说：“我向来不走门。”嗖一声，踪迹不见。蹕房跃脊出了张家的院落，直奔城门而来。

天已三鼓了。过了吊桥，已经路静人稀，直奔城墙而来。他找了个城墙的拐弯，把被窝放下，把绳子放长，系在腰间。由这拐弯登着城墙上去，爬着上头的垛，使了个鹞子^①翻身上去，从里面下去。把被窝扛起来，看了看四下无人，直奔监牢狱而来。到了狱门之外，静悄悄，空落落，比不得白昼了，两扇黑门一关，瞅着就有些个发忐忑。自己把被窝绳子一解，一床被窝折成四褶，把两床垛在一处，对着上头的棘针，往后退了数十步，使了个早地拔葱，往上一蹿，把被窝搭在棘针之上，就便把身子往上一扑，把那一床接将下去，脚沾实地，扛着那个被窝搭在二道墙上。就见那门旁的一溜房子，靠着北边的并无灯火；靠着南边五

① 鹞子——雀鹰的通称。

间屋子有人说话。自己奔到房子那里，把窗棂纸戳了个窟窿，一看，里面是四个人说话哪。有个年老的说：“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当的是阴间的差使。”那人说：“此话怎么讲？”老者说：“白日里无事，到了晚晌上夜，没事便罢，要有事就性命之忧。再说他们外头打更的，算什么差使？单会欺负咱们！总嚷着咱们接锣晚了，必要摆出个凶脸。我但有一线路，再不干这个！”正说着，四更锣到。艾虎上了房看着，暗说：“我来的甚巧，还有接锣这说哪！我要不知道这件事，就误了差使了，他们外头一嚷，我怎么救人？少时，总得把这几个人俱都捆上。再有锣到，我还得替他们接锣。”果然外面的锣到，当当的打了四更，里面由屋中出来打了四下。二人将要回屋，早被艾虎踢倒捆上，口中塞物。又进屋中把那两个照样捆好。出来奔二道墙，眼前一道黑影。

不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艾虎求狱神实有灵应 徐良显手段弄假成真

诗曰：

莫逞凶顽胆气豪，身拘縲绁岂能逃。

棘针排列千层密，墙壁周围数仞高。

房设囹圄为禁狱，门涂貔犭作囚牢。

请看枷锁收监者，囚犯王家律一条。

且说艾虎把四个人捆好，口中塞物，把锣立在门旁，将外面的两个人提到屋中，放在坑上。四个彼此瞧看，就是话不能说。艾虎出来，就见眼前一阵黑风相似。自己爬伏地上再瞧，踪迹不见，心中好生纳闷。只好奔貔犭门而来，由北屋那里蹿将上去，飘身下来，也是六间屋子。那三间有人，那三间没人，有人的是两个人。艾虎进去，也把他们俱都捆上，口中塞物。复又出来，由北边夹道直奔正西。听见各处铁链声响，并有哭泣之声，凄惨之极。艾虎救哥哥的心盛，直奔死囚牢而来。到了马龙这里，听见咳声叹气。小爷说：“哥哥，不要忧心，小弟到了。”马龙低声叫道：“贤弟纵然到了，我怎么能够出去？”艾虎说：“这有何难！”话言未了，抬头一看，呀！怔了半天，话都说不出来了。什么缘故？看见那个栅子门上的锁头又大又沉重，自己又没带着投簧匙。这便如何是好？夜行人百宝囊中，应有投簧匙。前套智化盗冠，全仗着投簧匙。无论大小铜铁洋广的锁头都行。艾虎的夜行

衣靠，是卢珍给作的。上辈的老人，本不叫他们小哥们偷盗，故此百宝囊中没有投簧匙。一着急，搬拧了半天，又拉刀来撬了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又拍的那锁哗唧唧乱响，隔壁的难友听见问道：“哎哟，你们那边什么事呀？怎么外头有人晃锁，必有缘故哟？难友儿有救星，想着我们哪！”马龙说：“贤弟，不行了，你也就算尽到心了。”艾虎说：“不能救得出哥哥去，我绝不出这个监牢狱！”艾虎暗自着急，越想越不好，临来的时候，三哥再三的问我，我执意的不说。这如今要有他来，他的那口刀断这锁头不费吹灰之力。再说自己来这里踩道，竟自没看明这把锁头，莫非两个哥哥不应例有救？我救不了两个哥哥有什么脸面出这个地方！自可以刀横颈上！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每遇打官司的说：“狱神庙最灵。”自己也在开封府打过官司，应坐四十日监。监牢中一日也没待过，净在校尉所内。监起解发配大名之时，在狱神庙磕过一回头。如今何不哀告哀告狱神爷去？倘若狱神爷有灵有圣，也许有之。自己主意拿定，告诉马大哥：“小弟去去就来。”自己仍然扑奔正东，到了貔犰门的北边，找着搭被窝的地方，纵身蹿将上去，飘身下来，到了狱神庙，双膝点地说：“狱神爷在上，弟子艾虎在下，如今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马龙，一个叫张豹，两个因给本地除害，结果了恶霸的性命，问成死罪。弟子前来要把他们救将出去。不想栅栏门甚紧，不能搭救两个人出监。弟子叩求狱神爷有灵有圣，暗助弟子一臂之力，将他们救将去。重修狱神庙，另塑金身。”祷告完了，又磕了一路头。他又冲空中过往的神灵，正要往下许愿，只听见当当的锣声响亮，正是四更二点，自己赶紧奔到门那里，把锣拿起来，等着外边更夫冲着门缝打了四下，艾虎也当当打了四下。外头人

说：“这还不差什么！你们醒着点，别等着我们到了这打完了，你们现爬起来。”艾虎也不言语，恐怕人家听出语声来。听着他们打更的去远，自己把锣仍然放下，复又到狱神庙，又祝告祝告：“若无灵应，就是一死。”自己仍打墙上蹕将进去，直奔死囚牢。没有到马爷那里，就见马龙在院子里站着哪，艾虎赶奔前来，问道：“哥哥，是怎么件事情？”马龙低声说：“兄弟我这里找你啊，你往哪里去了？”艾虎说：“我给你许愿去了，你是怎样出来的？”马龙说：“听见外头锁子哗啦的一响，栅子门就开了，进来三尺多高的一个黑影儿，我叫了一声贤弟，眼前打了一着白闪相似，听哗啦一响，我一展眼，你来看我项上这个锁链子就断去了一半。我料着是贤弟你。再找，踪迹不见。又想，你必是往张贤弟那里去了。我上那边看了看，也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皆无。故此我在这纳闷。你是怎样除去外头的锁头？”艾虎说：“我怎么配哪！我是给你们二位大大的许了个愿心。你们出去以后，得便之时，重修狱神庙，另塑金身，这是狱神爷显圣。”马龙连连点头：“使得使得，这个使得。”艾虎说：“你在此少等，我看看二哥怎么样。”

去了一时回来说：“狱神爷没听明白，绝不能净管你不管他。咱们哥两个暂且出去，再在狱神爷跟前把话说明，自然二哥也就出来了。”说毕，两个人扑奔正东，来到墙下，将尺抓百练索掏出，把马爷便拴上，马爷仍然还带着脖圈上有三尺多长铁链，暂且无法，只可先叫他那么带着，等出去再说，艾虎先蹕上墙头，往上一导绒绳。导来导去，就把马爷提在墙头之上。由外墙皮翻将下来，艾虎也就蹕下墙头。马爷将腰中绳子解开，艾虎绕好收在囊中。待在以狱神庙前，教马爷磕头。艾虎复以祝告狱神爷，又把张二哥的事情述说了一遍。仍是重修庙宇，另塑金身，复又

望空祝告了告。然后，站起带着马爷到了那五间无人的屋子，把风门拉开，带着马爷到了里面。艾虎自己取出千里火来一晃，照见那边有一大炕，教马爷自己在炕上等着。艾虎说：“我把二哥救出，咱们一同出外头监墙。你可在这里等着，千万别溜离开此处。”马爷连连点头说：“你只管放心，我绝不能离此处。”艾虎随即出来，到了狱神庙，又磕了路子头，祝告了祝告。复又蹿进墙来，还没有到死囚牢哪，就听见二哥在那里嚷道：“你们谁要再嚷，我要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了！”艾虎一见，欢喜非常。立刻来到身旁，低声说道：“二哥千万不可高声。”张二爷一见艾虎，问道：“你把我救出来，你到哪里去了？”艾虎说：“你往这里来，我告诉你。”把他拉到东墙下，离那些难友们甚远。艾虎问：“二哥，你是怎样出来？”张豹说：“你倒来问我？你这不是明知故问？”艾虎说：“你告诉我吧，我还有话说。”张豹说：“听外面的锁头一响，栅子门一开，进来了三尺多高的一个黑影儿，我一问是谁，嗖地一声就在眼前打了一道立闪。一展眼的工夫，我这条脖链子就断了半截。你来看，这不是我这个脖圈还有三尺多长的铁链。我就出来找你。我一叫，那些打官司的人听见了，他们一嚷不要紧，要叫看差的听见，就不好办了。”艾虎听罢一笑：“哥哥不是我救你的。连大哥带你都是狱神爷显圣。我给你们两个人许了一个愿心，重修狱神庙，另塑金身。出去之后，务必想着还愿。错过狱神爷显圣，那么大的锁头，这么粗的铁链，焉能断得了？”张豹说：“真灵，我明儿务必重修狱神庙，另塑金身。”又问：“大哥在哪里？”艾虎说：“现在这墙的外头，在五间屋子内等着你我呢！”张豹说：“我可不会上墙，这怎么出去？”艾虎就把绒绳掏出，张豹紧上腰，艾虎上墙，把张豹提到外头。张豹把绒绳解开，

交与艾虎。狱神庙磕了一路头。到屋子里头找马龙，却踪迹不见。

若问马龙去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丢马龙艾虎寻踪迹 失张豹义士又为难

诗曰：

无论龙韬与豹韬，徐良真不愧英豪。

众声况是称多臂，百战何曾损一毛！

斩铁岂须三尺剑，削金直借大环刀。

若非暗地来相助，怎得同盟脱虎牢？

且说艾虎带着张豹，到了屋中，寻找马龙不见，急得艾虎跺脚，暗暗地叫苦。张豹问道：“大哥倒是上哪里去了？”艾虎想：“大哥不是粗鲁人，我紧嘱千万可别离开此处。到底还是出去了，岂不叫小弟着急！”张豹说：“你瞧我是个浑人，我都行不出那个事来，不怕拉屎撒尿也不离这个地方。”艾虎说：“我去找他去，找了他你可别走了哇！”张豹说：“我死都不出这个屋子！”

艾虎出去，一直往南，过了那五间东房，知道那里头捆着五个人，马大哥说不能上那屋里。又顺着南夹道一直的往西，到了西面，又是死囚牢的后身，盖着五间木板房儿。靠里屋内有灯火半明不暗。艾虎把窗棂纸戳了一个窟窿，往里一瞧，见了一宗差事。就见四个人在炕上四马倒攒蹄捆着，嘴里鼓鼓囊囊，必然是塞着口哪，都翻着眼睛彼此看着，就是说不出话来。艾虎纳闷，这是谁干的事情？莫不成是马大哥看见这有人，他怕嚷嚷？

艾虎看毕，自个又奔了北边夹道，重新再奔貔犰门，绕了一

个四方的弯儿。马龙的一点影色皆无。自个到屋中来告诉张豹，焉知晓张豹也不知去向了。艾虎一着急，叫道：“二哥哪里去了？”一晃千里火筒，屋中何尝有人！无奈收了火筒，转身出来，心中想着，到那屋中问问，那人是什么人捆的，便知分晓。刚到西头死囚牢的后头，将要进屋子去，就听外面已交五鼓。打更的到来，自己想着回来接镬。刚走在半路，就听见里面镬当当响了五声，艾虎吃了一大惊，这是什么人打镬哪？恨不得一时到了跟前看看才好，来到面前，远远的看见了当啷把镬一扔，一个黑影一晃，艾虎就跟下来了。真快，艾虎追着追着，就不知追在哪里去了？自己站在那里发怔：两个哥哥好容易救将出来，俱都丢了。一想天已不早了，自己怎么办？也就是一死，决不能自己一人出去！就哼了一声，忽听身后哈了一声，艾虎回头一看，身后立定一人。艾虎将要拉刀，那人噗嗤一笑，原来是三哥到了。艾虎羞的面红过耳，赶紧过去叩头说：“你可吓着我了。不用说，种种事都是三哥办的。”徐良说：“我在店中同你说什么来着？你执意不肯告诉我实话。我劝你未思进，先思退，你偏是一冲的性儿。我打算你有多大本事，原来就是求狱神爷的能耐。你们在店外说话，我就全都听明白了。你前脚出来，我后脚就跟出来了。你走的东边，我走的西边，还是我先到破庙。你打头进贼家里去，我在后窗户那里瞧着你到庙里头捆人。我在墙外头等着，你救张二哥去，我这里杀的人。我特意一晃悠，你追了我两个弯。我把两个死尸扔在土井，我就到了贼的家里，站在他们房上一笑。贼人出来，他往房上一瞅，在关节眼里我给了他一袖箭，拿绒绳拴上，把他系上房去。你打屋中出来，我把他扔下房去，教你纳闷。你们走在哪里，我跟在哪里。可惜你还踢了一回道，扮作个买卖样儿，你

连锁头都没瞧见。要不是我跟我来，老兄弟，你这条命还在不在？你这一走，人所共知，都知道你救他们来了。你要救不出去，头一件你先对不住我。我再三要跟你来，你偏不肯告诉我。要没有我这口刀，也是不行，我要不来，两个哥哥也救不出去，你也死了。从此往后行事，总要思寻思寻，胆要大，心要小；行要方，智要圆。”数说的艾虎脸似大红布一般，言道：“哥哥，小弟比你太差，天渊相隔，不必说了。那贼头家里火也是你放的，这后头四个人也是你捆的。”徐良点头说：“贼家里放火，省得叫地面官存案。后头四个人，不但是我捆的，我还帮着外面接应哪！”艾虎说：“哥哥你真乃奇人也！”徐良说：“算了吧，我是白菜畦的畦！”艾虎说：“你把两个哥哥藏在哪儿去了？”徐良说：“那个我可不知道！”艾虎说：“你别叫我着急，够我受的了！”徐良说：“随我来吧！”带着艾虎直奔东门的南边那五间房来了。

徐良在外边一叫，双刀将同着勇金刚在里出来。艾虎一看，两个脖子上的铁链俱都不在了，就知道是徐三哥用刀砍断。艾虎一问：“我的哥哥，你们真把我急着了！”张、马二位异口同音说：“这位徐三哥说，是你们两个一块来的。他在外头巡风，你在里救我们。我说有查监的头儿过来了，暗查不点灯的屋子，必是看差偷闲多懒，吹灯睡了觉了。他要进来翻着，这还了得？他带着我们找了个有灯的屋子。外头若有查监的问，叫我们只管答应，说我们这四个人全醒着哪！他倒不进来。”张豹说：“见了我也是这个话。我说我怕兄弟着急，他说他给老兄弟送信去。把我们两个人项上铁链都挑去了。”艾虎复又给他们引见一番，徐良说：“天气不早了，咱们早些出去吧。”

到了外头，找着被窝地方，艾虎把飞抓百练索解开，徐良蹣

上墙去，拿着绒绳，这边把马爷的腰拴好。徐良往外一看，并无行走之人。骑马式蹲在墙头，往上导绒绳；艾爷在底下一托，便上墙头，由外边系将下来，马爷解开绳子，徐爷又扔在里边，把张爷拴上，系上去，也是打外面系下来。张豹也把绒绳解开。徐良说：“老兄弟，你不用绒绳可上得来？”艾虎说：“别取笑了。”徐良说：“我把被窝带着走了。”艾虎说：“三哥，不可！那我怎么上去？”徐良先下去，艾虎随后上去，就着蹰下去，脚沾实地，接过绒绳来，四个人鱼贯而行，直奔城墙的马道。

来到马道，是个栅栏门，用锁锁住。徐良把大环刀拉出来，把锁头砍落，开了栅栏门，大家上去，奔了外皮的城墙，艾虎又把飞抓百练索扣在城墙砖缝之内，拿手按结实了，先教徐良下去，揪着绒绳打了个千斤坠，慢慢地松绒绳，松来松去，脚沾实地，马龙、张豹连艾虎一个跟着一个下去。艾虎把绒绳一绷，绷足了往上一抖，自来的抓头儿就离的砖缝，拉将下来，裹好收在囊中。

徐良说：“我去取衣服去了，咱们家中相见。原来是他白昼的衣服在树林果树杈上夹着那。艾虎同马、张飞步走到了张家庄。张家的家人远远的望着那！见了主人，都过来道惊。艾虎说：“有话家里说去吧！”连张英也迎接出来，给艾虎道劳。艾虎问：“给我预备的怎么样了？”家人把酒菜端上来，艾虎已把衣服换好。马龙、张豹也就更换衣巾，落座吃酒。

艾虎问：“你们往哪里投奔？”张豹说：“上古城我们姑姑那里去。”叫家下人把东西分散，粗笨物件都不要。把家中细软金珠，包了几个包袱。所有文契帐目，都交与张英。马爷告诉张英说：“你明早告诉管事的，好好照应买卖地亩，我不定几年回来。”

原来马龙家中无人，并且孤门独户，无所挂碍。少刻，就见徐良打房上蹿下来，进得屋中，说：“老兄弟，你还饮那！你看天到什么时候了？天光一亮，官人一来，谁也不用走了！”张英、张豹、马龙全过来给徐良道劳。徐良把他们搀将起来，说：“你们还不快拾掇！”张豹答言：“我们细软东西已经包好，其余叫家人分散，文书交与我兄弟收讫。我同着我马大哥，上古城县找我姑母去躲避，我们当族人等，明天具都躲避躲避。”徐良说：“好！马大哥的家务那？”回答：“俱已料理妥当。”艾虎说：“咱们大众起身，放火烧房。”徐爷方说：“且慢，这是谁的主意？”艾虎说：“我的主意。咱们走，房子不是还便宜他们么？偏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头！”家人跑进来说：“官人来了！”

大家一惊，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凶僧

诗曰：

古城迢递费追寻，颠沛流离苦不禁。

亲属此时相别面，故人何日再谈心。

皆因逃狱辞同里，急觅安巢隐密林。

待到南霄鸿脱网，依然云路寄回音。

且说艾虎要烧房，徐爷拦住说：“这官司不一定，别说不回来了。见着大人，人情托好，叫知府官一坏，你们哥们仍是回家。这时烧了，那时再想置可就费了事了。不如此时暂且将门锁上，将来回家，总是咱们自己的房子。”马爷点头说：“此计甚善。”

正说着，家人跑进来说：“远远有马步队灯笼火把奔了这里来了。”徐良说：“快锁门！”一抬腿，哗啦！艾虎那张桌子就翻了过了。艾虎说：“这是怎么了？”徐良说：“官兵都到了，你还慢慢的喝酒那！官人到来，你我不怕呀，别人怎么走呢？”

这就各自背上包袱，出了屋中，把门锁上。大家出去，艾虎将大门锁上，自己跳墙出去，就看见西北灯笼火把，马上步下的，扑奔前来。大家撒脚就跑，各奔东西。临分手各各嘱咐都要小心了。惟有徐良跟得甚快。仗着有一样好，连官带兵一到，先围大门，他们这些人就有了跑的工夫了。张豹、马龙奔古城。暂且不表。

单提艾虎与徐良奔武昌府的大路，又是白昼不走路，找店住下，晚间起身。走了两天，仍然是白昼走路。

这天正走到了未刻光景，远远看见一道红墙，听见里面有喊喝的声音说：“好秃头！反了，反了！”艾虎说：“三哥，你听里面有人动手那！”徐良也就止住步了，果然又听见喊喝说：“好僧人！”徐良说：“不错，是动手那！”艾虎说：“我听出来了，是熟人。”两个人纵上墙去一看，原来是江樊。

因何江樊到了此处？有个缘故。前时二义韩彰收得义子螟蛉，名叫邓九如，救过包三公子。石羊镇会贤楼遇见包兴，将他带到开封府，念及他救过三侄男，他母亲又是为三公子废命，请先生连三公子带邓九如在一处读书。戊辰科得中，早晚净叫他在堂口听着问案。为是升出来的时节，堂口必然清楚。口限也多了。总央求着包公要在外头作作有司。包公知道他年幼，怕他不行。又苦苦的哀求包公保举他石门县知县。为是靠着颜按院甚近，先给按院去了一封信，究竟不放心，总要派个人保护他才好。开封府此时无人，就派了江樊保护他上任。包公深知江樊口巧舌能，临机作变最快，又有点武技学本事，他本是韩彰的徒弟，私下管着江樊叫江大哥，同桌而食。升了堂站堂听差，可算快壮班的总头儿。

领凭上任之时，包公嘱咐邓九如：“文的不好办，到大人那里请公孙先生；武的不好办，大人那里有校护卫，可以往那里借去。有疑难案件，打发江樊与我前来送信。你到任的名器好歹贤愚，我必然知晓。倘若不行，我急急把你撤回。”嘱咐已毕，邓九如辞行起身，领凭上任。所在一路上应用的，俱是包公预备。

一路无话。到任交接印信，查点仓廩^①府库，行香拜庙，点名放告，要学开封府势派。别处有司衙门鸣冤鼓都在大堂，怕有人挝^②鼓，还把鼓面扣上个薄箩盖子。他这不是。他把鸣冤鼓搭出来，放在影壁头里，鼓槌挂在鼓上，每日派两个值班的看鼓。若有人挝鼓，一概不许拦阻。再者，永远升大堂办事，无论举监生员，作买作卖，贫富不等，准共瞧看。这一到任，那日升堂，就把所有的陈案尽都发放清楚。打的打了，罚的罚了，该定罪名的定了，当堂立听传人，该责放的放，整办了一天，这才办完。要按说才十九岁的人，有喏大的才干？究竟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共总一个月的光景，奇巧古怪的案件，断了不少。巧断过乌鸡案，审过黄狗替主鸣冤，就把这一个清廉的名儿传扬出去了。地方上给县太爷起了个外号，叫做玉面小包公。

这天正是出差迎官接诏，带着江樊众人役等把公事办完，自己换了一身便服，叫江樊扮作个壮士的模样，叫别者的人回衙听差，叫江樊带上散碎的银两，留下两匹马。江樊拦阻了太爷几句，说是太爷升堂理事，见过的甚多，倘若被人识破，大大的不便。邓九如不听，江樊也就不敢往下讲了。看看天气不好，就游玩了两三个村子。到处人家都夸奖这位太爷实在是一位清官。

江樊催着回衙门，太爷趁着天气不好，要在外头住下。果然见前边树木丛杂，到近处一瞧，原来是个镇店。进了镇店，是东西大街，是个南北的铺户，很丰富的所在。就是一件，是铺户字号匾上，四个角上四个小字是朱家老铺，十家倒有八家皆是如

① 仓廩（áo，音敖）——贮藏粮食的仓库。

② 挝（zhuā，音抓）——敲或打。

此。走到东头路北，有个朱家老店，叫江樊前去打店。江樊下马，不多时回来说：“客房全都有人住了，只有尽后面有一连八间正房，有两个两间，四个一间，没人住下。”九如说：“倒也可以。”下了马，把马上包袱拿下去，交给店内伙计遛马。伙计带着，直到后边，就住那两间屋，打洗脸水，烹茶，俱都净了面，江樊给斟出茶来，传酒要菜，喝的是女贞陈绍，饭还未曾吃完，就把灯烛点上，嗣后来，要的馒头就汤，饱餐一顿，将残席撤去，连店钱、饭钱俱都算清。格外赏的酒钱，伙计当面谢过，又烹来了茶。

外面有人说话。到底是那屋内伙计出去，说：“就是你们二位么？”回答：“不错，就是我们两个。”伙计说：“住一间，住两间？”那人说：“住两间。”伙计说：“就在这隔壁，这是两间。”随即把门推开，点上灯烛，二位进去，放下褥套行李，打脸水、烹茶。这两个人刚一进屋子，就打了个冷战。原来这两个人是亲弟兄，姓杨，一个叫杨得福，一个叫杨得禄。两个是乡下人，在京都作买卖。这是回家，住在这里。前头先说有房子，后又说没房子。这才把他们支在后边来了。伙计过来，问要什么酒饭。那两个人随便要了点菜。要的是村薄酒，要了三斤饼，两碟馒头，乡下人能吃，饱餐一顿，撤将下去，开发了店钱饭钱。

天到二鼓时分，嚷起来了，说：“你们这是贼店，我们要搬家了，还给我们店钱吧！”店里伙计过来说：“客官别嚷！”住店的说：“你们这个贼店！”伙计说：“你怎么看着是个贼店？要是叫官人听见，我们这买卖就不用作了！”那人说：“你就是给我房钱吧，我们不住了。”连邓九如带江樊都听见此事，也就出了屋子。伙计说：“要我给你们钱不难，你得说说是怎么件事情？”那人说：“你们这贼店如今闹鬼哪！必是你们害的人太多了。”伙计

说：“你这更是胡说了！你只管打听打听，我们这个店里不死人。每遇有病的，病体已沉，必叫人或推着，或搭着，道路甚远的，也必推着搭着送回家去。或左右邻近的亲戚朋友，必派人给他亲朋送信。我们这店内总没搭过棺材去。”那人说：“你说不闹鬼，你去屋里瞧瞧去！”伙计说：“这时还闹哪？”那人说：“不信？你过去瞧，我们刚吃完了饭，一歪身就见这蜡苗忽然烘烘的有一尺多高，并且蜡苗全是蓝的；不多时，蜡苗越缩越小，缩到枣核相似，我们可就歪不住了。我一瞧，也是害怕；我兄弟一瞅，也是害怕。忽然，又打八仙桌底下出来一个黑忽忽的物件，高够三尺，脑袋有车轮子大小，也看不见胳膊，也看不见腿，出来冲着我们一扑，我们就跑出来了。亏了我们跑的快，要是跑的慢就完了。”伙计说：“这都是没有的事！”那个说：“你不信，你进去把我们的东西拿出来。你一进去，那个鬼就在那里对着。”伙计又胆小，起先就毛骨悚然，又听这一说，如何还敢进去？邓九如说：“伙计不要为难，叫那二位搬到我们屋里去，我们搬在那屋里去。”

至于换房审鬼，俱在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朱仙镇邓九如审鬼 在公堂二秃子受刑

诗曰：

正直廉明又且聪，无惭玉面小包公。

秉心不作贪污吏，举首常怀建百功。

断案能教禽兽服，伸冤常与鬼神通。

虚堂何幸悬金鉴，老幼腾欢万户同。

且说邓九如听了姓杨的那两个人的话，必然不虚，既是有鬼，准有屈情之事。所以出来私访。为的是要见着点什么事情才好。故此告诉他们，两下里换房。连伙计带那两个人全都愿意，惟有江樊不乐。若真要有鬼，惊吓着太爷，那还了得！过去谏劝，他也不听。叫江樊拿了自己的东西，搬到西屋里去。

邓九如在前，先进了那两间屋中，看见两间屋子当中，有个隔断，外间有张桌子，两张柳木椅子，里间屋挂着个单布帘子，里屋顺前檐的炕上有个饭桌，对面一张八仙桌，两张椅子，并没有什么差异的事情。连伙计带江樊俱都进来，伙计把他们东西扛出去，说：“相公爷，你看哪里有鬼？”九如说：“有我也不怕！”伙计出去说：“你们二位看看，人家怎么没看见什么？你们必是眼离了。”那二人说：“别忙，少刻再听。”太爷又叫伙计烹茶，找一本书来看看。伙计说：“并没有什么闲书。”拿了一本《论语》来。

伙计出去，见江樊就靠着里间屋子门站着，不住地瞧着八仙桌底下。九如说：“江大哥坐下。这出外来，这么立规矩还不行！不然，你就在那边椅子上坐下。”江樊说：“唔哟，我可不敢。我净瞧着这桌子底下，觉得总有点不对，我更不敢了，还敢在那椅子上坐着？”邓大爷一笑说：“江大哥，你好胆小哇！心中无鬼，自然无鬼。既然不愿在那边，你在我这对面来坐。”江樊就答应了一声，过来给邓太爷斟上了一碗茶。

九如就把那书翻开一看。正翻在“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这一节上，忽听外面咯吱咯吱地直响。江樊说：“不好，来了！”往外一迎，说：“什么东西？”就听到哎哟、扑通一声，有一个人打外间屋里摔到屋里来了。江樊吓得往邓九如这里一蹿，把刀就亮将出来要砍。细瞧，原来就是那个姓杨的。邓九如拦住问：“你上我们屋里作什么来了？”杨得禄说：“吓着了我了！”爬起来战战兢兢地道：“我同我哥哥眼睁睁看着闹鬼。似你这个人造化真不小！这么大个岁数，总是你的福田大，就连一点动静没有。我过来，一者要和你说话，二则间我倒要看看这鬼透着有点欺负人。我在外头瞧着，这蜡也不变颜色，也不闹故事，我将往里一走，叫他老这么一嚷，就吓了我一个跟头。可真把我吓着了！”邓九如说：“不用分争，你先坐下。你看见就是这个八仙桌底下出来的么？”那人说：“可不是么！，来了，来了！你看，这就来了！”就见他用手一指这个灯，大呼小叫说：“你看……，看、看、看这个灯！”连江樊带邓太爷一瞅，这蜡苗烘烘烘地高起，足有一尺开外，慢慢往回缩小，小来小去，真仿佛个枣核一般，蓝瓦瓦的颜色，这屋中就越发暗了。江樊目不转睛地瞅着桌子底下。忽然间，就听见桌子咔嚓一声响亮，如同是桌底下倒墙似的

出来黑忽忽的一宗物件。江樊一瞅，哎哟扑通摔倒在地。那个姓杨的，也是照样哎哟扑通摔倒在地。邓九如虽然不怕，也是瞅着有些诧异。见灯光一起，忽然一暗，打八仙桌底下滴溜溜的起了一个旋风，就把两个人吓倒。那旋风往姓杨的身上一扑。邓九如就下去把两个人搀架起来。就见那个姓杨的慢慢地苏醒，一歪身，就跪在了平地上，说道：“太爷在上，屈死冤魂与太爷叩头。”

邓九如一怔，怎么转眼之间，他就说是屈死的冤魂哪？这必有情由！随即问道：“有什么冤屈之事，只管说来。”那人跪在那里哭哭啼啼地说：“冤魂姓朱，我叫朱起龙，死的不明净，等太爷到此，我好伸冤告状。”邓九如问：“你是哪里人氏，死的怎么不明？只管说来，全有太爷与你作主。”回答道：“我是这小朱仙镇的人，此店就是我的。死后我的阴灵儿无处投奔，也没人替我鸣冤。今恰巧逢太爷的贵驾光临，到了冤魂出头之日了。”说毕，又哭哭啼啼。邓九如又问：“难道你就没亲族人等么？”冤魂说：“回禀太爷得知，我有个兄弟叫朱起凤，不提他还罢了，提起他来令人可恨，本待细说，天已不早，我有几句话太爷牢牢紧记：自是兄弟，然非同气，害人谋妻，死无居地，只求太爷与死去的冤魂作主就是了。”说毕，往前一爬，又是纹丝儿不动。

邓九如自己想了半天，不甚明白，就见江樊慢慢的起来，翻眼一瞅桌子底下，什么也看不见了，再看太爷端然正坐。问了问邓九如，可曾见鬼？邓太爷说：“鬼，我倒不曾见。”就把姓杨的说的什么言语，连诗句告诉了他一番。江樊当时也解释不开。就见那个姓杨的复又起来，口音也就改变了，说：“相公你横竖看见咧？”问他方才事，他一概不知，抹头他就跑了。

邓九如与江樊商量了个主意，明日问他们伙计，他们必知

晓。就和衣而卧。

到了次日，店中的伙计过来打了脸水，烹了茶。江樊说：“我们在这打早。”伙计答应，少时过来，问要什么酒饭？知县说：“天气还早些，你要没有事，咱们谈谈。”回答：“早起我们倒没有事。”又问：“你贵姓？”回答：“姓李行三。”又问：“你们掌柜的姓朱，尊字怎么称呼？”回答：“叫朱起凤。”又问：“朱起龙是谁？”回答：“是我们大掌柜的，死了。”又问：“得何病症而死？”回答：“是急心疼，”又问：“可曾请医调治？”回答：“头天晚好好的，半夜里就病，大夫刚到，人就死了。”又问：“可曾有妻、有子？”答道：“没儿子，净有我们内掌柜的。”太爷问：“妻室多大岁数了？”伙计说：“你这个人怎么问得这么细致？直是审事哪！”九如说：“咱们是闲谈。”伙计说：“二十二岁。”又问：“必是继娶罢？”答道：“我们大掌柜的五十六没成过家，初婚。”

九如又问：“死鬼尸身埋在什么地方？”伙计说：“亏了你是问我，别者之人也不知道这细致。我们这有这么个规矩：每遇人死在五、六月内，总说这人生前没干好事，死后尸骸一臭，众人抱怨，故此火化其尸，把骨殖装在口袋里，办事不至有气味。我们掌柜就是这么办的，就埋在村后。”又问：“你们二掌柜的多大岁数？”回说：“今年三十岁。”又问：“与你们大掌柜的不是亲的吧？”回说：“你这个人问事，实在了不得，是一父两母。”又问：“他也在店中？”回答：“我索性告诉你细细致致吧！你多一半许没安着好心眼。我们二掌柜的，在隔壁开着一个楠木作，作着那边的买卖。我们大掌柜的一死，他得照料这边的事情，这边又有我们内掌柜的，他们虽是叔嫂，究属俱都年轻，不怕五更天，算完了帐，他也是过那边睡觉。他是个外面的人，总怕外头有人谈

论我们内掌柜的，就住在这后头。这里头隔上了一段墙，后头开了一个门出入，不许打前边走。还想着不好，我们内掌柜的又不往前走，我们二掌柜的给了她一千两银子，叫她跟娘家守节去了。这也都说完了，你也没有什么可问的吧？”

伙计把话说完，邓太爷已明白了八九，又问：“你们二掌柜的楠木作，我家里有些个楠木家伙，俱都损坏了，叫他亲自去看看怎么拾掇。”伙计答应说：“很好，很好！我这就给你找。”随即就要饭，将把饭吃完，朱二秃子就来了。”伙计带着见了见说：“这是我们二掌柜的。就是这位相公爷叫瞧活。”九如一见秃子，脸生横肉，就知道不是良善之辈。秃子与太爷行了礼，问：“相公贵姓？”回答：“姓邓。”又问：“在哪里瞧活？”回说：“在县衙旁。”秃子说：“你们二位有马，我有匹驴，已经备好。听你们信，哪时起身？”邓大爷说：“这就走。”遂给了店饭钱，备上马，一齐起身，离了朱仙镇，直奔县衙门下马。叫起凤在外稍等，江樊使了个眼色，太爷入内换衣服。

欲知审秃子情况，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白昼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闯入飞贼

诗曰：

犹是前宵旅邸身，一朝冠带焕然新。

升堂忽作威严像，判案还同正直神。

任使奸谋能自诈，诨^①愁冤屈不能伸。

清廉顷刻传宣遍，百姓欢虞颂褥频。

且说到县衙门口三人下马、下驴，太爷说掌柜在此等等，我里头瞧个朋友，少刻就来。秃子说：“去吧，我这也有个朋友，在班房里当差使，正要排班伺候太爷。”大家退去，有几个头儿都让朱起凤说：“二掌柜的，屋里坐，饮茶。”朱起凤说：“众位哥们辛苦了。”自己到了那班房，叫小伙计接过驴来，自己去里边用茶。问：“二掌柜，什么事往这里来？”起凤说：“来这瞧点活。”又问：“在哪里瞧活？”回答：“跟着那位相公瞧点活。”又问：“就是方才进去的那位相公？”回答：“正是。”头儿说：“这倒不错，等着出来听话吧。”

少刻，里边梆点齐发，太爷升堂。朱二秃子忽听里面说：“带秃子！”就有一个头儿过来说：“太爷升堂了，带你进去！”就把铁链搭于脖颈之上。二秃子一怔，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头

① 诨（jù，音巨）——岂，表反向。

儿说：“我们不知，你到了堂上，就知道了。”接着，往上就带。喊喝的声音不绝。将秃子带到堂口，往上磕头。邓九如叫：“抬起头来！你可认识本县？”朱起凤吓了个胆裂魂飞。原来叫瞧活的相公，是本县知县！自己心中有亏心的事情，自来的胆怯，又对着太爷，又问到病上。只听说：“朱起凤，你把哥哥怎么害死，谋了你嫂嫂，从实招来，免得三推六问！”叫官人挑去铁链。秃子复又往上磕头，说：“太爷在上，小的哥哥死了二年光景，至今我这眼泪珠儿还不断呢！再说我们一奶同胞，我怎么敢作那逆理这事？就求太爷口下留德，一辈为官，辈辈为官！这话要传扬出去，小的难以在外头交友。”邓九如将惊堂木一拍，说：“哇！好生大胆！我且问你，你哥哥得何病症而死？”秃子说：“乃是急心疼的病症，人要得急心疼必死。我哥哥得病不到半个时辰，大夫来到门前，我哥哥已经气绝，就打发医生回去了。”又问：“你是怎样谋你嫂嫂，从实招来！”秃子说：“太爷这句话，更是要小的命了！我嫂嫂立志守节，在店中我就怕有人谈论，故此给了她一千两白银，回到娘家。欲守欲嫁，听其自便，永不许她在店中找我。大爷如或不信，问我们近邻便知分晓。”太爷又问：“你嫂嫂她娘家姓什么？”答道：“姓吴。”又问：“她哪里人氏？”回答：“是吴桥镇的人。”又问：“给了你嫂嫂一千两银子，叫她回娘家，是什么人送去的？”这一句话把个朱二秃子问的张口结舌。旁边作威皂班，在旁边吆喝着，叫说：“快说！”朱二秃子说：“小的送去的。”太爷立刻出签票，吩咐拿吴氏。朱二秃子一拦说：“听人说她已改嫁别处去了，若要派人去，岂不是白跑一趟。”邓九如说：“你好生大胆！难道说她就没亲族人等么？”秃子说：“她们家都死绝了。”太爷叫道：“朱起凤，实对你说，昨日晚间住在

你们店中，有你哥哥的鬼魂告在本县的面前，故此深知此事。你若不招出清供，岂能容你在此鬼混！不打你也不肯招认，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早有官人按例掀翻，把他中衣褪去，重打了四十大板，复又问道：“朱起凤，快些招将上来！”秃子仍然不招。知县又吩咐打了四十大板，复又问道：“快把害你哥哥谋你嫂嫂的实情招将上来！”秃子仍然不招。太爷吩咐一声，将夹棍抬上来，当啷一声，放在堂口，秃子一见夹棍，就吓了个真魂出窍。这夹棍，乃是五刑之祖，若要用十分刑，骨断筋折。它却是三根无情木，一长两短，上有两根皮绳。当时二秃子不招，就把两腿套在当中，有一人按住当中那根长的，两个官人背着那两根皮绳往左右一分。上面叫招，秃子情知招出来就刚，回道：“无招！”就听见噶扎扎一响，好厉害！怎见得，有赞为证：

邓九如，要清供，打完了板，又动刑。夹夹棍，拢皮绳，两边当下不留情，真是官差不由己，一个背来一个拢。萧何法，共五宗，刑之首，威风耸。壮堂威，差人勇，为的是分明邪正真口供。噶吱吱响三木攒，一处共。穿皮肤，实在痛，筋也疼，骨也痛，血攻心，浑身冷，麻酥酥的一阵眼前冒了金星。铜金刚，也磨明；铁罗汉，也闭睛。人心似铁，官法无情。好一个朱二秃子咬定牙关总是不招承。太爷叫招，他怎肯应？又言又敲，浑身大痕。太阳要破，脑髓欲崩。哎哟一声昏过去，秃子当时走了魂灵。

把夹棍套在腿上仍是不招，吩咐一声，受用了五分刑。用了七分，用了八分，仍是不招，吩咐叫滑杠，就滑三下。朱二秃子心中一阵迷迷糊糊，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这道是，这夹棍若要

用刑之时，先看老爷的眼色行事，吩咐动刑，老爷必在暗会儿。瞧老爷伸几个指头，那就用几分刑。十分刑到头，这一滑杠，可就了不得了。用一三五六的杠子在夹板棱儿上，通上到下一滑，哗喇喇喇，就这么三下，无论那受刑的人有多么健壮，也得昏将过去。朱二秃子一昏，差人回话说：“气绝了。”吩咐说：“凉水喷！”过来官人，拿着一碗凉水，含在口中，冲着朱二秃子噗的一声喷，朱二秃子就悠悠气转。上头问：“叫他招！”差人说：“他不招。”上头说：“再滑杠！”江樊说：“且慢。老爷暂息雷霆，朱二秃子身带重伤了，不堪再用刑具拷问。倘若刑下毙命，老爷的前程要紧。”上头问：“依你之见？”江樊说：“依我之见，把他先钉镣收监，明日提出再问。打了夹，夹了打，必有清供，今日不招有明日，明日不招有后日，想开封府相爷作定远县，审乌盆，刑下毙命，就是这么罢的职。老爷的天才……”邓九如点头道：“说的是。”吩咐松刑，当堂钉镣，就标了收监牌，收在监牢，吩咐掩门退堂。

归书斋，太爷把江樊叫过去议论：“昨日说的话，‘自是兄弟，然非同气。’他们是兄弟，又不是亲的，这话对了。‘害人谋妻，死无居地。’把他尸骨化灰，即是死无居地，这个害人谋妻，不是明显着是朱起凤谋了嫂嫂，害了哥哥的性命，怎么他一定挺刑不招？莫非这里头还有什么情节，据我想，着夹打他不屈，江大哥替我想想。”江樊说：“鬼所说的那四句话，据我想看，与老爷参悟的不差，不然，明日将他那个伙计传来，再把那伙计拷问拷问，说出清供，也许有之。再不然，有三两日的工夫，每日带朱二秃子上堂夹打，一个受刑不过，说出清供也许有之。”邓九如点头。

用了晚饭，邓太爷在书房中坐卧不宁，想起朱二秃子顶刑不招，不由得无名火往上一冲，吩咐一声，坐夜堂审问。顷刻传出话出，叫外头三班六房衙役人等，在二堂伺候升堂。立刻外面将灯火、公案预备齐备，老爷整上官服，带着江樊，升了座位，拿提监牌标了名字，官人把朱二秃子提到堂口，跪于公案之前，太爷复又问道：“朱起凤，快些招来！不然还要动刑，夹打于你。那怕你铜打铁炼，也定要你的那清供！”朱二哼咳不止，说：“太爷，小的冤枉！”旁边衙役作威叫说。忽然由房上蹿下一人，一身夜行衣靠。手中拿着一宗物件，刷刷一抖，堂外人俱倒于地，进屋中一抖，众人迷失二目，睁眼看时，人犯已丢。

若问夜行人来历，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丢人犯太爷心急躁 比衙役解开就里情

诗曰：

身居县令非等闲，即是民间父母官。

一点忠心扶社稷，全凭烈胆报君前。

污吏闻名心惊怕，恶霸听说胆战寒。

如今断明奇巧案，留下芳名万古传。

且说太爷升夜堂审问，指望要他的清供。谁知晓打房上蹿下一个贼来，手中拿定一宗物件，使一个细长冷布的口袋，把白灰泼成矿子灰细面，用细罗过成极细的灰面子，装在冷布^①口袋里，用时一抖，专能迷失人的二目。江樊瞧着他进来，就要拉刀，被他一抖口袋，二目难睁，还要护庇老爷，只得先把自己双眼一按，净等着眼泪把矿子灰冲出，这才能够睁开眼睛。再瞅连老爷也是双袖遮着脸面，不能睁眼。也是眼泪冲出矿子灰，这才把袖子撤下。大家睁眼一看，当堂的人犯大概是被贼人抢去了。江樊暗暗的叫苦。太爷吩咐，叫掌灯火拿贼。大众点了灯笼火把，江樊拉出利刀，一同的捉贼，叫人保护着太爷入书斋去。江樊带领大众，前前后后寻找一遍，并无踪迹。

复又至书斋面见老爷。邓九如把大众叫将进去，问众人可曾

① 冷布——极稀疏的纱布。夏天用以糊窗，取其通风透明并防蚊蝇。

看见贼的模样？大家异口同声说：“小的们被他的白灰迷失了二目，俱都未能看见。”内有一个眼尖的说：“小的可不敢妄说，微微看出一点情形来。”江樊说：“你既然看出一点情形来，只管说来，大家参悟。”那人说：“这个贼不是秃子，定是个和尚。”太爷问：“怎么见得？”那人说：“小的在二堂的外头，贼一下房，我往后一闪，他先把那些人的眼睛一迷，我正待要跑，他又一抖手，小的眼就迷了，看见他戴着轻包巾，鬓间不见头发，想来不是秃子就是和尚。别人鬓边必要看出头发来，此人没有，小的就疑惑他不是个秃子就是个和尚。”江樊说：“不错，你这句话把我也提醒了，我看着也有那么一点意思。”

知县就赏了一天的限期，叫他们拿贼，拿秃子和尚。到第二天出去，连秃子带和尚，把那素常不法的就拿了不少。升堂审讯，俱都不是。把那些个人俱都放了。又赏了一天的限，叫他们拿贼，仍然是无影无形。整整的就是数十天的光景，一点影色皆无。那些差人实系也是太苦，索性不出去访拿去了，每天上堂一比。这天，打完了那个班头，将往堂下，一走一蹶一颠的还没下堂哪，就有他们一个伙计说：“老爷一点宽恩的地方没有，明天仍然还是得照样。”那个受比的班头就说：“九天庙的和尚——那是自然。”邓太爷又把他叫回去，问他：“你方才走到堂口说什么来着？”就把那个班头吓了胆裂魂飞，战战兢兢说：“小的没敢说些什么。”太爷说：“我不是责备于你，你把方才的话照样学说出来。”那名班头说：“乃是外面的一句匪言，不敢在老爷跟前回禀。”太爷说：“我叫你说的，与你无关。”班头复又说：“这是外面一句歇后语。说了前头的一句，后半句就知道了，故此谓之歇后语。小的说的是‘九天庙的和尚’，他们就知道是‘自然’。缘

故是离咱们这石门县西门十里路，有个庙叫九天庙，里头的和尚叫自然和尚，很阔，在外面结交官府，认的许多绅衿富户；穷苦艰难的，他也是一体相待，有求必应。故此高矮不等的人，皆都认识于他。就是前任的太爷，与他还有来往哪。”邓太爷听了这句话，沉吟半晌，叫他下去，从此也不往下比较班头了。吩咐掩门，一抖袍袖退堂。归后书斋内，小厮献上茶来。江樊总不离邓太爷的左右。邓九如又把江大哥叫来，说：“那个鬼所说的那四句，明显着情理，暗中还有点事情，我方才明白了。横着一念哪，就是‘自然害死’。方才那个班头说，九天庙和尚叫自然，此事难辨真假，咱换上便服，去到九天庙，见了和尚，察言观色，就可以看出他的虚实。”江樊说：“老爷，使不得！老爷万金之躯，倘若被他人看出破绽，那还了得？不然，我一人前去察看察看他的虚实，回来再作道理。”邓九如不听，一定要去。两个人前往，江樊也不敢往下拦阻，自可就换了便服。太爷扮作文生秀士的样子，随即叫人开了后门，二人行路出了城门，扑奔正西，逢人打听九天庙的道路。

原来是必由之路，直到九天庙前。只见当中大红庙门，两边两个角门，尽都关闭。叫江樊到两边角门叩打，少刻，有两个小和尚开了角门，往外一看，问道：“你们二位有什么事情，扣打庙门？”邓九如说：“我们是还愿来了。”小和尚说：“什么愿？”邓九如说：“我奉母命前来还愿烧香。”那个小和尚对这个小和尚说：“哎哟，是了，老太太许的是吃雷斋，这方才上雷神庙还愿。”说毕，两个小和尚哈哈一笑，邓九如也觉着脸上发赤。本来这是九天应元普化天尊雷神庙，那有母亲许这个愿心的！也就憋着脸往里就走，叫和尚带路，佛殿烧香。见那个小和尚一壁里关门，

一壁里往后就跑。太爷带着江樊到佛殿，小和尚开了隔扇，把香划开，江樊给点着。太爷烧香，小和尚打磬。太爷跪倒身躯，暗暗祝告神佛，暗助一膀之力，辨明此案，每逢朔望日，庙中拈香。

烧香已毕，在殿中看了看佛像。出了佛殿，直奔客堂。正走着，就听见西北上有妇女猜拳行令，猜三叫五的声音，邓九如瞅了江樊一眼，江樊就暗暗会意。来到了客堂，小和尚献茶。江樊出去，意欲要奔正北。由北边来了一个小和尚，慌慌张张把江爷拦住说：“你别往后去，我们这里比不得别的庙，有许多官府中的官太太、小姐，倘若走错了院子，一时撞上人家，我们师父也不答应我们，人家也不答应你。”江樊说：“走，我管什么官府太太不官府太太呢！她若怕见人，上她们家里充官太太去。庙宇是爷们游玩的所在，不应例妇女们在庙中。”一定要往后去。那个小和尚那肯叫他往后去，两个正在口角，互相分争之间，有一个胖大的和尚，有三十多岁，问道：“什么事情？”那个小和尚就把江樊要往后去的话说了一遍。那个僧人就说：“你怎么发横！别是有点势力吧，你姓什么？”江樊说：“你管我姓什么！”那个僧人说：“拿着你这个堂堂的汉子，连名姓都不敢说出？那个和尚问你，就是不说，光景我也看出个八九。你必是在县衙里当差的江樊。”一听就知道事体不好，无奈就先忍了这口气。此时要叫他们识破机关，老爷有险，那还了得！于是说：“似乎你这出家人说话可也就太强暴了，谁与你一般见识。我就是不往后去也不大要紧，我还要看看，我们朋友大要概也要走啦。”那个和尚一笑：“走，大概够走的了吧！”江樊一听，更觉得不得劲了。急忙转回来，奔了客堂，与邓九如使了一个眼色，邓九如就明白八九的光景。正要打算起身，就听外边如巨雷一般，念了一声阿弥陀

佛。忽然间从外边进来了一个和尚，身量威武，高大魁伟，面如喷血，合掌当胸说：“阿弥陀佛！原来县太爷到此，小僧未能远迎，望乞恕罪。”邓九如说：“师傅是认错人了，哪里来的太爷？”和尚微微的一笑说：“实不相瞒，那日晚间，抢出我那个朋友来，就是小僧。我就知道太爷早晚必要前来寻找小僧。小僧久候多时了。”太爷将要折辩，僧人一阵狂笑，又说：“我不去找你，你自来找我。分明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府无门闯进来’。”吩咐一声左右：“绑了，打！”外面来了许多小和尚，围裹上来，不容分说，过来就揪太爷。江樊一瞅地方窄狭，先就蹿在院内，把刀亮将出来。早有人给和尚拿了一条齐眉棍，就与江樊动起手来。

要问胜负输赢，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知县临险地遇救 江樊到绝处逢生

诗曰：

世上诸般皆好，惟有赌博不该。

掷骰^① 押宝斗纸牌，最易将人闹坏。

大小生意买卖，何事不可发财。

败家皆由赔钱来，奉劝回头宜快。

我为何道这首西江月呢？只因那年在王府说小五义，见有一人愁眉不展，长吁短叹，问其缘故，他说，从前因赌钱将家产全输了，落得身贫如洗，来到京中，才找碗饭吃。今又犯了旧病，将衣服铺盖全都卖了。主人也不要我了，焉得不愁呢？”我便说道：“老兄若肯回头，从今不赌，自然就好了。我还记得赌戒十二则，请老兄一听，便知分晓。”

破家之道不一，而赌居最。每见富厚之子，一入赌场，家资旋即荡散，甚至酿为盗贼，流为乞丐，卖到鬻^②子，败祖宗成业，辱父母家声，诚可痛恨。彼昏然无知之徒，不思赌之为害，败家甚速，反曰：手谈消遣，夫世间何事不可以消遣，而必欲为此乞丐之事，甘心落魄哉！在赌者意欲有钱，殊不知赌无常胜之

① 骰（tóu，音投）——色（shǎi）子。

② 鬻（yù，音玉）——卖。

理。即使胜多负少，而一出一入，钱归窝家，是输者固输，赢者亦终是输。况赌博之人，心最刻薄。有钱则甜言密语，茶酒奉承，万般款洽，惟恐其不来，迨至囊空，不独茶酒俱无，甚且恶言詈^①辱，并不容其近前。似此同一人也，始令人敬，终令人贱，能无悔乎？吾以为与其悔之于后，毋宁戒之于先。

戒赌十二则：

一坏国法。朝廷禁民于赌博尤严，地方文武官长，不行查拿，均干议处；父母姑息，邻甲蒙隐，俱在责惩。君子怀刑，虽安居无事，尚恐有无妄之灾，时时省惕。彼赌博场中，有何趣味？而陷身于国法宪网，以身试法，纵死谁怜？

二坏家教。父母爱子成立，叮咛告诫，志何苦也！为人子者，不能承命养志，而且假捏事端，眠宿赌钱，作此下贱之事，不知省悟，良可痛掉！故为子之道，凡事要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若乃于父母教诲谆谆，全不悛改，背亲之训，不孝之罪，又孰甚焉！

三坏人品。人一赌博，便忘却祖宗门第，父兄指望，随处懒散，坐不择器，睡不择方，交不择人，衣冠不整，言语支离，视其神情，魂迷魄落，露尾藏头，绝类驿中乞丐，牢内囚徒。

四坏行业。士农工商，各有专业，赌则抛弃，惟以此事为性命，每见父母临危，呼之不肯稍释者，何况其他！迨至资本亏折，借贷无门，流为乞丐，悔之晚矣！夫乞丐人犹怜而舍之，赌至乞丐，谁复见怜，则是赌博，视乞丐又下一层矣！

五坏心术。大凡赌钱者，必求手快眼快，赢则恐出注之小，输则窃筹偷码。至于开场诱赌，如蛛结网，或药骰密施坐六箱红

① 詈 (lì, 利) —— 骂。

之计，或纸牌巧作连环。心照之奸，天地莫容，安有上进之日哉？

六坏家业。赌场银钱，赢者耗散一空，全无实惠；输家毫厘不让，逼勒清还。输极心慌，妻女衣饰，转眼即去；亲朋财物，入手成灰；多方拐骗，渐成窃盗，从来有赌博盗贼之称，良非虚语。

七坏身命。赌博场中，大半系凶顽狠恶之辈，盗贼剪拐之流，输则己不悦，赢则他不服，势必争斗打骂，损衣伤体，若与盗贼为伙，或被当场同获，或遭他日指扳。囚杆夹拶，身命难保。即或衣冠士类，不至若此，而究年累月，暗耗精神，受冻忍饥，积伤肌髓，轻则致疾，重则丧身。揆^①厥由来，皆由自取。

八坏信义。好赌之人，机变百出，不论事之大小缓急，随口支吾，全无实意，以虚假为饮食，以哄脱作生涯，一切言行，虽妻子亦不相信。夫人至妻子不相信，是枉着人皮，尚可谓之人乎？他日虽有真正要紧之事，呕肝沥血之言，谁复信之！

九坏伦谊，亲戚邻友，见此赌徒，惟恐绝之不远，而彼且自谓输赢由我，与他何涉。正言说^②论，反遭仇恨。以赌伴为骨肉，以窝家为祖居，三党尽恶，五伦全无，与禽兽何异？

十坏家声。开场之辈，均属下流；嗜赌之子，无非污贱。旁人见之必暗指曰：此某子也，某孙也。门楣败坏至此，毕竟祖父有何隐恶以致孽报？是生既招众人鄙贱，死后何颜见祖宗于泉下？

十一坏闺门。窝赌之家，哪论乞丐、盗贼，有钱便是养身父

① 揆（kuí，音奎）——推测揣度。

② 说（dǎng，音党）——正直的。

母，甚至妻妾献媚，子女趋承，与淫院何异？好赌则不顾家室，日夜在外，平日必引一班匪棍往来，以成心腹。往来既熟，渐入闺闼^①，两无忌惮。所以好赌之人妻，不免于外议者，本自招之也。况彼既不顾其家室，青年水性，兼又有饮食财物诱之者，日夜不离其室，能免失身之患乎？

十二坏子弟。大凡开赌好赌之家，子弟习以为常。此中流弊无所不有，虽欲禁之，不可得也。故开赌好赌之子弟，未有不赌博者，平日之习使然也。夫既习以赌博，又焉望子弟之向上乎？且好赌之人，未有不贪酒肉而怠行业，故即其居室之中，尘埃堆积，椅桌倾斜，毫不整顿。抽头赢钱，尽数吃喝，吃之既惯，日后输去，难熬清淡，便不顾其廉耻，不恤其礼义，邪说污行，无所不为，男为盗，女为娼，不能免矣，戒之！戒之！戒赌十二则说完，奉劝诸公谨记。仍是书归正传。

诗曰：

特来暗访效包拯，清正廉明得未曾。

消息谁知今已漏，机谋在是此多能。

况无众役为心腹，空有一人作股肱^②。

不遇徐良兼艾虎，几遭毒手与凶僧。

且说和尚出来，认得邓九如，倒是怎么个缘故？情而必真，朱起龙死的是屈，因为五十多岁娶了一房妻子，他这妻子娘家姓吴，名叫吴月娘，过门之后，两口就有些个不对劲。何故，是老夫少妻。吴家贪着朱家有钱，才肯作的此事。夫妻最不对劲，她

① 闺闼（kǔn，音捆）——指妇女居住的內室。

② 股肱（gōng，音弓）——左右辅助得力的人。

倒看着小叔子有些喜欢，又搭着秃子能说会道，不到三十的年纪，叔嫂说笑有个小离戏，久而久之，可就不好了，作出不贞不洁的事情来了。两个议论，到六月间，二人想出狠毒之意。那晚间就把朱起龙害死，连秃子帮着，用了半口袋糠，朱起龙仰面睡熟，把糠口袋往脸上一压，两个人往两边一坐，按住了四肢。工夫不大，朱起龙一命呜呼！把口袋撤下，此人的口中微然有点血沫子浸出，吴月娘儿拿水给他洗了脸。一壁里就装点出来；一壁里叫童子去请大夫。大夫将至门首，妇女就哭起来了。随即就将大夫打发回去。朱家一姓当族的人甚多，人家到了的时节，恶妇早把衾单盖在死人的脸上，议论天气炎热，用火焚化。情真他们那里倒是有这个规矩。有人问起，就说是急心疼病症死的。这个又比不得死后搁几天才发殡，怕有什么妨碍，犯火期日，与什么重丧回煞等项，总得请阴阳择选日子。这个不用，自要一家当族长辈晚辈商量明白就得。就是本家人将死尸抬出去，抬到村后，有那么一个所在，架上劈柴一烧，等三天把骨灰装在口袋之内，亲人抱将回来，复反开吊办事。诸事已完，葬埋了骨灰，他们想着大事全完了。

吴月娘穿重孝守节，二秃子接了店中的买卖，绝不在店中睡觉，不怕天交五鼓，总要回到他铺中安歇。岂不想他的铺子与店一墙之隔，柜房与店的尽后头相连。吴月娘安歇的屋子也只隔着一段短墙，只管打前头过来，又可由后头过去。天交五鼓，仍然复又过去，朝朝如此，外面连店铺中并无一人知晓。以后还嫌不妥，叫人在店后垒起一段长墙，后面开了一个小门，为的是月娘儿买个针线等类方便。外人无不夸奖秃子的正派，岂知坏了事了。

这日，正对着月娘儿买绒线，遇着九天庙的和尚打后门一过，可巧被月娘看了他一眼。列公，这个和尚非系吃斋念佛跪捧皇经的僧人，他本是高来高去的飞贼，还是久讲究采花的花和尚，白昼之期，大街小巷各处游玩，哪里有少妇长女被他一眼看中，夜晚换了夜行衣靠，插单刀前来采花。他也看那个妇女的情形，若是正派人，他也看不中意，也不白费那个徒劳，就让来了，人家也是求死。别的是休想。那日看见月娘瞟了他一眼，早就透出几分的妖气。又对着月娘本生的貌美，穿着一身缟素。恶僧人看在眼里，到晚间换了衣服，背着刀，拨门撬户进来，正对着秃子也在这里，可倒好，并未费事，三人倒商量的同心合意，自此常来。白昼秃子也往庙里头去，两个人交的很密。后来和尚出了个主意，终久没有不透风的墙，倘若机关一泄，祸患不小；不如把月娘送在庙中，就说把她送往娘家去了，给了她一千两白银作为店价，遮盖外面的眼目，其实送在庙中，那秃子喜欢来就来，和尚绝不嗔怪。

这日，正是和尚进城，走在县衙门口，就见朱二秃子的大葱白驴在县衙门口拴着。和尚一瞧就认得，心中有些疑惑。它是秃子常骑着上庙，故此和尚认得。正对着太爷升堂，又是坐大堂，并且不拦阻闲人瞧看，和尚也就跟着在堂下看了个明白。见秃子受刑，和尚心中实在不忍，赶紧撤身出来，找了个酒铺，自己喝了会酒。自己想着，回庙见着吴月娘儿，可是提起此事好哇，还是不提此事好哪？再者这个知县比不得前任知县，两个人相好，自己就可以见县太爷，给托咐托咐。这个知县，一者脸酸，一来毫丝不得过门，倘若秃子一个受刑不过。连我都是性命之忧，自

己踌躇^①了半天，无计可施。自可会了酒钱，出了酒铺，直奔城外。比及^②来到庙中，到了里面，他这庙中妇女，不是吴月娘一个人，也有粉头妓者，也有用银钱买来的，也有夜晚之间扛来的，也有私奔找了他来的，等等不一，约有二十余人，俱在庙内。这日，他回来奔西跨院，众妇女迎接。他单把吴月娘儿叫到了一个僻静所在，就把朱二秃子已往从前之事，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月娘儿一听，不觉得就哭起来。复又与和尚跪下说，秃子待她是怎么样好法，苦苦的哀求僧人救秃子的性命。又说：“怕秃子一个顶不住刑，我倒不要紧，还怕要连累了师傅，只要师傅施恩救了他的性命，他若出来，我准保他这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好处。”说毕，复又大哭。和尚一来心软，二来也怕连累自己，正在犹豫，徒弟报道师爷爷到了。僧人迎出，原来是他的师叔。这个和尚是南阳府的人，外号人称粉面儒僧法都，前来瞧看师侄。叔侄见面，行礼已毕，让至禅堂，献上茶来。他问了师叔买卖如何？（列公：怎么出家人问买卖？本来全是绿林的飞贼，岂不是问买卖！其实，净卖不买。偷了来就卖，几时又买过哪？）回答：“南边买卖不好，我们师兄弟四人俱都各奔他方，早晚你师傅还要上你这里来哪。”自然和尚他叫悟明，他有师弟叫悟真，他师傅叫赤面达摩法玉。还有两个师叔：一个铁拐罗汉法室，一个叫花面胜佛法净。这些人们都在《续套小五义》上再表。悟明见师叔来了，他就把朱二秃子这些事情对着他师叔面前述了一遍。晚间用完了晚饭，就约了他师叔与他巡风。法都也就点头。不想到

① 踌躇（chóu chú，音愁除）——犹豫。

② 比及——等到。

三更时分，进了城，到了狱门，当差的人甚多，都在那里讲究这位大爷性烈，夜晚间还坐堂审秃子哪。悟明听了，轻轻的回来告诉粉面儒僧。两个人就进了衙门，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到了二堂，自然和尚下来抖口袋迷众人的眼睛，就把秃子背出去了。法都帮着出城，拿飞抓百练绒索绳拴上秃子，系上系下，到了城外找了个僻静的所在，砸了手铐脚镣，连项索尽都砸坏，换替背到庙中，秃子也不能与二人磕头道劳，法都拿出药来敷上，慢慢将养。月娘儿替秃子与二僧道劳。从此吩咐小和尚小心衙门的公堂，留神县官前来私访，说了知县的相貌，不然，怎么邓九如一来，他们就知是知县？那个关门的小和尚，就给悟明他们送信去了。少刻出来，后面即给他预备兵器哪。见面先说好话，后来叫小和尚拿人。江樊把刀与自然和尚交手，他如何是凶僧的对手？他虽是二义韩彰徒弟，没学什么能耐，三五个弯就封不住和尚那条棍了，急的乱嚷乱骂说：“好凶僧啊，反了！”并有些个小和尚也往上一围，江樊情知是死。忽然间，打墙上蹿下两个人来。

艾虎、徐良如何捉拿和尚，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诗曰：

不信英雄报不平，请看暗里助刀兵。

只因县令灾星退，也是凶僧恶贯盈。

贪乐焉能归极乐，悟明还算欠分明。

到头有报非虚语，莫向空门负此生。

且说庙中僧人，正在得意之间。江樊看看不行，自己就知道敌不住僧人准死。自己若死，如蒿草一般，保不住老爷，辜负包丞相之重托。到底是好心人逢凶化吉，可巧来了个小义士和多臂熊。二人听出庙里声音，艾虎认的江樊，随即两个人蹿下墙来。艾虎道：“江大哥放心吧！小弟还同了一个朋友来哪。”江樊一看是艾虎到了，还同着一个紫黑的脸、两道白眉毛、手中一口刀、刀后头有个环子的汉子跳下墙来。那汉子跳下来就骂：“好秃驴！忘八养的！”是山西的口音，艾虎见对面凶僧青缎小袄，青绉绢纱包酱紫的中衣，高腰袜子，开口的僧鞋，花绷腿，面如喷血，粗眉大眼，脸生横肉，凶恶之极。恶僧人一看艾虎、徐良，倒提劈山棍对着艾虎往下就打。艾虎一闪，拿刀往外一磕。僧人往下一蹲，就是扫堂棍。艾虎往上一蹿。凶僧撒左手反右臂，其名叫反臂刀劈丝。艾虎缩颈藏头大哈腰，方才躲过。徐良看看暗笑，老兄弟就是这个本事，自己蹿将上去，说：“老兄弟，这个秃驴

交给老西了。”和尚一看此人古怪，举棍就打。山西雁用力一迎，呛的一声，当啷，那半截棍就坠落于地。把和尚吓了个真魂出壳，掉头就跑。早被徐良飞起来一脚，正踢在和尚肋下，哎哟一声，和尚栽倒在地。艾虎过来，磕膝盖点住后腰，搭胳膊拧腿就把凶僧捆上。凶僧大喊，叫人救他。徐良一回手，在他脊梁上叭地一声，打了他一刀背，小和尚风卷残云一般，俱都逃命。依着艾虎要追，徐良把他拦住说：“他们都是出家人，便宜他们吧！”

再见小和尚复又反转回来，围着一个胖大和尚，就是粉面儒僧法都。皆因他在西跨院同着那些妇女正自欢乐，见悟明出去不回来。有小和尚慌慌张张跑将进来，说：“师爷，大事不好了！我们师傅拿了知县，他还有一个跟人与我们师傅那里交手，打外头又蹿进来两个，全是他们一伙的。我师傅叫他们拿住了，你快去吧！”凶僧脱了长大衣服，提了一口刀直奔艾虎他们来了。小和尚本是跑了，见法都来，复又跟着法都，又要围裹上来。徐良一瞧，这个和尚虽然胖大，倒是粉白的脸面，往前扑奔。徐良说：“好师傅，你是出家人，不应动气。本当除去贪嗔、痴爱，万虑皆空，没有酒色财气，这才是和尚的规矩，又何必拿着刀来和我们拼命？我们如何是你对手？你要不出气，我给你磕个头。”和尚将要说，磕头也不行！他焉知是计？岂不想老西这个头可不好受。就见他两肩头一耸，一低脑袋，哧的一声，和尚哎哟，还仗他眼快瞧见一点动静，由徐良脑后出来一闪身。虽然躲过颈咽喉，噗哧一声，正中肩头之上，掉头就跑。这些小和尚就跟着跑下去了。粉面儒僧蹿上墙头，徐良并不追赶，掉头寻找艾虎来了。满地上小和尚横躺竖卧。也有的死了，也有带着重伤的。两个人会同寻找江樊，不知去问。

原来江樊瞧见艾虎、徐良进来，把那无能的小和尚砍倒几个，自己跑出来了。明知道有艾虎一人足能将那和尚杀败，自己出来寻找老爷要紧。找来找去，并没见着。遇见一个小和尚，过去飞起一脚，就踢了个跟头，摆刀要砍，说道：“你说出那位老爷现在哪里，就饶你不死。”和尚说：“我告诉你，饶了我呀！”江樊说：“我岂肯失信于你，你说出来我就饶了你，你快些说来！”答道：“在西跨院庭柱上捆着哪。”江樊果然没有结果他的性命，一直奔西跨院。一看，老爷果然在柱子那里捆着，三四个小和尚那里看守。看见江樊进来，恶狠狠的拿着刀扑向他们来，小和尚撒腿就跑。江樊也并不追赶，救老爷要紧。江樊过去解开了绳子，跪倒尘埃，给老爷道惊。邓九如用手搀起说：“这是我的主意，纵死不恨，与你何干！我还怕连累了你的性命。你是怎么上这里来了？那和尚怎么样了？”江樊说：“有小义‘莫不是开封府告状的那个艾虎？’”江樊说：“正是。”邓九如说：“我们两个人还怪好的哪！他坐监，我打书房出来散逛散逛正遇见他。在校尉所我义父那里，我们两个人一同吃的饭。他不认的字，还要跟学一学，怎么把眼前的字认的几个才好，很诚实的一个人。他是北侠的门徒。智化的干儿子。”江樊说：“不是，老爷记错了，他是智化的徒弟，北侠的义子，老爷看，来了！”

艾虎与徐良也是问了小和尚，找到西跨院。江樊要跪下给艾虎道劳，早叫艾虎一把拉住，对施了一礼，又与徐良见了江大哥。艾虎说：“这是我徐三叔眼前的三哥，名叫徐良。”与江樊彼此见了礼。江樊又要与徐良道劳，也叫徐良搀住。邓九如过来说：“若非是二位到来搭救，我们两个早死多时。活命之恩，应当请上受我一拜。”艾虎一怔，搀住说：“你不是我韩二叔的义子吗？

姓什么来着？”邓九如一笑说：“艾大哥，你是贵人多忘事，我叫邓九如。”艾虎说：“是了，你们二位怎么游玩到这里来了？”江樊就把他们怎么上任，怎么私访、审鬼、坐堂、丢人犯、解开歇后语、到庙中来遇见凶僧的事，细述了一遍。艾虎听了说：“三哥，你看还是文的好，你我别说做不了官，即使做了官也算不了什么。看人家这个，出任就是知县！”江樊说：“少叙那个，和尚怎么样了？”艾虎说：“拿住捆好了。”徐良说：“我把他扛过来，看看是那个自然和尚不是？”

邓九如问艾虎从何处来？艾虎也就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邓九如说：“还有件怪事，方才他们大家把我捆上，推到这里来拴在庭柱上。这屋里头有许多的妇女，陪着那个白脸的和尚饮酒，还猜拳行令哪。就皆因那个和尚出去动手去了，这屋中许多妇女没见出门，他们全往什么地方去了？”艾虎说：“何不到屋里找找她们去！”同着江樊带老爷一齐到屋中，也没有后门，眼睁睁那酒席还在那里摆着，就是不见一个人影儿，连老爷也纳闷。江樊那样的机灵，也看不出破绽来。还是艾虎看见那边有一张床，那个床帋子乱动。艾虎用刀把床帋子往上一挑，见里面有两个人，将要把他们提将出来，一看是两个妇人，他就不肯去拉了。叫：“江大哥，你把这两个提出来。”江樊就将他们随即捆上，带过来说：“这就是太爷，跪下磕头。”邓九如一看两个人俱在二十多岁，三十以内。太爷问：“你们都是干什么的？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即将你们定成死罪。”两个妇女往上磕头说：“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子女，半夜间凶僧去了，把我们扛到庙内。本欲不从，怎奈他的人多，落了秃贼的圈套。”太爷说：“你们即是好人，本县放你们归家。可有一件，有个朱二秃子，他在庙中没有？”两个

人连答应说：“有，不但有朱二秃子，连吴月娘儿俱在此处哪。”太爷问：“现在哪里？”妇人说：“你看那边有一张条扇，是个富贵图，那却是一个小门。开开那个小门，里头是个夹壁墙儿。他们听见事头不好，俱都钻在里头去了。我们也要钻到那里头去，他们说没有地方了，故此我们才藏在床下里头。男女混好些个人哪。”老爷听了，随即叫江樊过去瞧。那一张画是一张牡丹，花旁边有个环子，虽是个门，可开不开。正要问那个妇人，就见徐良扛着和尚进来，把他地上一摔，扑通地一声，徐良随即说：“我全问明白了。他们这里头有个夹壁墙，连朱二秃子他们那一案都在这里哪。”忽然外面一阵大乱，进来许多人，各持兵刃。

若问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小爷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卖酒人

诗曰：

悟明作事太冬烘，淫妇收藏央壁中。

自谓是空原是色，岂知即色即成空。

谋命图奸太不明，最阴究属妇人情。

奇冤自此从头洗，败坏闺中一世名。

且说徐良在外边问自然和尚，不说；拿刀威吓带伤的小和尚，倒是有一得一，将实话全都说出来了，故此徐良连那个假门他都知道。扛了自然和尚进来，正要献功，人家这里也都知道了。将要进去，外头却一阵大乱，进来了无数的人，各持单刀、铁尺，大众以为是僧人的余党。原来不是，是由衙门中来了一伙子马快班头。有老爷的内厮，一瞧天气不早，老爷无信归回。主管着急，暗暗地就把马步班的头目叫将进来，就把老爷上九天庙的话细说了一遍。叫他们带着伙计去迎接老爷要紧。头目一听，也怕老爷有舛错，赶着带了伙计们急速出城，俱带着单刀铁尺。

到了九天庙，老远地就望见打里间跑出许多和尚来，焉敢怠慢？就叫伙计们向众人往前一闯。一看，有许多的僧人们，也有死于非命的，也有带着重伤的。问那个带伤的人：“县太爷现在哪里，你们可知晓？”那人回答道：“现在西跨院。”大众就奔西跨院而来。江樊、艾虎、徐良，大家往外一迎，见是马快班头，

江樊这才放心。大众都过来见了太爷，给太爷道惊，给他们请罪。太爷说：“于你们无干，这是我的主意。”复又过去，在那张画轴那里，把那个铜环子拧了半天。果然一转，那个门儿一开，这才看见夹壁墙。江樊使了一个诈语说：“里面众妇女们听真，今日本处的太爷到此，就为的是朱二秃子、吴月娘一案，就将你们放去。倘若不献，拿到衙门里是一例同罪。”这句话不大要紧，就听见里面妇女们乱嚷。不多一时，连伺候她们的婆子，出来了二十多人。内中揪着一个妇人，就是吴月娘。大家一齐说：“这就是吴月娘。那个秃子可得你们爷们进去，我们拉不动他。”艾虎进了夹壁墙，不多时，就见他拉着他一条腿，提拉出来了。班头过来，将秃子锁上，把吴月娘锁上，又把两个人的二臂倒绑，待等回衙再问。同时，将那些妇女尽行释放，准她们把和尚那些东西，量自己的力气，能拿多少拿多少，不许再拿二趟。大家磕头，分散物件出门去了。

少刻，地方进来叩见太爷。江樊叫道：“地方出去，或马或车，找来给太爷骑坐。”地方出去，太爷叫听其那些带伤和尚自己逃命。受重伤不能动转的，少刻回衙打发人来给他调治。死了的，就在庙后埋葬。只罪归一人。跑了的和尚法都，案后访拿。太爷叫官人把悟明带回衙署审问。地方将车辆套来，请艾虎、徐良到衙中待酒。徐良说：“老兄弟，索性咱们作事作个全始全终，一半押解人犯，一半保着老爷，咱们要是一走，路上倘有舛错，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么？”艾虎点头道：“所有庙中东西，叫地方看守；倘若短少，拿地方是问。”押解着秃子、吴月娘、悟明和尚起身，出了庙门，直奔县衙。太爷叫艾虎、徐良一并上车，二人不肯。连江樊俱都地下走。一路之上，瞧看热闹之人不在少处。

到了衙署，老爷下车。三班六房伺候进了衙署。连艾虎、徐良让到书斋待茶。太爷立刻升堂，用刑拷问。三个人一字的不招，只好夹打了一回，把他们钉镣收监。太爷一抖袍袖退堂，掩门归书斋，陪着徐良、艾虎谈话，然后摆酒吃饭。用完了饭，直谈论了一夜，无非讲论些个襄阳故事，怎么丢大人，至今尚无音信的说了一番。直等第二天早晨，二人告辞，他们还是上武昌的心盛。邓九如送了盘费银两，二人执意不要，让之再四，也就无法。邓九如、江樊送出作别。二人不上黄花镇去了，顺着大路直奔武昌。逢人打听路途，晓行夜住，渴饮饥餐，无话不讲。

这天，正往前走着路，一瞧前边是个山口，原来是穿山而过。进了山口，越走道路越窄，忽然抬头一看，正是桃花开放，满山遍野，香气扑鼻。艾虎说：“三哥，你看这个地方多么可观，可惜不会作诗，要是会作诗更有了趣味了。”徐良说：“那个诗也是那么容易作的，哪里能文武兼全？要闹个艺多不精，还不如不会哪。”随说着，越走越往上去。到了上边极平坦的个地方，往四面无一处看不到。放眼往四面一看，粉融融俱是桃花，真似桃花山一般，把山都遮盖了。两人上山走的有些发躁，找了一块卧牛青石，暂且先歇息歇息。徐良说：“老弟，咱们歇着这个地方可不好。”艾虎说：“怎么不好？”徐良说：“四面全是沟，惟有这个地方孤零零的一个山头，专藏歹人的所在。我师傅对我说过，老兄弟不至于不知道吧！”艾虎哈哈一阵狂笑道：“三哥说什么歹人，要无歹人便罢，若有歹人，小弟正在闷倦，拿着歹人开开心才好哪！”徐良听了，把舌头一伸，说：“兄弟好大话呀，咱们歇歇走吧，我是怕事的。”

正说话之间，听见有人说：“哈，这个地方才好看哪！胜似

西湖景。”艾虎说：“我二哥来了。”徐良说：“可不是么，他打哪里来？”艾虎答言：“此处不是西湖，哪里来的西湖景？”原来是胡小记、乔宾。黄花镇第二天丢了徐良、艾虎，大官人就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对大众一说，也就不便等着了，告诉推小车的，你们只管推着奔武昌路上，倘若要有人劫夺丢失了，找地面官告去，要不然，上武昌告诉大人去。芸生骑马单走，胡小记、乔宾不放心，告诉大官人，竟奔岳州府找来了。二人到岳州，大街小巷，一上去就听到丢人犯的事吵嚷遍了。二人不敢停留，又不敢走华容县，绕着石门县，奔武昌走。在这里正好遇见大众，彼此见礼，各人对问说自己的心事，不可重叙。

忽然由西边上来了位老者，赶着小驴，还是叫驴^①。老头年到六旬，穿着土绢大氅，回头把草纶巾摘下来当作扇子。那驴乱叫，老头说：“这种东西也是怪，每逢走在这里，你也歇歇来，我就叫你歇歇，要不，你心里也是不愿意。”他把驴身上的口袋抽下来，那驴又是乱叫。艾虎说：“众位哥哥看看好不好？”胡小记说：“真好。”艾虎说：“有点缺典。”胡小记说：“缺什么典？”艾虎说：“我常听我五叔爱说这句‘有花无酒少精神，有酒无花俗了人。’可惜咱们这里有花无酒。这个地方，要有个酒摊可就对了事了。”乔爷说：“对，可就是短那么一个。”徐良说：“你是过于爱饮酒了。这个地方，你瞧瞧要有酒摊喝得么？”艾虎说：“只要有酒摊，也不管他喝得喝不得，我就要喝。要都像你，那就不用走路了。我还是过去打听打听。”徐良说：“你打听我也不叫你喝，你怎么这样不知道进退！”艾虎真就过来与那位老者

① 叫驴——公驴。

打听说：“你这个老人家，咱们这里哪有酒铺？”老头说：“你要喝酒么？”艾虎说：“正是。”那老头说：“哎呀！那可远了，离此约有四里多地，来回八九里地哪！我们这有个卖酒的，串着乡村卖，挑着个高挑子，上头也有酒，也有烧饼、麻花。”正说话间，西边一阵乱嚷。

不知是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为饮酒众人受害 论宝刀毛二被杀

诗曰：

对酒观花总一般，赏花饮酒尽开颜。

不知误食盘中菜，犹当寻常作等闲。

客路前途望转赊，缘何乐酒又贪花。

个中幸有山西雁，假作迷离入贼家。

且说艾虎正与那个老者打听卖酒的，忽然西边一阵乱嚷，上来了许多人。山西雁一怔，原来是些个行路的，有七八个人。也有卖带子的，也有赶集的，也有扛着铺盖卷儿回家的。大家一齐说，好热天气，说道：“咱们歇息歇息。”对着艾虎他们那边的那块石头就坐下了。把东西放在石块之上。也有本地人，也有山西人，也有乡下人，等等不一。就听那个山西人说：“怎么这个地方这么些个桃花？”就有本地人说：“没往这边来过吧？此处叫做桃花沟，故此这里的桃花甚多。”那人说：“怎么这里也没有个卖酒的哪？”本地人说：“有卖酒的，此时可不知道他过去了没有哪！我给打听打听。”那人说：“敢情好。”就问那个老头儿说：“咱们这里那个仁义子王三过去了没有？”老头说：“没有过去哪。”那人说：“给你打听了，还没过去哪。横竖不差什么，也就快来了。”那人说：“怎么叫个仁义子王三哪？”那人答道：“皆因是这个人作买卖公道。故此人叫他仁义子王三。卖酒，也有烧饼、子，还

是货郎儿。少刻就过来，你再稍等等吧。”

正说之间，就听见有摇鼓声音。老头说：“得了，来了，那不是他摇鼓呢！”果然听见摇鼓的声音。徐良早把艾虎叫将过来，不叫艾虎打听卖酒的。此处的酒，是万万喝不得的。小爷虽然不愿意，也无可如何，净瞅着人家打听。自己想着卖酒的来了，看他们喝不喝；他们要喝了没事，自己喝了也就没事。那时再问三哥不迟。不多一时，就见山坡底下来了一个高挑卖酒的。老头说：“这就是卖酒的王三来了，王三掌柜的，今天来得晚了。搁在这里卖吧，好些个人等着酒喝呢！”瞧这人卖酒的，三十多岁，蓝布裤褂，白袜，青鞋，花裤腿，高挽发纂，腰中蓝搭包，黄白脸面，粗眉大眼。他挑着一副圆笼，两边共是六层，扁担头有个钉儿。上来时节，把个长把鼓就挂在那钉儿上。老头告诉，他把圆笼放下，那边的人也就都过去了，争着说：“喝酒！”这个说，给我打二两，那个说，给我打三两，也有问酒价的。王三说：“别忙，别忙！等我打开圆笼，酒是五个钱二两，烧饼、饅子是五个钱两个。趸^①来的卖三个钱一个，你们这些人，我可记不清楚谁吃多少喝多少。可是自己记着，你们也不能吃三个说两个。全是靠天吃饭的人。谁也不能瞒心昧己，你们可是自己记。”那个本地人说：“错不了，我们都打集上来，全是买卖地儿。”这个说，我打四两；那个说，我打六两。王三说：“不行，没有那么大家伙。二两的壶，一两的碗，喝了再打。”大家乱抢一回。有拿烧饼的；也有饅子的；也有在这喝的，也有在石头上喝的；有喝完了又来打的。

① 趸 (dūn, 音吨) —— 整批买进 (准备出售)。

艾虎馋的直流涎沫，说：“三哥，你瞧见了没有？”徐良说：“少时到店内，有多少喝不了！何必单在这里喝呢？”艾虎说：“哥哥，我可不是不听你的话，这个景况难过！”徐良说：“我劝的你，爱听不听？”艾虎说：“死了我都愿意！你们还有不怕死的没有？”乔宾说：“我不怕死，来，看咱们哥两个喝去！”胡小记说：“我也不怕死。三哥怎样？”艾虎说：“不用问，他是向例不喝酒的。”艾虎过去说：“掌柜的，给我们打一斤。”王三说：“谁喝酒哇？你喝酒不卖。”艾虎说：“怎么，我不给你钱么？”王三说：“你凭什么不给我钱？”艾虎说：“我既给你钱，为什么不卖给我？”王三说：“我这个买卖，曲心不卖，曲心不卖。”艾虎说：“怎么说起哪？”王三说：“你们那个伙计刚才说，我听见了，说我这酒里头有东西，故此我就不卖给你。你们喝了这酒，万一要死了呢，我再跟着你们打人命官司去？”艾虎说：“谁说的？”王三说：“你们那个伙计。”艾虎说：“酒是我喝，他又不喝酒，我死而无怨。”王三说：“你可不准怕死，打多少？”艾虎说：“打一斤。”王三答道：“没有那么大家伙。”艾虎说：“有多大家伙？”王三说：“一两的碗，二两的壶，还是全叫人家占了，等着他们喝完了再说。”艾虎说：“那我可等不得。”王三说：“你等不得可没法。——有了，我这有个搁酒漏子的坛，你拿那个打吧。也装的下一斤酒，拿过去拿两个小碗匀兑着喝去。”艾虎说：“很好。”王三就把那个漏子拿起来，用屉子打酒，整打了十六屉。

徐良在旁说：“老兄弟，你可要小心！别人不拿这个坛子打酒，独你拿这个坛子打酒，预先把药下在坛子里，喝下去就悔之晚矣！”艾虎一听，想，这个情理不差，瞪了卖酒的一眼说：“哈哈！好，这酒我不要了。”卖酒的说：“不要不行。卖定了你了！”

艾虎说：“你还要讲强梁吗？”卖酒的说：“我们小本经营，焉敢强梁！横竖你总得要！”艾虎说：“我偏不要，你便当怎样？”卖酒的说：“我自己主意叫你要。”说罢，他把酒屋子倒过去，拿那头竹把，下在坛子里，呼喽呼喽的搅合了半天，那酒是乱转，复倒过来，打在碗里一屈，他自己喝了；又打一屈，又喝了，说道：“你看看我这酒里有什么没有？要有什么，难道说我喝了还不死么！我这个人一生不做亏心事，你要屈我的心，不行，非把他洗明白了不可！酒里间要有毒药，说话这半天也就发作了？”艾虎一见，连连的告错说：“是我错了。是我们这个朋友说的，我心里也乱猜起来了。是了，我少时多给你几个钱吧？”王三说：“你多给我一文钱，直顶到万两，我都不要！”随说道，又添了两屈酒。艾虎暗暗佩服这个人。就见有人过来说：“你不是有菜么？卖给我们点菜吃。”王三说：“菜可有，先不能卖呢，你看看这个乱！”那人说：“我们自己拿去。”王三说：“又不是成件的东西。”艾虎这里随即拿了些烧饼、饅子，说道：“你看看，我拿了几个？”王三说：“你这个人，白给你一百个你都不吃！”就见把后头的圆笼揭开，给那个拨菜。艾虎也就瞧了瞧，原来是一盘子炒咸食，一盘子青黄豆，招了点红萝卜丁儿，勾了点团粉，就叫豆儿酱。若论寻常，白给艾虎都不吃。如今见着这个山景儿，有了酒，对着这个菜，倒是个野趣，问道：“这个菜你卖几百钱一碟？”王三一笑说：“三个钱、两个钱、一文钱的全卖。”艾虎就拨了两碟，有乔宾帮着拿过去。再瞧那边人，他也买菜，你也买菜，也有打酒的。艾虎问：“三哥喝不喝？”徐良回答：“不喝。”艾爷说：“吃烧饼不吃呢？烧饼、饅子、菜这横竖是可以。”徐良说：“这还可以，我吃点。”把烧饼掰分，把豆儿酱、咸食夹的里头。拿着烧

饼，转着身面向北观花，说道：“你们饮酒赏花，老西吃烧饼赏花。我总看着这花是瞧一会少一会。”艾虎说：“你又不喝酒，你疑什么心？”徐良说：“你别理我，你只当我这时闹汗呢。”艾虎说：“三位哥哥，我怎直晕哪！”胡爷说：“别是真不好吧？”乔爷嚷：“哎哟！”扑通摔倒在地。艾虎也就身立不住了。胡爷他一个三哥没叫出来，也就躺倒在地。徐良说：“我又没喝酒，这是怎么了？”也趴在地下。

老头一笑说：“老三念西真仓啊！大家拾掇。”王三收家伙，老头把口袋搭在驴上，把三位的包袱系上，也就搭在驴上。把四位的刀，他都摘下去。单把徐良的那口利刀拉出来，看了一眼，复又插入鞘中。笑嘻嘻说：“好买卖！这号买卖作着了。”大众说：“怎见得？”老头说：“少时你们就知道了。两个人搭一个，搭到家里去。”老头先下了西山坡，拉着驴出了西沟口，往南，他们起的名叫桃花村，进了篱笆门，将驴拴在桃树上。说：“有请瓢把子。”少时，寨主出来，叫病判官周瑞。出来问道：“毛二哥作了好买卖吗？有点油水吗？”毛二说：“你看看这个青子吧！”周瑞把大环刀拉出来一看，寒光灼灼，冷气侵人。毛二问：“此刀何名？”回答说：“不知。”毛二一论这口刀，就是杀身之祸。

欲知后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杀故友良心丧尽 遇英雄吓落真魂

诗曰：

尤物招灾自古来，愚人迷色又贪财。

谁知丑妇闺中宝，更是齐王治国才。

这四句诗因何说起？皆因古往今来，佳人艳色，不是使人争夺，就是使人劫掠，看起来不如丑陋的好了。有句常言说的好：“丑陋夫人闺中宝，美貌佳人惹祸端。”曾记得战国时，齐无盐还有一段故事。请列公细听，在下述说一遍。

钟离春者，齐无盐邑之女，齐宣王之正后也。生得白头深目，长肚大节，印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肢若漆。无盐一邑，莫不知有丑女之名。欲嫁于人，而媒妁恐人嗔责，不敢通言。偶有见者，皆远远避去，人相传说，莫不以为笑谈。年至四十，尚未适人。有人戏之道：“姑何不嫁耶！岂有待于富贵者耶？”钟离春道：“不嫁则已，嫁则非大富贵不可也！”其人哂其妄言，复戏之道：“大富贵人诚欲娶姑，但恐无媒耳。”钟离春道：“自为媒未为不可也。”其人又戏之道：“自为媒不几越礼乎？”钟离春道：“礼不过为众人而设，岂能拘贤者耶？”遂将自穿的短褐脱下来抖一抖，去了灰尘，重新穿在身上；又用溪水，将黑铁般的一个面孔洗得干干净净；又将几根稀稀的黄发挽着盘龙髻，竟轻折着数围宽的柳树之腰，摇摇摆摆走到齐宣王宫之前，竟要入去。

守宫的谒者看见，着实惊慌，忙拦住道：“汝是何人？竟敢乱闯宫门！”钟离春因说道：“妾乃齐国四十嫁不出去之女也。”谒者因戏问道：“汝年四十嫁不去，皆因汝之容貌太美也。吾闻女子迟归终吉，汝宜家去，静坐以待之。到此何为？”钟离春道：“妾闻君王之圣德，如日当空，无物不照，何独遗妾？故愿自献于王，欲以备后宫除扫。乞大夫为妾进传一声。”谒者听了，不觉大笑道：“岂王之后宫，独少汝一美人耶？吾不敢传。”钟离春道：“王叫你在此传命，妾欲见王而子不传，是子之罪也。传而王见与不见，则是王与妾之事也。子若必不传，妾则谨身顿首，伏于司马门外以待命。倘有他人见而报知于王，则子罪恐不辞。”谒者听说，不得已因报知宣王道：“宫门外有一奇丑女子，自言愿献于王，以备后宫之选。臣再三斥之不肯去，故敢上闻。”此时宣王正置酒于渐台之上，左右侍者甚众，听见谒者报之言，皆知是无盐丑女，莫不掩口而大笑道：“此女胡强颜至此！”惟宣王听了，转沉吟，暗想道：“此女阊閭^①市井中也没人娶她，敢来自献于寡人，必有奇异之处。”因叫人召她入去。因问之道：“寡人已蒙先王娶立妃配，备于位者不少矣，何敢复误天下之贤淑！汝女子乃欲自献于寡人。且闻女子久矣！不嫁于乡里之布衣，忽欲于万乘之主，必有奇能也，幸以告我。”钟离春道：“妾无能，但窃慕大王之高义耳。大王妃匹虽多，皆备色以事大王，未闻备义以事大王。故妾愿入后宫，以备大王义之所不足。”宣王道：“备义固寡人之所深愿，但善补之，不知汝有何善？”钟离春道：“妾善隐。”宣王道：“隐尤寡人之所喜，试即一行之。”钟离春因起

① 阊閭——古代贫民居住的地方。

立殿下，扬目露齿而上视，复举手附膝道：“殆哉，殆哉！”如是者四遍。宣王看了不解其意，因问道：“隐固妙矣！寡人愚昧不能深测，还乞明教。”钟离春乃对道：“所谓隐者，不敢明言也。大王既欲明言。妾何敢于隐。所谓四殆者，盖谓君王之国，有此四殆也。君王之国，西有强秦之患，南有楚之仇，大廷无一贤人，而所聚者皆奸臣，王独立于上，而众人不附，且春秋已四十，而壮男不立，又不务众子，而务众妇，所尊者皆所好之人，所忽者皆所恃之人。今君王幸无恙耳，设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可知也。此非一殆耶？渐台五重，所聚者黄金也，白玉也；所设者琅玕^①也，笼疏也；所积者翡翠也，珠玕也，而不知万民已罢极矣！此非二殆耶？国所倚者，贤良也；而贤良匿于山陵。国所憎者，谄谀^②也；而谄谀满于左右；虽有谏者，而为邪伪所阻，此非三殆耶？饮酒聊以乐性情耳，乃沉酒于中，以夜继日，致使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能修诸侯之礼，内不能秉国家之治，此非四殆耶！故妾隐指四殆者，此也。”宣王听了，不觉骇然，警惕惊悟，乃喟然长叹道：“寡人奈何一迷至此哉！非无盐君之有，不几丧国乎？”因急命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卜择吉日，立太子，进慈母，拜无盐君为后。而齐国大治，皆丑女之力也。君子谓钟离春正而有辞。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诗曰：

自古英雄爱宝刀，销金切玉逞情豪。

① 琅玕（láng gān，音狼干）——像珠子的美石。

② 谄谀（chǎn yú，音产于）——为了讨好别人，卑贱地奉承人。

流星闪闪光侵目，秋水泠泠挂腰。

壮士得来真可喜，奸徒遇此岂能逃。

物原有主何须强，显得奇人手段高。

且说桃花沟的寨主，就是五判官之中病判官周瑞，在此处坐地分脏。这个桃花沟地势太背，晚晌没人敢走，冬天连白昼人都少；官人往这里查得又紧，买卖又萧条，可巧毛顺由飞毛腿高解那里崩出来，到了桃花沟，见了周瑞，诉说：“给高解出了个主意，他们掰了个智，把我崩出来，我不犯赖衣求食，才投在你这里来了。多蒙寨主宽宏大量，不嫌我老而无用，收留于我。若非寨主待我这番好处，我也不能把我掏心窝的主意施展出来。”原来这个主意是他出的。

这王三不叫仁义子王三，他叫机灵鬼王三。余者的小贼，扮着走道的，王三酒里头没有蒙汗药，却是菜里头有两大盘子膨膨满满的，一边有蒙汗药；一边没有蒙汗药。他们吃的菜没有蒙汗药，外人要吃，把盘子一转，使人也难以猜透，不但他们这几位小爷上当，受害的人多了。寻常撒出小贼，四个沟口看着，只要有人来就给他们送信。毛二拉驴，王三挑酒，众小贼妆扮行路赶集，作小买卖的。不全净是沟内，在左近的地方也敢办这个勾当。不怕你不喝酒，老头子就问他了：“你走过这里没有？”别人说：“没走过这里。”他就说：“这里有宗土产，叫桃花酒。若走桃花沟，必得尝尝桃花酒。桃花沟不喝桃花酒，枉在桃花沟中走一走。”使人就要尝一尝桃花酒是什么滋味。只要一饮，就上了当了。上当的人，不计其数。故此今天也是他们的恶贯满盈，遇见他们几位，艾虎又是个爱喝的。毛二预先倒不以为然是好买卖，嗣后见了这口刀，他知道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要在周瑞的面前卖

弄卖弄，故此才问道：“寨主爷可认识这口刀吗？”周瑞本人不认得，叫他益发笑说：“寨主，这口利刀价值连城，世间罕有。若非寨主的德厚，万万不能遇见此物。”周瑞说：“这么一口刀，怎么叫二哥夸的这么好呢？”毛二说：“把你那口刀拉出来比一比。”周瑞就将自己的刀亮出来，毛二说：“你再剁一剁试试。”周瑞就着大环刀将自己的刀背一剁，呛啷一声，当啷啷，自己的刀头落地，倒把周瑞吓了一跳，然后哈哈一笑，夸道：“好刀哇，好刀！”毛二说：“不知道出处吧？”周瑞说：“不知。二哥知道，我领教领教。”毛二说：“出于大晋赫连播老丞相所作三口刀：一口大环，一口龙壳，一口龙鳞。全能切金断玉。实对你说，我就为这口刀弃了乌龙岗寨主，难道说高寨主立宝刀会，你不知道吗？”周瑞说：“那我怎能不知！”又问道：“你去了没有？”周瑞说：“我正病来着，我还真急呢！一者是联盟，二者我要开开眼。结果未能去赶宝刀会。就是这口物件吗。”毛二说：“正是此物。”周瑞说：“咱们可要立宝刀会了。”毛二说：“怎么落在这老西手里了？莫不是高寨主有祸，怎么也没见踩盘子的伙计报信哪？”

正讲论此事，大家回来，把四位小爷全扔在篱笆墙那里。王三把酒挑放下，也过来瞧刀。大家无不夸奖。寨主说：“今天这个买卖，不拘有多少东西，我都不要了。你们大家分散，我就要这口刀就得了。”毛二就有些个不愿意，说道：“怎么样寨主就要这口刀？”周瑞说：“正是我就要这口刀。”毛二说：“设若是你见着这口刀，你肯花多少银钱买？”周瑞说：“我要见着这口刀哇，花二千两银子我都是情甘愿意的。”毛二说：“既然那样，就算你二千银子，把那些东西照着寻常算计明白，该当合算银价值多少，照样分派你的成帐。这口刀，就算你二千两银子。”周瑞说：

“那是何必呢？我不要你们的就是了。”毛二说：“不行！常言说的好，不能正己，焉能化人。你看着这口刀好，你就留下。设若是伙计们以后出去作买卖，看着好的东西不往回拿，就坏了你的事情了。我这个说话永远不为我自己，以公为公。设若你要不愿意，我拿出去就可以给你卖二千两银子，出去就能把它卖了。”这句话一说，就把病判官说了个红头涨脸，周瑞说：“二哥，你可太认真了。”毛二说：“我办事认真，可全不为己事。我也明知我这一生得罪人的地方，全在这个认真的上头。”周瑞说：“你看是谁？”毛二说：“我要看是谁，自己有分寸，那就不算认真了。”周瑞说：“今天我偏要和二哥讨这个脸。”毛二说：“不行！或是折价，或者我去卖刀。”周瑞说：“也不用折价，也不用卖去，只当是你的，我要和二哥讨这口刀。”毛二说：“不行，皆因众伙计有份的。要是我的，我可就送与寨主了。”周瑞说：“二哥真罢了！小弟说了半天，你也叫我落不下台来。”毛二说：“那个我可不管。你是或要或不要，速速说明，也搭着旁人没有解劝。”毛二素日间就不得人，也对着周瑞往日就强梁，周瑞又搭着也是气恼之间，有句俗言：“一个不摘鞍，一个不下马。”周瑞倚仗着得了一口宝刀，又想着这个劫夺人的主意，毛二已经给他出好了，一不作，二不休，除去了这个后患吧。毛二扭着个脸，也是气的浑身乱抖，就被周瑞嗑嚓一刀，结果了毛二的性命。

当时间众人一乱。周瑞借着这个因由说：“这可是他找死！休来怨我。我与众位讨这口刀，众位想一想怎样？”大家说：“这是小事一件，寨主何必这般的动怒呢？”周瑞说：“哪一位不愿意，咱们就较量较量！”说话中间，把刀一扬，就听见噗哧，手背上中了一暗器；当唧唧舒手扔刀，吧嚓一声，面门上中了一块石头

子儿，又听说：“好鸟八儿的！”是山西口音骂人。众人一乱，徐良就蹿过来了。

你道徐良为何可醒的这么快当？原来起先就没受着蒙汗药。他心神念全在那个卖酒的身上，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嗣后瞧他们一拨菜，可就明白了，那时就要动手拿他们。又想，凭着这几个小贼，作不出这样的事来，必有为首的高明人。似乎这个主意，是人人得受。这个道儿不定害死过多少人了。满让我把这几个拿住，为首的跑了，以后仍然是患，不如我也装着受了蒙汗药的一般，他们为首的必然出来。那时再拿，未为不可。明知道菜里有药，特意说夹上烧饼，故意脸冲着外吃，若要面冲里，怕他们看出来是没吃。只是一件，瞧见艾虎他们躺下，都是漾白沫，自己要躺下嘴里没有沫子，又怕叫他们瞧出破绽，这也不管什么脏净，将自己口中涎沫咕啞咕啞了半天，也就是一嘴的白沫子，连喷带吐，往那里一爬，眯缝着眼睛瞧着，就是他们过来摘刀，自己犹豫了犹豫，刀要叫人摘了去，那可不是耍的。总而言之，艺高人胆大，直不把这几个小贼瞧在眼内，且又上着紧臂低头花装弩哪，又搭着那几个小贼知道受了蒙汗药了，谁还把他搁在心上？两个人抬着他就到了桃花村。可巧把他扔在紧靠着东边篱笆墙。他们都去看刀去了。索性就把眼睛睁开瞧着他们。自打得了刀，今天这才知道刀的出处，暗暗的欢喜。他早看出来周瑞要杀毛二，心里说：“这个老头子要死，也没那么大工夫救他。等他死了，我给他报仇。”果然杀了毛二。自己一低头，弩箭正打周瑞，过去捡刀拿贼。

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